

涵秋主任

第一期

快活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THE MERRY MAGAZINE

紳商士女……行號公司……欲辦

『婚喪喜慶的禮品』

『廳堂臥室的裝飾品』

『逕秀工整的書法文件』

『精美雅麗的美術畫圖』

『維妙維肖的西法放大照像』

精 美 禮 品

各界諸君如欲購辦上列各種禮品請駕臨上海四馬路世莊紅屋信託局參觀陳列文託所蒙定價格外公道

請到上海四馬路
中市紅屋世界書局選購



● 祝詞

周瘦鵠

快活出版找我做一篇描寫快活的小說。我本想快快活活的做一篇，回耐事情太忙了。想不出好意思來要快活竟不能快活只得懷着一肚皮的不快活勉強說幾句祝頌快活的話。

現在的世界不快活極了。上天下地充滿着不快活。空氣簡直沒有一個快活的人做專制國的大皇帝總算快活了。然而小百姓要鬧革命仍是不快活。做天上的神仙再快活沒有了。然而新人物要破除迷信也是不快活。至於做一個尋常的人不用說是不快活的了。在這百不快活之中我們就得感謝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雜誌來給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許多不快活的事。我便把一瓣心香就快活長生并祝快活的出版人快活的印刷人快活的編輯人快活的撰述人快活的讀者皆大快活。快活快活分分快活。刻刻快活時時快活日日快活月月快活年年快活永快活。

□ 編輯餘瀋

記者

本旬刊抱快活主義。故創刊號全載快活標題短篇小說。海內文豪均蒙慨賜名著。珠聯璧合。各擅其勝。自能滿足讀者快活之希望。

本期中「快活之王」爲輝鐵樵先生寓言傑作。「快活真銓」爲王鈍根先生諷刺傑作。善作哀情小說之徐枕亞先生撰一篇「快活夫妻」。不啻青衣倒串花旦戲。善寫閨閣韻事之海上說夢人著一篇「快活新郎」。好像自述過來事。均覺別有妙趣。餘如鄭正秋先生之「快活和尚」。江紅蕙先生之「快活姻緣」。許指嚴先生之「快活大俠」。王暮農先生之「快活鴛鴦」。一都是精文並茂之作。

第二期短篇小說。有許指嚴先生之「牡丹劫」。紀清初紫牡丹詩大獄始末情形。鄭正秋先生

之『交易所的罪惡』。描寫某破人亡之慘狀。又如王尊農先生之『禪房血案』。徐半梅先生之『余之未婚妻』。或則詞藻綺麗。或則風趣環生。均為不可多得之作。

第二期登長篇小說兩種。一為李涵秋先生之『近十年目觀之』、『現狀』與『廣陵潮』。後先輝映。乃先生最近得意之筆。一為徐枕亞先生之『燕雁離魂』。情調悱惻。與『玉梨魂』異曲同工。愛讀長篇小說者。不可不讀。

本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投稿。如有材料新穎。文辭優美之短篇小說筆記。詩話。聯話。譜文。雜作小品等。一經登載。酬格從豐。惠件請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內快活小說社。

本旬刊卷首所用銅版畫。均擇趣味濃郁。具有欣賞價值者。倘蒙讀者惠賜精美之照片。畫片。尤所歡迎。當贈閱本刊。以答高誼。

□ 小說 快活 創刊號

目次

- 小説 快活宣言……沈知方
假死 快活老人……李涵秋
機行 快活之王……憚鐵樵
世外 快活真詮……王鈍根
絕處 快活夫妻……徐枕亞
亂來 快活新郎……海上說夢人
夫妻 放逐快活主義……張舍我
佛門 快活和尚……鄭正秋

大同主義	快活世界	張碧梧
雨露雲霧	快活鴛鴦	王尊慶
鄉村風味	快活之福	程瞻廬
阿弟奉線	快活姻緣	江紅蕉
破獲花窟	快活大俠	許指嚴
神仙世界	快活大會	楊塵因
月夜遇豔	快活之夜	范烟橋
夢裏相逢	快活女郎	程小青
求榮反辱	快活之夢	嚴美孫
自戀愛	快活之花(迦拿士短篇小說之一)	張枕綠

活 快

秋涵李都江任主輯編
石雲張山錫輯編事理
者述撰約特

次爲少多畫筆字首以

王尊農	江紅蕉	朱瘦菊	沈禹鐘	何莊生
吳訥之	吳公雄	周恨夫	俞印民	徐枕亞
徐半梅	孫景康	孫掃緣	范烟橋	唐忍庵
張枕綠	張碧梧	張舍我	張敏笙	陸字山
陸聽鶯	許指嚴	許廩父	程瞻廬	程小青
惲鐵樵	馮漣漪	楊塵因	葉小鳳	趙若狂
趙眠雲	鄭正秋	鄭逸梅	樓亦文	關斐然
嚴芙孫	嚴獨鶴	嚴謗聲	顧冠英	襲餐秋

通

敬啓者本雜誌第一期業已出版採集稿件新舊參半類皆海內名流所撰述趣味濃郁允稱獨步鈞豪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當即准照辦理按期寄奉决不攪誤耑此佈告頤頤
台綏

上海世界書局快活小說社謹啓

目	價	零售	每期	實售大洋二角	寄	本國每期一分	郵票代洋
全年	半年	十八期	冊六期	實售大洋三元	日本	每期三分	十足通用
				實售大洋六元	外國	每期四分	以示優待

逕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快活小說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特預定期(自第期起至第期止)核計書款寄費共大洋元角分悉數寄奉至祈察收務請按期照寄遞交省收爲荷此請

定書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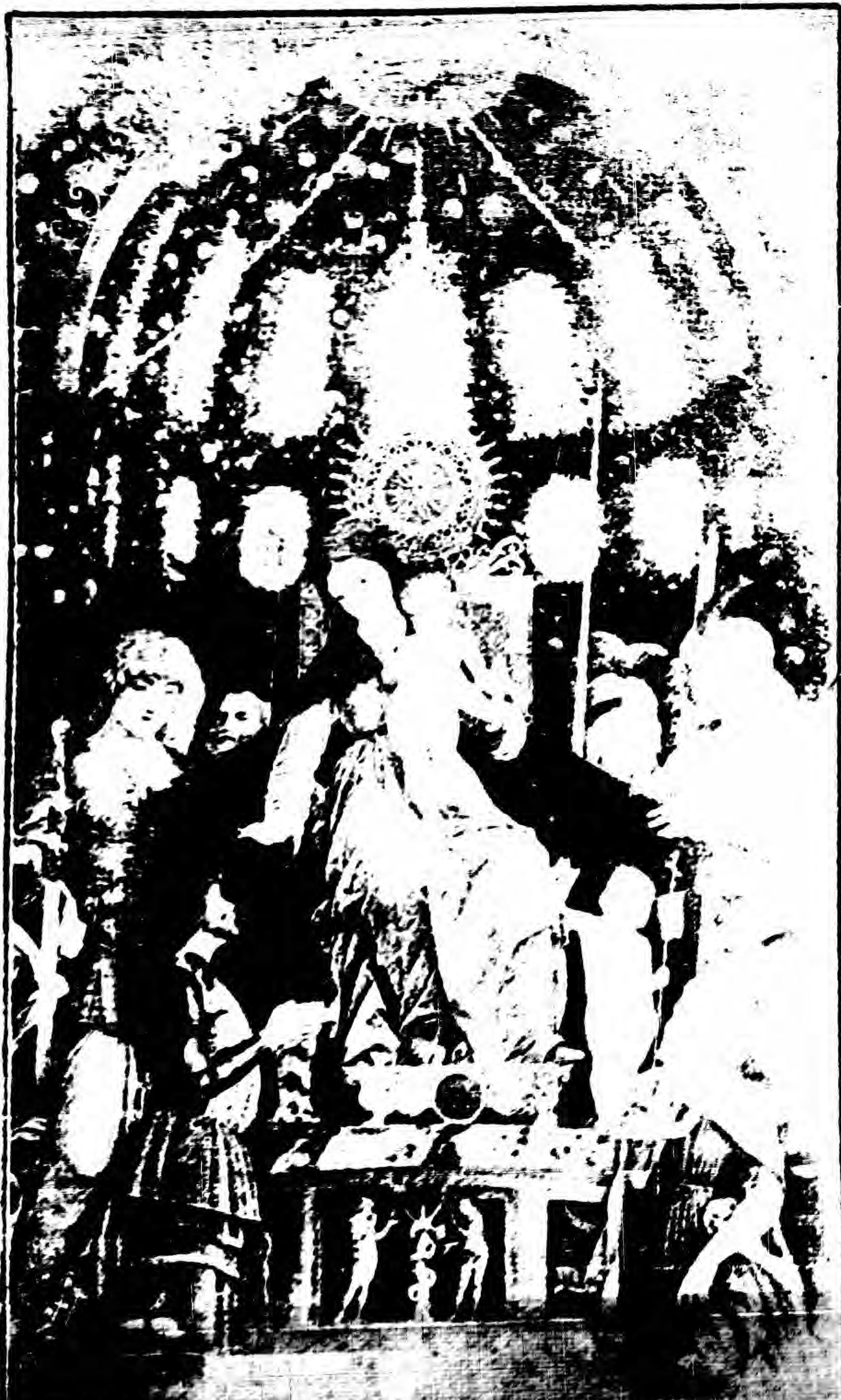
上海世界書局
快活小說社 台照

啓月日

桃園嬉春



四百年前之歐洲名畫



上己修禊之蘭亭

其
亭



蘭亭在紹興偏門外二十七里有曲水流觴之勝晉王羲之飲於此亭作序記之



大 喬 墓 之 小 喬 墓

大小喬墓在岳陽縣北與刀劍冲三國時孫策得喬公二女皆
色美自納大喬以小喬歸周瑜亦葬於此

旬刊

快活宣言

沈知方

方隱子獨居小樓。憑欄閒眺。見牆外桃花怒放。豔若晚霞。楊柳垂絲。隨風蕩漾。枝頭如鳥和鳴時近時遠。忽聚忽散。田塍間綠浪起伏。農夫荷鋤往來。行歌互答。怡然自得。舉目遙望。則遠山一抹。蒼翠欲滴。澄湖千頃。碧波蕩漾。點點風帆。出沒於雲烟飄渺之間。方隱子顧而樂之。既而歎曰。夏溽暑而秋蕭索。冬則朔風凜冽。景色慘淡。一歲之中氣和而景麗者。惟此暮春。此殆一歲中之快活。時乎。苟於是時而不求快活。人生之樂趣盡矣。然或爲生計所驅。或爲事務所迫。遇快活之時。而不知所以快活者何可勝數。吾豈可苟圖一己之快活而不貽之於人耶。夫當枯寂勞苦之際。使人心目間別開境界。欣然喜躍。然起豁然開朗。愁悶頓釋。疲勞忘倦。惟佳小說有此魔力。我苟欲以快活貽之人。烏可不組織一別開境界之小說社乎。遂走叩諸大小說家之門。而與之謀僉。

曰。此盛舉也。吾儕無不從命。閱數日而名著。畢集有離奇詭變如雲烟之出沒者。有情緒綢繆如柳絲之婀娜者。有妍麗如桃華者。有婉轉如好鳥之和鳴者。彙而錄之。如異珍瓊寶之羅列於一堂。如奇卉名葩之紛植於一園。方隱子於是大樂曰。行役之人。長日震撼於舟車之中。風塵撲面。雨淋日炙。欲息不得。欲止不能。讀是一編。則心曠神怡。可以忘勞矣。風雨之際。枯坐一室。欲談無友。欲出不得。讀是一編。則奇事異態。百變不窮。可以破悶矣。愁苦之中。心煩慮亂。昏昏擾擾。左牽右掣。讀是一編。則清言佳景。層出湧現。可以掃愁矣。自輯是編。而吾之快活。乃得貽之於人。吾之快活。乃不可言喻。卽撰述之諸小說家。雖朝夜辛勤。而告成之後。文辭壯麗。名聲震於遐邇。亦未嘗不快活也。故定名曰快活旬刊。是刊也。苟能日進無疆。則讀者之快活。將無涯矣。而吾與諸大小說家之快活。亦永永不已矣。

□ 假死 快活老人

李涵秋

世界上甚麼人最快活。只不消說得。惟有那少年人最快活的了。年紀又輕。面目又麗。水也擋得出的肌膚。再配上幾件簇新鮮的衣服。逛個馬路。坐輛汽車。無論遇見甚麼妖嬈小娘子。都得金。他來瞧。一瞧像煞潘安。賽過衛玠。偶然踏入堂子裏。那一片大少大少的聲音。叫得比春雷還响。上有鞠躬盡瘁的爹娘。中有獻寵爭妍的姬妾。下一呼百諾的奴僕。秦宮一生花底活堂。堂白日夢中過。好像也沒有老的時候。然而像這樣鬧來鬧去。我怕他們也不會有老的時候。至於談到那些老人。却委實可憐極了。六七十年的光陰。眨眨眼就風馳電掣的過去。頭腦秃了。任你澆上許多生髮油。也是無效。皮膚糙了。憑你膩上好些雪花膏。總難收功。粉白黛綠。枯陷的眼睛。是瞧不見龍涎麝腦。塞的鼻子。是聞不出山珍海錯。衰落的牙齒。是嚼不動走不上幾步路。早

壞腿酸談不了幾句話兀自氣喘天熱起來他攤在那裏像繩巴大王天冷起來他躺在半邊又像猞猁猢猻再一想到日薄崦嵫桑榆暮景不由得一搭眼淚一搭鼻涕在那裏唉聲嘆氣他也知道這一副骷髏眼見離那七尺桐棺一抔黃土不大多遠了古人道得好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照這麼講起來要想替那一班老人尋出些快活不比較登天還難嗎哎唷在下這「快活老人」的題目編得雖然好聽我怕這一篇的內容狠不容易落筆呢然而不然我這一天却碰着幾位老頭兒談話倒狠有叫人發笑的去處不如把他們所發的議論一一寫出做我這短篇小說子的資料。

有這麼一所小小的庭院四圍也種了好多花木一株梧桐樹底下縱縱橫橫平列着好幾張石台石凳其時約莫有初夏的光景晚風如水新月漸升蟬翼罷吟鳥棲才穩遠遠望了去確是個人跡罕到的所在在這個當兒不知那裏來的幾個老者居然大家會聚攏在一處有談有笑只見那些大銀鬍子左飄右拂不知道的還得疑惑是商山四皓尙在人間洛水羣賢重來人世哩。

內中先有一個老者說道：「咳，不中用了！」天地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到了我們這般境況，還有甚麼可以賣？弄得不如不說罷！說出來，反吃別人聽了笑話……」他這句話還未說完，座中早惱了一位身軀偉岸的老者，指着他冷笑，道：「該死！該死！論你還比我小得幾歲，如何會這樣？」唐老當益壯，難道只許他們小輩快活？老夫快活的地方，連伸訴都不容伸，訴麼？諸君若是害羞，便先由老夫講起。老夫去年冬間不是得了一種痰喘症候，鬧起來成夜，不能睡覺？老夫自分要伸腿，得了不料氣轉鴻鈞，春回大地，忽的硬朗起來，不但不消去服那苦水，而且身體日漸強壯。每天宰一隻老母雞，連湯帶水，花拉花拉，都要啖得一個干淨。人生以穀食爲本，血肉滋補勝於參苓。你們照我這兩隻臂膊比較，我那家主婆的大腿還壯得許多？諸君想想你瞧，我可快活不快活……」說畢，精神抖擻，手裏那一柄芭蕉大扇子，也不顧死活，使勁的拍向屁股。前清時代打犯人的板子，也沒有那一般清脆，又有一個老者笑道：「你由有病，至於無病，畢竟還離不了一個病老夫。自入世以來，從來不知病爲何物，不怕諸君笑話。自從小妾入門，

以後憑着老夫這一身本領公然暗結珠胎哇的一聲養下一個小娃兒又白又胖有那些促狹嘴躲在旁邊竊竊私議似乎說這娃兒不見得是道地貨恐怕有人替老夫幫忙的哼哼老夫也算得是利害的呢吃我拿了一柄小刀子在娃兒臂上刺出一點血老夫也在臂上刺了一點血放入水裏滴溜溜滴溜溜都圍結在一處哈哈老夫這快活才真是快活呢……又有一個老者板着一副正經面孔拿手指頭在石上劃着小孩冷笑道你們這些快活都還有限絲毫不會從大處落墨何足道哉老夫却又不然了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不把這個名姓在社會上着實亮一亮這種人便是與草木同腐任你們一個是有千萬事足一個是無病一身輕但是比較老夫的快活却是相懸天壤……先前那個老者見他說出話來這樣高視闊步不覺暗暗生氣早沖着他說道老先生名字亮得狠哩我記得你早年學了一個剃頭壯歲又改做替人杆腳六十五頭方才在花寶玉家門戶裏充當會計去年又捆了兩個女孩子由會計做老板你這大名當然亮極了茶食鋪子招牌上不是還畫着你這烏龜……老者吃他這一頓冷嘲熱諷臉上也

免不得紅了紅，侃然說道：「不錯。光棍不怕出身低，你這不曉得我那小孫子去年已運動做了科長。將來如有廸封老夫在政界上也算得是一個錚錚的人物呢！」快活……接着又掉轉臉來，望着一個瘦瓜骨臉兒，兩隻老鼠眼睛的老者，含笑說道：「怎麼你不開口鼓不打，不响話不说。」不明來嘻，我們要聽一聽你先生的妙論哩！那老者不慌不忙，兀自伸手將那大銅框眼鏡，望上面湊了湊，然後慢條斯理的說道：「諸位的快活，快活是在生前兄弟的快活；快活却在身後：」那人聽見他劈口說出這兩句不倫不類的話，不約而同的譁然大笑，指着他說道：「見鬼見鬼！」你這人好端端還活在世上，如何便會領略到身後的快活？況且既已死了，這快活也狠有限，像這樣信口開河，可惜這裏沒酒，不然要整整罰你十大杯……」那老者冷笑道：「可又來了！我先要請問諸位，像我們這般年歲，要想倒轉來再過個五六十年，斷然是沒有的事。至於長生不老呢，格外是沒有的事。不過一經回首，愛我者哭我，我也聽不見；忌我者罵我，我也聽不見；人天路隔無臭無聲……」他才說到這裏，衆人齊嚷道：「快打回去，快打回去！」我們原約着說快活的事，你如今

何忽然悲歌慷慨叫人大不快活起來這還了得若是叫你做文章便是去題萬里你說可該罰不該罰……那老者重行笑說道衆位休得烏亂我這幾句話比如是小說開場的一個楔子我的快活事迹畢竟還在後面呢衆位如若和我打岔我可就收鑼歇鼓了……衆人見他說得津津有味便笑道好好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便請你說了罷……其時那老者方才哮喘嘯嘯了兩聲又向地下吐了一口稠痰接着笑說道兄弟便因爲以上種種緣故好生放心不下這一天我便想了一個好主意打從外邊走得進門故意一交栽倒登時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嚇得我那老妻和我的女兒女婿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急急的延醫服藥誰知終不濟事便在這夜三更天氣嗚呼哀哉伏維尙饗了可憐我那老妻想起我生前的恩義一聲兒蒼天一聲兒苦命哭得好不熱鬧女兒也哭了女婿也哭了女婿的哭雖說是驢子放屁做出這般形狀來好讓給別人家瞧看這也罷了惟有我那個孽弟他在平時妬忌我擁這許多財產又沒有兒子承受眼巴巴的望我蹺辮子方好使弄他的神通所以得着這個驅耗衆也似的帶着他們大男小女一

窩。風。搶。到。嫂。子。這。邊。來。拼。命。價。要。鬧。承。繼。他。也。不。管。我。那。死。戶。躺。在。床。上。和。老。鼠。度。氣。哈。哈。幸。虧。他。們。大。嚷。小。吵。沒。有。工。夫。來。替。老。夫。入。殮。老。夫。這。時。候。却。好。悠。悠。醒。轉。一。古。碌。跳。下。床。沿。冰。札。骨。的。向。我。那。孽。弟。笑。道。開。頑。笑。開。頑。笑。你。便。認。真。起。來。這。是。幸。虧。阿。兄。是。假。死。萬。一。真。死。你。老。弟。幸。的手。段。就。未。免。太。刻。毒。了。哇。我。那。孽。弟。聽。見。這。話。羞。得。夾。耳。根。子。通。紅。覲。覲。着。問。道。大。哥。你。究。竟。弄。的。甚。麼。玄。虧。我。便。對。他。說。道。有。甚。麼。玄。虧。呢。不。瞞。你。說。西。人。新。近。發。明。了一。種。藥。末。吃。下。肚。腹。去。能。假。死。一。天。一。夜。我。知。道。你。們。通。不。肯。安。着。好。心。所。以。特。地。把。來。試。驗。試。驗。休。怪。休。怪。開。頑。笑。開。頑。笑。老。弟。聽。到。這。裏。又。皇。恐。又。氣。憤。老。實。捲。旗。息。鼓。帶。着。他。大。男。小。女。掉。轉。身。子。回。家。這。幾。條。腿。比。先。前。還。加。一。倍。的。飛。快。老。妻。到。此。也。就。歡。天。喜。地。當。晚。便。預。備。了一。桌。酒。席。大。家。圍。坐。在一。桌上。替。我。老。妻。壓。驚。哈。哈。世。界。上。的老。頭。子。若。能。像。我。這。樣。的。快。活。才。算。得。是。快。活。極。頂。呢。衆。人。無。不。拍。掌。大。笑。

閒常無事入世界書局目所觸者非莊即譜非玄即史我們底視覺神經頓然活潑起來你說快活不快活

費了些微底孔方哥哥任聽購買何種底消遣冊籍你說快活不快活
坐在轎轆裏面展讀世界書局底閨房趣史如對海棠牡丹如對青山綠水無論甚麼東西都不能像這樣的慰藉你你說快活不快活

你有你底情人你總是苦惱不會做情詩和那情書你買了世界書局底情詩指南和情書指南拿來學學你自會平平仄仄的憐卿憐我你也自會說幾句風晨雨夕豈易排遣的蜜語你說快活不快活

你是饒有姿色底佳人應該也有些風流底氣味你讀了世界書局底西施昭君楊妃貂蟬風流史能夠叫你格外露呈你的姿色你說快活不快活
你再讀世界書局底快活小說的確能夠叫你快活非常萬解愁慮燈消火滅如登儂如乘雲天下唯我獨尊空間唯我獨榮你說快活不快活

橫行
無敵 快活之王

種鐵樵

妃坡自言曰余故歐產由墨哥介紹浮海而東至中土遂留不去入華籍焉年光如駛客中歲月已五十寒暑於茲以余今日之勢力言之可謂囊括神州包舉東亞然余初至時則毫無憑藉違閔既多受侮亦不少使不自振作凍餒客死未知也褚先生有言曰故發憤爲天下雄安在無士不王以余之故實徵之其說殊信

褚先生爲華東右族殊華貴顧視清高雅自矜重余初遇之彼則熟視無覩以爲不足齒之儕然余亦目語之以爲彼儕可取而代也其時褚之勢力彌漫全華余僅從祖國傳教士爲舌人傳布馬太福音旣而辦報於上海維時社會視新聞家無足重輕而余所言者亦僅里巷瑣事頗無所知長於世以故華之達官貴人室中琳琅滿架悉褚先生余無與焉

然卒因余辦報之故。裨販祖國科學。自西而東。余之勢力日以增長。於是。由報館而書局而學堂。皆有余之蹤迹。書局尤爲余之領土。至此。取褚先生之事業。蠶食而鯨吞之。褚先生因地盤日促。牢騷愈甚。而華之人亦漸厭之。不以其土著而稍袒護之也。華人爲大同民族。無國界。第不適於今日國際競爭之世。故頗蹶不振。此於余之勢力膨脹而知之。故華人者。於日用必需品。如余者。喜用客鄉而厭土著。而其自有之土地。恆不惜舉以贈人也。褚先生之族。今式微矣。其所有恆產。諸大書肆。皆爲余侵奪。以盡其可以世子孫足稱不動產者。僅冥錢店數所耳。褚先生固章甫縫腋者。流國中之優秀分子也。其先高視闊步。睥睨不可一世。曾幾何時。墮落至此。撫今追昔。可勝感喟。余固自喜。然不免爲褚先生哀也。

余來中土。旣識褚先生。又識孔兄。墨哥。孔兄爲士著。爲國中富人。而團閑眼孔。絕大。當余爲傳教士。舌人時。孔兄視余以爲不值。一文錢。余尤銜之。而因此益深。日愛惜。有所建白。墨哥自新。大陸流寓此間者。卽余之介紹人。華之人愛墨哥甚。而墨哥身價彌高。視孔兄且千倍也。孔兄亦脂

章工媚者仰墨哥聲勢深自結納於是兩人朋比而行爲所欲爲而莫敢誰何余思楮先生可勝墨哥孔兄終不可勝卽亦安之而孰知有不然者

余之鄉人有佛郎者爲銀行中堅人物彼亦東渡辦銀行於華國余思佛郎與余有雅故因詣之行長見余大喜曰妃坡堅韌足代表佛郎妃坡幸運哉余曰此事本余優爲之亦未便是幸運行長曰汝烏乎知之吾來此非佛郎不能立足然故國亦需佛郎佛郎甯能久居此汝代表佛郎汝留佛郎歸也第壯而胆弗怯他日故國且因汝而重余唯唯然總不了了亦姑聽之孰知自余代表佛郎佛郎悉西歸佛郎之同族曰鎊大者其先衝重要使命而來至此亦以職務委余代辦相率西歸行長責負於華人華應以墨哥華人責負於行長行長應以佛郎代表代表余妃坡也華之土著如楮先生者既已中落其他類於楮先生之望族如不夜侯者固鼎鼎有盛名向者佛郎鎊大等嘗仰不夜侯鼻息趨之若驚近來不自振作侯之族人彌復凌夷佛郎亦不復與曜華之人無由得佛郎乃以國際交誼乞援於五祖國欲假佛郎祖國政府以有余在曰更不須佛郎

妃坡去可矣。於是華人得妃坡而負吾祖國佛郎。猶憶歲在甲午，華人與日人戰，舟師殲焉，敗而求和，日人索兵費三百兆，否則再戰。華政府大窘。商之余，祖國以余往而日人息兵，一身獨立三邊，靖一劍，曾當百萬師。斯言也，余庶幾當之，無愧。此時余之身價倍蓰，墨哥更無論。孔兄余憾孔兄，因跋躡孔兄不數年，孔兄遂靡有子遺。

當余爲代表之始，佛郎恐余交涉失敗，猶觀望未盡，歸自華人負債多余之資格，益深。佛郎遂翩然歸國，而中土乃僅有余、妃坡、無復佛郎。華人以余能亦欲聘余爲墨哥代表，余允之。然余爲墨哥代表聲價一落千丈，遠不如爲佛郎代表時此，亦橘逾淮泗爲枳遷地，固勿良歎。推原其故，華人固無墨哥，而余爲假定之代表，是爲假代表。如此時漢韓信之爲假王，其結果不免爲走狗之烹耳。然則余不暇爲人哀而當自哀矣。雖然，華雖無墨哥，猶幸有余脫并余而無之將不堪設想。凡事固難逆料，但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華之行以銀名者數年之後，或者竟以妃坡名焉，未可知也。綜余一身，志無不遂。氣無不吐。無絲毫憑藉而致身通顯，舉足爲天下重輕。國家貧富強弱，

胥聚余一身。矮子亦足以自豪矣。雖然。余百無所畏。而獨畏財神。以苟遇財神。則災及吾身也。呵。

雙梅龕拾餘

逸梅

逸梅工愁。內兄周无住爲述。敵愁魔法。二一爲積極者。云奮起全副精神與之決鬥。古人所謂多難興邦。生於憂患等是也。蓋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人必自愁而後魔入。果能奮起精神。不認識愁魔爲何物。譬如臨敵嚴陣。以待來則飛劍斬之。如此雖有愁魔遠避不遑矣。一爲消極者。云視萬事盡空。吾身爲天地間贅疣。身且贅疣。愁何由生。其法宜先從曠達滑稽入手。曠達則視萬事無眞。滑稽則視萬事盡有游戲資料。天地蓬蘽得失蕉鹿。怡怡然義皇上人也。无住聰明其於事理透達。如此发錄寄快活社主人刊之。俾世人得敵愁魔而快活也。

白雞黑狗占

鄭
際
雲
萬

去歲歲次辛酉西屬雞辛乃西方之金色白是爲白雞今歲歲次壬戌戌屬狗壬乃北方之水色黑是爲黑狗白雞變爲黑狗進步乎抑退步乎我得而測之矣夫辛酉之歲雖北伐南征之聲浪不絕於耳鼓究之未成事實而太平洋會議開幕我國頗存奢望自政府代表而外又有全國公推之國民代表無南北各爲主張之意見以示精神上未嘗不統一也雄雞一鳴東方將自此爲我國有希望時代歲次辛酉白雞司年所以略有成績可言也今者已入壬戌歲矣太會失敗昭然又因內閣問題發生奉直激烈之暗潮外患置之不顧內爭抵死不肯稍讓其破裂至若何地位迄今猶未敢預言狗吠昏夜暗暗猶未近曉也觀察近事又入於搗亂時代歲次壬戌黑狗司年幾乎反無希望可言也或曰雞以司晨爲主固宜有死不至他犬不食之誼今者爭食不均乃至相牙何犬亦有古今之不同也夫赤犬二字合體成一默字尙望雙方聯合終能默爾而息也雖然古有云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以是例之欲望羣犬之默爾而息非至食盡之時殆無望也嗚呼噫嘻



世外
機源

快活真詮

王鈍根

哲學家杜巽之博士單名一個撰字據他說是唐朝詩聖杜工部的七八世孫這話靠得住靠不住倒也不必管他就我所知道的他少年時候也曾著過一部新書書名叫做「誰是快活的」這部書一出版登時闖動了全世界人人都要研究這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太大了狠不容易解決彼此議論紛紛爭端四起也不知打破了多少頭顱磕落了多少牙齒在悲觀派的人說凡人初生墮地就哭可見得世界是苦惱的人到世界上來做人簡直是自討苦吃那小孩子鑽出娘胎一瞧情形不對後悔不及所以哭了但在樂觀派的人說起來凡人一生除了孩童時代十年以外其餘六七十年的光陰實在是笑的時候多哭的時候少這笑就是快活的表示要是世界上沒有快活的事情那麼老天爺也不必付給人類這副司笑的官能了悲觀派又駁他說

笑是人生的一種營業方法。譬如見了闊人就得諂笑。見了窮人就得冷笑。要人歡喜又該巧笑。要人懼怕又該嬉笑。應接賓客宜常帶微笑。自命豪爽宜多作狂笑。說不盡種種的笑。那裏是爲了快活。不過像妓女的倚門賣笑。借此一笑以博千金罷了。樂觀派聽了不服道那麼像父母愛子含飴引笑。夫婦新婚喁喁低笑。難道也不是爲了真快活麼。總之兩派的辯論太多。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決不定人生是快活的還是苦惱的。我也不必詳敍他們了。單講杜博士。那部書的時候。纔只二十來歲。血氣方剛。感情用事。發揮論斷最是容易。況且他纔從學堂裏畢業出來。只因家世清貧。沒有人請教。他庸耳俗目。只曉得他是博士。不曉得博士值多少錢。一斤所以杜博士只落得抱膝長吟。懷才不遇。心中鬱悶極了。覺得人生至此樂趣全無。那裏得有一天機會到來像他同學王博士那般空口成名。白手致富。居則洋樓大廈。出則馬托高車。顯宦交歡。羣雌貢媚。那纔快活呢。他常存着這種觀念。不得不發抒抱負。所以就做成了那部大著作。但看那書開宗明義。就標列五大條件道。

快活的要素

一 鄧通般家財

二 潘安般相貌

三 西施般妻妾

四 平原般名譽

五 孟嘗般賓客

其實他那種見解全是他自己的環境刺激而成究竟有沒有謬誤呢俗語說老婆總是人家的好文章總是自己的好他總覺得自己的理解一些也不會錯誤只怕壽命不長等不及那種機會達不到那種目的却不知道有志者事竟成他本是體育健全的少年打起全副精神和命運奮鬥和社會奮鬥奔走不怕腿折演說不怕喉破吹牛不怕恥笑拍馬不怕挨踢掏糞坑不怕污了手鑽狗洞不怕扁了頭到底萬惡的社會居然被他戰勝了換一句話說就是社會上的大騙子。

都上了一次小驕子的當了。小驕子是誰？就是他！了他的財產也掙到手了，頭面衣服也漂亮起來了。時髦的婦女也願意嫁他了；尊貴的名譽也做成了。恭維獻勤的朋友也來了。但他那時候的快活自己覺得沒有預想的那麼多。或者說是五大原素尚未充分的緣故。於是他益發努力的弄錢，弄名譽。到後來竟成了兩千萬的大富翁。當過一任財政總長國會議員退任下來便成了國家的大紳士大慈善家。誰也要來恭維他，求見他。每天大清早就有許多人坐等在客廳裏。把五間大客廳都擠滿了。他從床上爬起來，匆匆盥洗了，便趕出去見客。高的矮的瘦的胖的駝的癩的，滋牙的，歪眼的，缺鼻的，一個個都要請教尊姓大名。至少得敷衍兩三句。再加這許多人。不是輕易說了幾句話就肯走的。一個懇求借錢，一個拜託薦事，一個公司招股，一個善堂募捐，一個打官司託他說情，一個打電報請他領銜，一個拉他當會長，一個推他做黨魁，一個銀行行長，賂他存款，一個保險買辦央他保險，一個儲蓄會喚他儲蓄，一個地皮捐客兜他買地，一個花柳科醫生求他出名介紹，一個歡迎外國人大會請他領袖，發起像這樣的事情，千奇百怪層出不

窮都得一個個設詞對付答應的答應。延宕的延宕拒絕的拒絕別的事情都可以拒絕惟有督軍師長來借餉。娘姨大姐來請做花頭是等於天災不可抗的還有為公益的各機關請求捐助。他因為要做美名不能不略為點綴所費銀錢且不必講就這一天到晚會客的功夫已儘夠。他忙了然而還有酒食的應酬。東也邀去赴宴西也等着坐席每晚總是十幾處就是每處略坐一坐兒像紅倌人出堂差般一到就走但在路上來回的功夫憑你坐着汽車行駛極快也得費掉兩三個鐘頭回家之後又不得即時安睡還要和妻妾兒女周旋不是出外聽戲便是在家打牌難得有一刻安坐閒談偏偏那些女眷們人多心不齊爲了狠瑣屑不相干的小事大家抬槓。子要爭一回我是你非搶着告訴他要他評判真纏得他頭昏腦脹可是家裏還有許多住着的親戚本家們呢一班纔去一班又來人人都想趕着這們個閻人談談心他又不能不勝出一些功夫來陪吃一頓飯閒話些家鄉狀況臨了還得吩咐帳房送程儀回禮物他總算極力周旋求免人家褒貶巨虧那些親戚本家們太不體諒背後總有怨言說他借錢不慷慨薦事不盡心也。

有說他薦的職位清苦，求他設法調個肥缺，他答應了好多時候，還沒有辦到的。咳可憐！他這麼一個忙人，那裏能照顧得到許多呢？況且他的記憶力漸漸壞了，身體漸漸衰弱了，辦事的精神遠不及從前了。好勝的心幾乎灰盡了。那時他纔醒悟了。他纔明白富貴榮華是製造煩惱的原素。絕不是快活的要素。他便想收拾排場，急流勇退。可是上台容易，下台難。他要退步，人家不容。他退步裏，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一個不是勉勵他，揜着一副老骨頭，擰上去的。大家張着他，靠着他，吃飯，伸着手，靠他拿錢。只管圍着他，不散。他又有甚麼法子想呢？好一個足智多謀的杜博士！到此地位，好比獄底老囚。一籌莫展了。他自己恨極的時候，甚至於五更天曉，趁家人睡熟，獨自一個鑽在被窩裏，咽聲痛哭。他想自己生平做了許多機械變詐的事情，到底受了這樣惡報。從此以後，只索一輩子忙碌碌給衆人當牛馬罷了。自己一個人吃的不過一碗飯，臥榻只占五尺地，其餘的全供給了妻妾兒女，門客傭僕，親戚本家，流氓善棍，自己日夜不得閒的。辛苦衆人，成敗不關心的，享用世界上第一等愚人。沒有再過自己的了。他胡思亂想了一會，迷

迷糊糊不覺入了夢境。夢見一處荒野地方有一隻小鳥在地。上閒步隨便找些小蟲吃。很覺得。遙自在。又瞧見一羣餓狗圍着一個暴露的死人。咆哮衝突。正在那裏搶吃臭爛的骨肉。把一個殘缺不全的屍身拖來。拖去。拖到小鳥相近看看。那小鳥快要被那羣惡狗踐踏了。但見那小鳥不慌不忙刷的一聲。展開翅膀飛上天空去了。剩下那羣惡狗紛紛擾擾到底爲了爭食。不。互相搏噬。也有咬破頭臉的。也有咬斷腿筋的。血污狼藉。臥地嘶號。轉眼之間都已死了。杜博士驚醒回來。怔怔呆想。發了一會子楞。忽的恍然大悟。當下打定主意。隨身帶了些銀錢。乘着衆人不備。一溜烟出門。跑到車站。隨便跳上一輛火車。行了一日一夜。到了一處地方。揀一個小客店住下。那地方是個實業大埠工廠林立。可巧有一家工廠登報招請職員。他見了報。便改造一個姓名。前去投考。果然考取了。便入工廠辦事。每月薪俸三十元。每日辦事六小時。下午四點鐘。以後就沒有事。走出工廠。到各處散步。閒游。領略些天然風景。他早已把鬍子剃去了。換了舊布衣。臉色又被太陽晒黑了。所以沒有人認得他。他也樂得清閒。自適游倦歸來。便到他租賃的一

間。小。樓。上。去。歇。宿。那。小。樓。租。價。狠。便。宜。每。月。只。要。五。塊。錢。再。加。飯。食。五。塊。錢。零。用。兩。塊。錢。倒。每。月。
餘。下。十。八。塊。錢。積。蓄。在。一。處。預。備。意。外。的。支。出。他。有。時。瞧。見。窮。苦。工。人。死。了。父。母。或。是。妻。子。害。了。
急。病。沒。錢。使。用。他。便。解。囊。周。濟。這。倒。是。親。目。所。睹。的。真。正。慈。善。事。業。比。了。那。些。募。捐。爲。業。的。慈。善。
家。排。場。糜。費。的。慈。善。會。經。手。散。放。的。好。多。了。他。每。天。晚。上。的。功。課。是。在。那。小。樓。上。靜。坐。一。小時。看。
書。一。小。時。遠。有。餘。下。的。功。夫。便。隨。筆。作。幾。篇。文。字。把。生。平。經。歷。的。事。情。加。上。批。評。預。備。將。來。出。版。
行。世。廣。勸。衆。生。脩。心。養。性。勘。破。虛。榮。安。分。守。業。尋。求。真。正。的。快。活。他。常。見。工。廠。裏。的。同。事。大。半。嫌。
貧。說。苦。妄。想。富。貴。變。變。不。樂。他。便。剗。切。勸。解。指。點。他。們。見。解。的。差。誤。不。要。誤。信。杜。博。士。所。著。的。那。
本。書。「誰。是。快。活。的。」上。的。胡。說。有。許。多。人。聽。了。他。的。話。也。都。覺。悟。了。他。心。中。好。生。歡。喜。精。神。健。
旺。身。體。一。天。一。天。的。好。起。來。舊。病。都。不。發。了。他。自。離。家。之。後。常。看。報。紙。先。還。有。紀。載。杜。博。士。失。蹤。
的新。聞。後。來。也。就。不。提。起。了。從。前。所。有。許。多。極。親。熱。的。閨。朋。友。也。沒。有。一。個。表。示。悼。惜。的。言。論。過。
了。幾。年。碰。見。一。個。從。杜。博。士。家。鄉。來。的。人。談。起。杜。博。士。家。裏。自。從。博。士。失。蹤。後。漸。漸。衰。敗。愛。妻。嬌。

女全帶了金銀珠鑽。跟人走了家。丁門客也都偷了主人東西。紛紛散了。祇剩一個大太太守著一個兒子。住在家裏。又遭強盜搶了。地方官也不替他認真緝捕。親戚朋友也不去慰問。惟有幾個青皮光棍。哄着那位杜少爺打夥兒出去賭錢宿娼。漸漸把家業蕩盡。田地房產都變賣了。杜太太一氣成病死了。杜少爺老實不客氣。赤着一雙腳。拱起兩個肩膀。穿上一件千門萬戶流通空氣的單衫。沿門伸手學做化子來。人家不給他錢。倒反罵他譏笑他。從前受過杜博士恩惠的人。非但不肯搭救這故人之子。還要趁熱鬧打落水狗。說他老子許多壞話。可憐這酒色淘虛的晚薄少年。那裏經得起折磨。風吹雨打挨飢受凍。不上半年就丟了要飯生涯。投奔他母親去了。那人說完。杜博士暗叫一聲慚愧。我當年若不跳出火坑。到今朝不知是如何結果呢。因此他益發相言他自上現在所處的境地。纔是真正的快活。（不受酬）

童養媳

金烏西墮了那個時候真是萬籟無聲頃刻之間聽見遠遠底房子裏面却有一片底月光照着我的痛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裏陣有你提了來隔緊開影音金烏西墮了那個時候真是萬籟無聲頃刻之間聽見遠遠底房子裏面却有一片底月光照着我的痛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裏的地良的起我我一急了我我未便鹵莽進去當時我的血底循環比較平常快得多了屋裏叫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難傳的心腿耳家難會見我我未便鹵莽進去當時我的血底循環比較平常快得多了屋裏叫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過到的要染我照應在牆外定心也。我我未便鹵莽進去當時我的血底循環比較平常快得多了屋裏叫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有屋求酸事聽着你勉強聽得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如外你咧聽着你勉強聽得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坐來別你又覺着你勉強聽得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在那要又覺着你勉強聽得痛的聲浪也格外半的聲。童養媳病猿。

針種婆沒有箇嬌着你於今他道你這個地低微了忽然像箇四

氈焦脾氣叫嬌着你於今他道你這個地低微了忽然像箇四

上躁氣叫嬌着你於今他道你這個地低微了忽然像箇四

面罷話替你女於今他道你這個地低微了忽然像箇四

一樣語猶你女於今他道你這個地低微了忽然像箇四

我和未攀子於今他道你這個地低微了忽然像箇四

臨嬌完背帶你長到十二歲你三歲的像箇四

走嬌替哭你帶說道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底討覺你帶說道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時饒拍扯說道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候拍腿接說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連話接說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嘆嘆相的晚飯以後良心說到這不成器把人說

了兩口我馬上說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氣唉童養媳清痛的叫阿娘也不曉得又把你說

唉了聲阿娘你中止你說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童養媳是這一呀背止你賣起我二十歲你三十歲的像箇四

媳我陣我心一却疼我給話

□ 趙處

快活夫妻

徐枕亞

快活旬刊將發，刊號其主人請於枕亞曰：子善言情，言情之作，徧海內而情多苦者，海內人士亦既爲子竭眼淚，絞心血，而創盡情天樂趣矣。苟無以慰之，則人之讀子書，而視情場爲蜀道者，將接踵而起。是將填情海，抉情網，而盡破情之效用，失情之功能，子則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而何？以自解於世人？我爲子計，今宣言情之樂者，以資抹正世之人，其或能爲汝諒與？今本刊之制命，曰：快活則子立功贖罪之機會也。子其有意乎？匪第僕之所歡迎，而亦世人所馨香以禮者也。枕亞矍而起曰：諒哉子言！微子我幾爲情界罪人，雖然，余有解焉。富人之快活不若貧兒，暴富之快活也；生人之快活不若病人，回生之快活也；樂情之快活不若苦而轉樂之快活也。余今破例作快活的言情，則仍以苦情的言情先之。庶快活之價值更鉅，而快活之力量亦更厚矣。乃憶及老

友許廬父言沈曼珠事其離合之情悲歎之果適成此快活言情之資料隨手拈來不假思索余與快活大有緣哉。曼珠洛陽沈氏女其父謹庵爲蘇中丞某公延聘主奏牘母劉氏亦大家女知書識大體治家事頗整肅。曼珠生而韶秀有智慧及長更明鑒從母讀盡傳其學而突過之會當改政之始女學盛興。曼珠之女友范淑英方從英倫游學歸主任某校教務。曼珠與之談而弗如歸而惘然若有所失者久之。劉怪而問之。曼珠具以已意陳之。劉沈吟曰爲學甚易耳以若委質數年之功可以淹通中西。顧若父頑固彼深惡學校恐所弗許耳。曼珠嘿然若有所弗快既而病甚劇醫治罔效。劉管得病所由來則毅然慰曰兒弗憂苟速愈吾力猶能與老奴抗必使汝從淑英學西文。曼珠迺愈。劉則具學費使執贊爲淑英徒亦未以告謹庵也。淑英之弟樹聲年十九畢業紐約某大學今爲海上某大報之記者文采風流名振南北以疾病返里家有花圃大十餘畝種竹千竿梅數十株其他花木咸備流水一泓環其中作半月形水旁有小閣制極幽雅樹聲遷居之避暑養疴且以取鮮空氣也。淑英旣得曼珠爲徒兩人交誼益親密課餘之暇常攜手入園。

看花賞竹以爲樂間或採植物捕昆蟲將去作標本曼珠生平未解此趣遂沈湎其中動植物之喪其性命於纖手者月不知其凡幾漱莫或笑詞曰癡婢子專與生物爲難恐蝶友蜂交鳴鶯蘭燒桂楫驅汝於花園之外也曼珠笑答曰弟子微師安能知此若問始作俑者政恐鶯儔燕侶先向吾師問罪耳因相對大笑居頃之樹聲自滬返曼珠罕與男子交遂弗敢復至園中漱英始弗解既而問得其故迺大嗤其陋強之入園且爲樹聲介焉樹聲雖病見曼珠驚爲絕豔精神爲之一振病幾若失曼珠則俯首至慮低鬟不語紅暈梨渴矣然樹聲之英俊清逸曾不因憔悴潘郎損却平時色彩有足以惹起脈脈芳衷無形中作幾度之回繞而兩人一段情緣遂於此時種其因而苗其苗矣自是厥後曼珠芳心一壯不復覺生人之可畏且以雙方傾談之結果樹聲之詩文弗逮曼珠而曼珠亦甚欽其新學之深造尤勝於乃姊數倍凡人之交情以文字作介紹者常勝于其他有力之介紹而男女之間則更甚故經極短之時間而曼珠與樹聲之情感已有纏綿固結之狀於是曼珠則深幸因從師而得此良友樹聲則切慮病愈而遠別美人以樹聲尙有嚴

父謂樹聲。青年非可久於家居。病痊則復促之去。滬樹聲迫於父命。不日成行。首途之日。曼珠往送。長亭十里。傷殘幾許。芳魂雖復。强自矜持。而慘澹之容已黯然呈露。於不知不覺之中。樹聲則更慨然曰。殊乎別矣。方今交通便利。汴滬之間。數日可以往還。吾二人相交以神。正不必聚之爲歡。離之爲苦。異時兩地相思。郵人可以達意。善撫珍軀。毋以惜別傷神也。顧語雖曠達。而纏綿之意。亦復無形。呈現則低頭疾走。終不返顧。意者英雄之氣已爲兒女之情所戰勝。因而別淚數行。縱橫兩頰。此情此景。有弗願爲情人窺見者。與樹聲旣行。沿途爲書。以寄曼珠。報告行程。狀況曼珠得書。益快。快不自聊賴。爲饗讀經旬。漱英已窺二人之意。亦頗許爲佳偶。思有以促成之者。計定而未發。也會漱英校中合同。期滿而海上某女校聘任校長。漱英乃邀曼珠與俱。且擬聘主張。文教席。曼珠恐父意弗允。未敢承諾。歸而謀之。母聞爲教師。且有鉅修。則大悅。遂自作主張。令隨漱英往。適有戚屬去蘇者。劉因託其婉詞告謹。庵而曼珠遂行。抵滬樹聲逆於站相見歡甚。即晚。張筵於某菜館。爲曼珠師弟洗塵。而延其同鄉沈某者爲賓。沈亦多才而心術弗正。旣見曼珠。

神志大惑。舉動爲之失措。旣聞曼珠未字益大悅。所以殷勤。曼珠者。甚至曼珠乍離鄉土。未解世事。以沈某有才而善謾。亦以爲好人也。往還酬酢頗相交厚。樹聲自曼珠來。滬已與淑英商煩任。塞脩淑英笑曰。是誠佳事。姊已籌之久矣。顧聞曼珠之父爲舊界中人。頑固而迂陋。性又復專。與新界中爲難。夫以好懷之人。而與其所反對者。言婚事之成也。亦微矣。吾聞曼珠有母。甚開通。弟類其夫。前此從我讀今。復來滬。皆其母主張。而父弗與知。也是或可以爲弟助。必欲得曼珠。捨此固莫由耳。樹聲因長揖曰。弟之所以爲曼珠者。情已切矣。娟娟此身。年已及笄。不速圖。恐爲捷足者先得。姊旣有意。弟之幸也。雖然不可不蚤爲布置。淑英大笑。因復遲疑曰。弟弗作單面想。彼曼珠爲人寡言。而多智。寡言則情莫能測。多智則慮患必周。情難測。吾懼其意之不必屬弟也。慮思周。吾懼其未敢竟允也。弟盍言而詰之。樹聲以爲然。將試爲求婚而未得其便。同時沈某者。迷於曼珠之色。以曼珠肯假詞色。則謂美人意已屬矣。又窺見樹聲與曼珠之關係。恐爲所奪。則爲先發制人。計造曼珠之居。而求婚焉。曼珠雖漸受新界之陶鎔。一變其舊時之腦筋。顧未能脫盡。閨

門積習聞沈言。則大頰不知所對。弟允亦弗拒。低鬟他語以亂之。沈莫測其意之所在。又以爲曼珠心肯特面嫩。未能出諸口。迺强笑曰。我知妹意。弗棄我而慚於言。嫣然乎。我爲妹計。不如走函語我。較爲便利。嗟夫。吾妹我之幸福。即決於汝之一言耳。妹解人甯無以慰我哉。曼珠仍不答。而窘甚。不知所出。沈憐其慚惶。亦弗復逼。遂別去。臨行又回顧曰。妹氏聽之。我之精神魂魄悉已懸於妹之掌。握其生。其死。妹實主之。自今以往。我日日盼妹之好音也。沈旣去。曼珠芳衷懼。運意頗不擇。居處飲食。胥不得安逸。淑英窺其狀。而異之。餌以言。弗答。更問之。則煩躁作怒容。淑英益大異之。其翌日。沈又以書至。曼珠弗視。加封焉。憚而還之。使未發。淑英驟入。以曼珠與沈通魚雁。疑甚。曼珠見。淑英益惶遽。態淑英出語。樹聲曰。阿弟。曩汝所慮。今且驗矣。彼曼珠者。今爲書以貽。沈某此中意味。大有尋繹之價值也。樹聲始而踴失色。繼乃怡然曰。姊所言。神經過敏矣。我視曼珠。竟落落大方。非復昔時羞澀狀。凡人之性情。常隨環境之空氣而轉移。曼珠來滬。多時習與我。儕游新學之灌輸。既盛。情性之更迭。亦速。彼與沈爲朋友信札之往來。極平常事耳。安能據爲。

婚議之發動乎。淑英哂曰：果爾，則大佳。吾意男女之情，感常由漸而深。曼珠平時頗不厭於沈。今茲之事，足徵二人交情已日有進步。我爲弟計，終恐多一情敵耳。樹聲聽其言，求婚之意乃勃發。而不可遏。值星期日，淑英自駕汽車與曼珠游張園，而樹聲與沈亦在坐。艸地啜茗，見二人至，咸起立歡迎。曼珠見沈色大變，挾淑英避之。淑英會意，乃攜曼珠手穿花叢，拂柳徑，繞行園四周，意致怡然。顧視曼珠，則忽若有失。淑英笑曰：我視妹近狀，頗超越恆態。妹豈有所思乎？曼珠大顙，弗能答。淑英嘆曰：妹亦太不解事！方今社會解放，我儕女子爲自己幸福計，政宜有所主宰，以興舊界魔力，作劇烈之奮鬥。何所憚而善羞若此？曼珠聞言益慚愧，無地自容。淑英乃乘機進曰：妹誠可人，乃令多少少年顛倒無似，尤可哂者。一昨吾弟樹聲再三求我介紹于妹，妹試思之，此何如？事乃有局外人介紹之地邪？曼珠聞言，胸次大震，肺葉鼓動有聲，色驟變，步趨而不前，顧仍無答。復惟驟然作強笑。淑英又曰：苟以才品論，吾弟道德學力皆有深造，非時下輕妄少年纔解。皮毛便目空一切者所可同日而語。以我卜也，如斯人才，頗不見輕於社會。妹目光如電，知人必

明。不識。對於樹聲。意見如何耳。曼珠。仍不語。但道校中事。以亂其語。淑英笑曰。妹弗詞遁。吾今弗與妹言。校務也。究竟吾妹視樹聲才品。果何如邪。曼珠。弗能再避。則乾笑曰。樹哥德學均佳。妹所欽佩然。語未竟。即復大顙。以手指飛鳥。曰。師乎。試觀此鳥爲何。淑英哂曰。妹語未畢。何又言及飛鳥。吾知此鳥因失侶而悲鳴。所謂物猶如此。人何以堪者也。且妹頃言然。者何指。豈舍弟固有不足于妹者邪。曼珠見淑英追逼不已。則笑曰。師迺逼我之甚。雖然。此何如事而欲得之急。遽問。宣弟子之不能置答也。淑英聞言。則大悅。以曼珠雖未盡允。而意思上已表示無何種之反對。且自樹聲與曼珠交誼。言僅此數月之間。程度亦嫌於未合。而沈某之弗能有成。更可以斷言也。方深念間。顧見曼珠。則已紅生雙暎。嬌羞之狀。幾不自持。亦遂弗復言也。而時時窺曼珠。對於樹聲之感情。復日見進步。其於沈某。則轉形冷淡。沈常兩度函邀。並及淑英。淑英去而曼珠辭。且有不屑之容。似深惡沈之爲人者。樹聲姊弟所慮。至此乃渙然冰釋。淑英乃笑語樹聲曰。我視曼珠。於汝頗不薄。今進行之機會至矣。機不我待。需爲事賊。何復因循。至是樹聲大笑。而竊佩其言。

伺曼珠獨坐而往訪之。曼珠見樹聲入轂，書笑迎曰：「哥來何晏也？」比因事簡正欲哥來作郊外旅。行今已晚，或不及邪？樹聲大喜，出時計視曰：「此可二時半耳。」速行六時而返。何晏之有？曼珠曰：「然則我往邀師來。」樹聲止之曰：「姊方爲我撰文，恐不得暇。妹往促之，彼貪游，將輒其謀，誤我事矣。」曼珠聞言，作遲疑狀。樹聲恐其變計，急促之行。樹聲固有馬車，曼珠旣登，樹聲亦躍而上，囑斷養。曰：「至龍華車行。」曼珠轉側不自安，以與樹聲交好，雖久而未嘗同行。今茲瓶舉，乃令心緒爲之弗甯。樹聲則認爲希望之進一步意態，至得方過英界，忽有包車迎面來，則沈某也。沈方受曼珠冷淡，甚弗快。見樹聲與之同乘，則始念如焚。曼珠亦大震，面紅過耳。樹聲微笑，與沈點首爲禮。沈如弟見者，而目注曼珠，弗稍瞬。目光險峻似有無限兇鋒，隨光線而注射于曼珠之身。兩車過處，至弗能相見。曼珠始稍稍甯，貼樹聲，雖知曼珠怒沈，而弗解其指。見狀則惶惑不自禁，欲開而復止。者再，曼珠心敏，以適間面部劇熱，知桃花之色已爲樹聲所見。今睹樹聲狀益頑，甚低頭脉脉拈弄。車上繡花之墊，以遣其無聊然。樹聲則已窺見其秋波含暈，顧盼踟躕似怨似顰似羞似憤一種。

嬌怯之態。令人生愛。復生憐。樹聲雅弗忍置。問而又認爲發語之機。則力自作氣乘勢。問曰。頃妹見沈某似有懼意。何也。且我近聞妹與沈有意見參商。信乎。曼珠言聞色復變。疾舉其目。灼灼視樹聲。有頃忽作恨恨曰。兄弟談此。愴此妄人。弗足與交。且我甚勸兄後此宜疏遠。此輩毋爲所累。樹聲驚問妹意。何指。吾迺弗知。彼惡如是其極。且彼固何所開罪。而妹憾之甚。我弗自信。足爲妹之愛厚者。然耿耿此心。願以全身之精神氣力。爲妹有所盡力。苟妹不幸。而人敢相欺侮。我必有以創之方。樹聲語時心胸顫動。語音促而氣緊。弗能盡其意。似責其極誠懇之情意也。曼珠至是迺甚覺樹聲之肫摯。爲弗可多得。則亦情弗自禁。含羞且晒曰。我甚謝兄盛意。雖今無需于兄。然我自信將來必有賴兄。言至此迺自覺語之過重。益復愧恧。弗能終其辭。樹聲則大悅。以曼珠已承認其最後之要求。則張胆力握曼珠之手。曼珠復大震。欲拒之而樹聲之一縷深情。似隨手之所觸。而傳及於曼珠之身及心。而此深情之能力。迺有阻遏。曼珠抗拒之功用。於是樹聲迺始爲正式之求婚矣。語未達。曼珠卽釋手。止之正色言曰。兄弗再言。此兄意我已具知。我亦甚愛兄。

耳。顧久而弗能自決者。以我有嚴父。恐非所贊許。奈何。樹聲慨然曰。曩始亦慮及於此。然聞太夫人極開通。能爲妹助否。曼珠微搖其首。久久無語。樹聲亦憂急不知所計。時車抵龍華樹。聲偕曼珠下車。方當春末夏初。景色至佳。裙屐往來。數弗可以僂指。而樹聲與曼珠則心有所思。對此春光明媚。如罔有所覩。轉弗憶。出游之目的何在也。於是二人乃伫立塔畔。絮語久之。夕陽影裏。照見此一對玉人。愁悴之容。與垂暮之日光。爭相輝映。惹得一般游人羣集。其視線於二人之身似竊竊怪夫。如花美眷底事多愁。而當局之樹聲與曼珠意有所思。心無二用。固弗暇慮人之多言也。時則無情斜日已不復追陪。左右告一聲。抱歉返身西去矣。二人祕密之談判。迺亦受此影響。暫告終止。登車而返。沿途則萬家燈火已並起。而繼日光之職。馬龍車水。輜輶奔騰似賀。二人之美滿姻緣者。斯時二人之心理。亦覺廬患之切。弗遠忻幸之殷。則復轉其憂愁而爲愉悅。自是厥後。樹聲與曼珠之姻事。告一段落。吾書之筆鋒。亦將轉而紀其憂患時期矣。方曼珠之來滬也。閱二月餘。而謹庵始得其戚之報。告謹庵之爲人。其頑固剛復直。苟能以理喻彼。以科舉出身爲督。

撫上客者數十年。平時所理新學界之非法案件。又甚夥。頗則其嫉視新界也。亦益甚。常言中國之事。強半誤於新學。朝廷廢科舉立學校。原爲培植人才。而所得之成績。徒供曠男怨女作野合淫奔之藉口而已。彼不特空言已也。且嘗擬就奏稿。請朝廷恢復舊制。而取繙新黨稿成。上之撫公。撫公固與沈薈一氣者。甚懸其議。將上其奏。爲其他幕賓力勸而止。謹庵由是與諸同寅弗相得。相詆毀如仇讎。其頑梗有如此云。至是聞曼珠任學校教師。而又在海上繁華之地。謹庵平時所視爲新界中人製造罪惡之工場者。則竟認曼珠已爲造孽工場之工程師也。辱清名而敗門楣。莫此爲甚。聞信則暴哮訶叱。幾欲攬郵人而食其肉。以快其一時之憤。其威亦大懼。不能再爲婉辭。則倉皇遁去。謹庵方盛怒間。平素與彼有郤者。乃共賚笑謔。其刻者。則復造謹庵之廬。而致賀。曰。聞公子榮膺教席。爲國家培植人才。足徵老先生教育有方。不讓絳紗。章母專美於前。忻甚。賀甚。謹庵知爲輕薄之詞。則盛怒相向厲聲曰。公等爲我同事。抑豈弗知我夙昔主張今賤婢爲此。不法貽羞當世。我方怒憤之弗暇。公等弗爲我弔。而故作賀詞。則公等之所以爲僚友者。毋

乃太刻拂袖而入草長函切責劉其主要之語有曰汝爲家主家政也而導女於邪則將焉用汝母矣今與汝約以半月爲期召貶婢返家謹守閨門毋蹈愆尤則母女之罪尙可未減若怙惡不悛弃髦吾言則是自絕於我家七出之條具在汝罪難寬三木之罰猶有貶婢之刑亦弗能輕恕也劉得書氣憤填胸置弗作答而錄出以示曼珠時則爲曼珠與樹聲訂婚之第三日也曼珠得書持之而泣惶急弗知爲計以商淑英淑英怒曰妹父太憤憤此高尙事業迺敢爲莠言以誣妹有我儕在必不令妹受冤屈妹其毋庸急試爲妹喚樹聲來得共議對待之法曼珠但啜泣無語樹聲至則曼珠泣益甚樹聲閱書已亦大怒非爲曼珠父者且縱聲罵矣淑英迺言事已至此此非我儕哭怒所能了妹宜爲書復太夫人以安其心而自稟令尊以謝罪且陳己狀況使毋爲固執如此則於人子之道盡矣彼猶謂不可是慎而且陋不能與語不如聽之可爾曼珠沈思者再覺除此亦無善法則姑從淑英言分別去稟訖凡又半月而謹庵之緹綺至滬同時淑英之母劉亦以忤謹庵意逼令大歸蓋謹庵得曼珠函則遄程返里向劉索曼珠滿口穢言非復夫妻禮

劉怒極，弗應。謹庵益怒，操杖而迫之。劉亦不弱，奮與抗傷。謹庵脅謹庵，遂爲休書，而逐之。劉訴於親族，咸弗直。謹庵而謹庵復又方勢盛，無敢與言者。劉遂居母家。謹庵復使其族侄某甲掣健僕二人去滬捉曼珠，且命曰：「賤婢苟抗命，則撲殺之。」不汝瑕玷也。三人奉命抵滬，訪至曼珠居。曼珠方自校歸見而大驚，甲固饒知計，已先與兩僕商以曼珠在滬，亦非絕無勢力者。滬上爲各國租界，更非可以蠻轢從事。乃故作搊謙，且以劉事告之，請其速回，調處父母感情。曼珠始猶沈吟，畢聞母被絕，則大駭，涕墮如雨，泣不能仰。始決計言，旋代母受罪，漱英弗能勸。樹聲又方去蘇，曼珠則竟束裝返，事揚於外報紙，譁載咸痛詆謹庵而傷曼珠母女之遇。謹庵固與報紙有仇，以置身政界，偶一披閱，而茲事之紀載，適爲謹庵所見，則憤激益欲得曼珠而甘心。曼珠既至朝參，未及謹庵，但揮兩僕曰：「錮之。」兩僕知謹庵性情，弗敢勸，則錮曼珠於小屋，壘壁其四周，惟於後方穴一洞，以進飲食。曼珠傷母之愛已而獲咎也，怨父之殘暴而無理也，憂樹聲之憤恨悲怒而與父爲難也，又悲姻事之垂成而重遭挫折也，遂愁苦急怒而成疾。疾病謹庵怒未息，弗俾醫治。有婢秋。

叟者察得故奔告劉劉大驚乃謀之婢穴壁使大能容人行宵挾曼珠遁曼珠亦弗敢面母力疾去滻則樹聲已先一日行且爲文以記其事而揚之報章文極警謹庵之很毒頑固而自認爲曼珠之未婚夫對於曼珠有完全保護之責云云蓋樹聲已盡知曼珠之事而拚與謹庵決裂也比樹聲返里而謹庵已爲撫署電召以去聲樹聞曼珠以病遁既喜且悲遂往面劉拜謁如子壻禮劉異而詢之樹聲具言已與曼珠訂婚狀劉隕涕者再哽咽而言曰小女忝附姻娅極所忻慰寒門不幸顛越至此此路人所不平而老憤惄然爲之貽羞門戶騰笑鄉隣老婦亦何顏再居鄉里今公子厚意而存問之老婦願從公子行得枝棲海上爲避世之計老婦之幸也惟公子命之樹聲再拜曰母言謹聞命矣曼姑度今已到滻彼念母不得聞消息正苦弗能聚首耳微母命我固將請也迺奉劉行去滻與曼珠澈英同居樹聲姊弟事劉頗盡禮劉亦安之而天靳良緣第二次之風潮又作先是沈某旣妬樹聲而未得其倪及見報紙所載攻擊謹庵事及樹聲之文始知二人已有正式婚約且又知曼珠家庭事甚詳乃躍然曰今可以報情敵矣遂逐日撰文紀樹聲曼

珠之美滿緣姻而力斥謹庵又聞曼珠母女之抵滬不日且行婚禮矣復投稿各報載其事詞多讚美意在觸怒謹庵於時樹聲曼珠已知沈已藏禍心而沈文不署已名亦弗能與之交涉也謹庵見報果大怒沈父偵知樹聲與海外民黨頗相交往乃託友人之識謹庵者訐樹聲爲革黨謹庵大喜密稟蘇撫以計誘致樹聲而下之於獄欲亟斃之而樹聲亦有奧援者庇護甚力謹庵不得逞僅嚴行監禁而已曼珠母女及淑英聞樹聲被逮驚慟欲死而無術以出之以其時清廷痛恨革黨有所聞則逮繫惟恐不速雖明知其冤而情節重大亦姑繫治以防萬一之變偵探者緣以爲利多所誣陷致新學之士人人自危蓋至是而清室覆亡之象兆矣方樹聲之被逮也沈意曼珠失其情人則心必搖動乃就訪曼珠致慰藉焉且盛爲樹聲不平曼珠心慧固疑沈之詭謀陷害樹聲者則陽爲款謝以償其事之真相沈果大惑所以貢媚者益甚於前日必親往存問且致饋禮甚衆曼珠欲弗受淑英曰子欲報人也而不受其饋冷其意而示人以疏彼意冷則不敢言見疏則言弗能盡子又安得而報之曼珠乃受之且報以親製之絲繡品蓋曼珠夙長於刺繡

負針神之譽茲之所饋從沈之請也。沈得之大喜。持以夸人人知之。乃咸惡曼珠之薄情。有爲淑英言者。淑英亦陽憤怒聲言將絕曼珠。曼珠往商之沈。沈喜甚。殆不能支。因再申婚議。曼珠曰。吾固甚愛君。前此以面嫩拂君意。又爲樹聲所誘。開罪良多。今樹聲被繫。不知生死。吾甚願棄前議。而從君。雖然吾終恐樹聲復出爲我儕。梗奈何。沈大笑其駭。且曰。今朝廷痛恨革黨。樹聲之不死。幸耳。安可望救。曼珠沈吟曰。君言亦有理。然我前者誤於輕躁。致獲罪。老父釀家庭鉅變。今茲不可不審慎。將事沈。聞言沈思有頃。忽問曼珠。卿意已決邪。抑尙游移乎。曼珠曰。何如。沈乃囁嚅曰。實告卿。我爲尊人之功臣。尊人甚愛我。以我往求事必有濟也。曼珠大駭。問其故。沈始悔言之。過蚤。欲弗語。而曼珠逼之急。且曰。以君愛我。而此等事尙隱。不我告。其以我爲外人也。我亦何顏爲君婦。沈不得已。遂傾吐其謀。曼珠始恍然悟。所億之不妄。氣憤塞胸臆。立出槍。擬沈傷其面。大呼而仆其家人某甲。聞警突入。曼珠手顛不及再放。遂被甲。所得以地處華界。縛付警吏。沈亦指爲革黨。又曰。是卽范某之妻沈曼珠也。曼珠受理。侃侃述已。所以報復狀聲淚俱下。聞者動容。

於是沈之陰謀大露。衆大賤之。不以人類齒報界中亦羣起而逐之。沈以是失職創處復大劇入院醫治。幾一年。醫生某惡沈之無行。故不爲盡心。沈外感痛苦。內疚神明。旣遭社會之唾棄。復受醫士之揶揄。體疾未愈。而心病又作。卒成狂易之症。由其家屬領回。樹聲曼珠繫獄年餘。而蘇省光復。謹庵死於兵。夫妻同時釋放。方是時。曼珠俠義之名。大稱於社會。出獄之日。環而視者數千人。掌聲動天地。報紙之鼓吹揄揚者。不遺餘力。某報將樹聲曼珠合拍之小影。一幘印之報端。銷數驟增至萬餘。可以想見此小照之魔力也。二人旣相見歡忻之極。復繼之以淚。從劉及淑英主張。迺行婚禮。於味莼園儀制之盛。來賓之衆。爲從來所未見。竟有素未謀面者。遠道而郵祝致詞。可謂盛矣。二人牢獄餘生。驟膺榮譽。月圓花好。佳事天成。其快活之情。有非尋常佳耦所能擬。其萬一者。故曰物極則反。由極而反者。其反也必極。故富人之快活。不若貧兒。暴富之快活也。人生之快活。不若病人回生之快活也。樂情之快活。不若苦而轉樂之情。尤快活也。以此應快活主人之請。其足以揚快活之情。而蓋余情場之愆也與。

□ 原來 快活新郎

海上說夢人

這還是十五年前的事。

那一天我走在橋上看見河對岸一個女郎被三個強人橫拖倒拽而行。我一見之下熱血潮湧。皆因這女郎正是我日前在張園所遇那個美人。那時候他帶着兩名侍女坐在安檻。第外面石台上啜茗。我也借着三五同學星期無事來此游玩。雖不是有意尋芳。然而一見那美人頓令我神魂飛越。要講他的容貌倒也並不是小說家形容慣的什麼如花似玉。傾國傾城。不過淺淺麗兒。淡淡粧。落落大方。殊非一班庸脂俗粉所可比擬。見人看他。也並不羞縮。露出小家氣派。我見了他。雖然心乎愛矣。但當着同學面前。猶不能不裝出三分假道學的神氣。皆因那時節還在十五年前。文明程度怎及得眼前的進步少年。學子都還講求修身之道。什麼見色不淫。什麼老。

成持重僥倖一途頗爲世所輕視。若在今日一切束縛都已解放。少年男子見了美貌佳人誰不要評頭品足說長道短呢。

但我外貌雖強。自鎮定無奈。心之所屬。舉動上頗難由已。自古道心君泰然。百體從。令我心思既。注意那人。所以兩腿每不知不覺的常在他或前或後兜轉。要知道我那班朋友也並不是笨材。彼此兩圈兜罷。早已意會。也都不肯殺風景。強我走遠。儘陪着我在洋台旁邊行行止止。還有個最識趣的。他指指靠那人相近一個空座。說我們這裏坐下喝盅茶罷。我聽了自然樂意。

不過那美人却頗抱着大同主義。他看人如此。看物如此。便是看一花一木。也是如此。初見時略爲着意。及至看過之後。便如烟雲過眼。不再屬目。我自然也成了他眼底雲烟之一。但他看花時。更比看人用心。每每擬視久久。我那時深恨不能學孫行者的七十二變。不然能變作一朵花亭。亭種在他面前。飽受他美目盼兮。豈不是極人生之豔福嗎。

朋友們見我呆漸漸的出言戲謔。我猶强自掩飾。彼此免不得譁笑。有聲大約那美人聽了。惡

其。躋。難。還。不。知。爲。着。倦。游。思。返。的。原。故。看。他。對。旁。邊。一。個。婢。女。低。聲。說。了。一。句。話。那。婢。女。便。出。來。
招。呼。馬。車。聽。他。講。的。倒。是。一。口。北。京。話。也。許。是。外。來。之。人。怪。不。得。面。貌。頗。不。常。見。一。會。兒。他。們。已。
駕。車。言。旋。我。也。目。送。之。但。那。班。朋。友。見。人。走。之。後。更。恣。情。浪。謔。我。不。勝。其。嬾。只。得。遁。走。回。校。
自。此。心。中。常。嵌。着。那。美。人。的。影。子。張。園。也。不。知。私。自。走。了。若。干。次。何。嘗。見。那。人。的。半。面。真。可。謂。人。
面。桃。花。與。古。人。一。般。抱。恨。我。那。時。幻。想。重。重。深。恨。自。己。沒。替。美。人。出。得。一。分。力。或。者。那。日。代。他。喚。
一。喚。馬。車。因。那。婢。女。出。來。找。尋。好。久。我。若。替。他。出。幾。分。力。或。能。多。得。他。一。顧。倒。也。是。畢。生。的。大。幸。
試。想。我。存。心。如。此。今。番。見。他。忽。遇。強。暴。豈。有。不。熱。血。勃。發。之。理。當。時。我。飛。奔。上。前。意。欲。奪。回。那。女。
郎。不。意。最。後。走。的。一。個。強。盜。手。拿。一。把。鋼。刀。對。着。我。劈。面。砍。來。我。慌。忙。閃。過。一。旁。幸。而。沒。被。砍。着。
正。危。急。間。那。另。外。兩。名。强。徒。也。丟。下。女。郎。上。來。助。戰。一。個。執。着。木。棍。一。個。赤。手。空。拳。我。見。那。赤。手。
的。身。子。瘦。長。意。欲。一。脚。踢。倒。他。再。抵。敵。別。個。故。而。用。盡。平。生。之。力。伸。足。踢。去。不。料。那。人。身。子。雖。瘦。
其。堅。似。鐵。踢。上。去。足。尖。生。疼。還。有。那。執。棍。的。也。向。我。當。頭。打。下。其。痛。無。比。我。不由。大。叫。一。聲。將。同。

房間許多人一齊驚醒

原來我做了一場怪夢。並不會和強盜打架。但頭腳兩處猶隱隱作痛。却因學堂寄宿舍中的鐵床短小。我身子頗長。臥下去大有頂天立地的意思。這回夢中踢盜用力過猛。兩腿一伸。足尖踢在鐵條上。頭頂也磕在床桿上。因此兩頭作痛。當時衆同學爭問我爲何半夜三更怪叫驚人。我却無言可以回答。

次日又有人問我。我被逼不過。只得向幾個知己的道其顛末。他們聽了都笑不可仰。還有一位王師兄。也是那日張園同游朋友之一。他問我。你說的可就是禮拜日安釐第洋台上所見的女郎。我道。正是。他聽了笑道。你爲甚不早對我說。這女郎是我素識。他就住在我們宅子對門。乃是蘇州富紳張公館內的小姐。自幼我們就在一塊兒。現在彼此都長成了。在外間恐有人胡說亂道。因此那日也不會照呼。早知你屬意於他。我就替你做個媒人。何妨。我聽了。初頗歡喜。後來一想他的說話有些不對。皆因那日爭親耳。耳朵聽得那婢女操的滿口京

腔。因何王師兄說他們是蘇州人。因將這意思向他責問。他笑說你真是聰明一世。矇矇一時了。那婢女乃是他們老太爺在北京買的。故而講的京話與他主人何干。我聞說恍然大悟不由自笑。糊塗因向他求教。接近美人的方法。他說這個不難。你只消寫一封極纏綿有緻的情書。給我帶回去轉交與張小姐。一定大有效力。看他回音如何。再定方法就是。

列位須知學堂中讀書。那寫情書也是一樁重要工課。大概國文好些的。那情書一定也比他所做的論說更好。在下更是此中一員。健將當時聽了王師兄之教。便一個人躲在宿舍中大寫情書。其中措辭如何。只因我屬稿素不留底。而且閱時過久。難以追憶。不過大略說張園邂逅寤寐相思。種種肉麻的說話。寫罷嚴封密裏。鄭重交與王師兄。叮囑他千萬不可做那第二洪喬。王師兄說決不辱命。三日之內包你討到回音。就是我聽了非常歡喜。

這三天工夫頗難過去。一天二十四點鐘。一點鐘六十分。一分鐘六十秒。我箇直沒一秒鐘時間。不想着張小姐的回音。連上課的心思也沒有。只顧追着王師兄的回音。王師兄也被我逼得走。

頭無路。他說期限沒到到了期。我一准給你回音。便了。我無可奈何也祇得耐心等候。好容易三天期滿。王師兄笑嘻嘻的進來。我問他話兒怎麼了。他笑着從衣袋中摸出一個信封。說。幸不辱命。我見了不由心花怒放。伸手要取這封信時。王師兄有意放刁。仍將這封信藏起。說。回音雖然取到。但不知你預備怎樣的謝我媒人。我沒口答應說。連請你吃一個月大餐。何如。他聽了方將那信封交給我。我接過信看。封套上端楷寫着。請交此君安啓。六個字雖然無名無姓。但其中意味却比有名有姓的更美。滿百倍。所以。我看了之後。不知怎的心頭突突亂跳。急於要看。內中如何措辭。但一時手戰不已。竟連拆信的氣力也沒有了。

王師兄見此情形。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也十分羞愧。慌忙逃回宿舍。幸虧一陣跑方將我的氣力跑了回來。拆開信見一張素牋。上簪花妙體寫着。接展惠書深訝。唐突過承推許。愧不敢當。張園一面。妹實無心。不意。邀君子垂青。殷殷眷注。奈妹母教夙嚴。恐無以酬君子之愛耳。明日阿母將有戚家之行。妹以尊函諱諱。以一面爲請。故擬託故不往。屆時當再赴張園。以襄一晤。且請以。

個人來。幸毋呼朋引類。直欲愧殺阿儂也。下署一個知字。我看了這喜可算得從泥丸宮喜到足湧泉。週身四肢百骸。沒一處不帶着幾分喜氣。慌忙將信箋從新摺好。袋入信封。藏在文書箱內。喜孜孜的出來。王師兄見了。問我信上怎麼講。我那肯告訴他。實在祇能報以一笑。幸虧他也。不十分追問。要不然若被他知道了。准得要求我同往張園。被張小姐看見。豈不要怪我不聽他的說話麼。

次日我告了半天假。一個人偷往張園。仍在那天的地位。泡茶守候。豈知等到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猶不見那人的情影。我一個人坐着。冷清清好不難堪。又不知張小姐是否被他阿母強逼不過。同往親戚家去了。或者有意失約。未免弄人太甚。真的等也不好走。不好正爲難間。忽見王師兄。同着兩三個朋友。說笑而來。我見了他。意欲躲避。已被王師兄看見。指着我笑說。你好得很。躲過了上課。原來在這裏散心。昨兒答應我的大餐。今兒是第一天。非請不可。還有三位朋友。算術四天以後。只消再請二十六次便了。說着不容分辯。拉着我同上大菜館而去。這夜被他們敲

去了好幾塊錢的東道。

第二天我因張小姐失了我的約，心中悶悶不樂，散了課便在操場草地。上閒走，也沒心緒同他們游戲運動。忽然有個茶房進來，喚我說有電話。我慌忙隨他到電話處聽。那邊答話的是個男子聲音，說是大馬路某洋貨鋪打來的。有一位張公館的小姐要同你講話。我聽了心中斗的一怔。接着便有個口音很軟的蘇州女子聲音對我說：昨兒失你的約，甚為抱歉。皆因被母親逼往親戚家去，以致不能前來明夜我們閻家都要往丹桂茶園看戲，你有工夫也可以去看。我沒口答應放下聽筒，心中頓又樂意非凡，跑到操場中有人叫我打球，我也歡然應命。

不道第二夜王師兄強邀我看外國影戲。我因有張小姐約往丹桂看戲，決意辭却。王師兄執不答應。我沒奈何只得將昨兒的電話對他說了。他笑道：原來如此。不過你須得請我同去看戲否？則這是我請你同往看影戲。我想橫豎張小姐閻家都在這裏，多一個王師兄無妨。豈知這一夜又上了張小姐的老當從歸台到散戲館，何嘗見他的蹤跡？我心中好不氣惱。王師

兒○也○替○我○憤○憤○不○平○我○因○託○他○代○向○張○公○館○一○探○消息○王○師○兄○滿○口○答○應○次○日○便○來○告○訴○我○探○得○
張○小○姐○前○日○買○物○回○家○路○上○着○了○涼○身○子○略○有○不○爽○因此○打○散○他○家○看○戲○的○興○會○昨○夜○全○體○未○去○
張○小○姐○的○病○至○今○還○未○全○愈○呢○我○聽○了○不○由○又○化○恨○爲○念○苦○不○能○自○己○前○去○探○望○於○他○

最○不○幸○的○我○自○已○婚○期○將○屆○只○因○我○們○老○太○爺○在○北○京○當○差○的○時○候○曾○爲○我○聘○定○了○一○個○同○年○合○
肥○李○姓○的○小○姐○那○時○我○年○紀○還○小○他○們○也○不○先○取○我○的○同○意○而○且○老○法○人○攀○親○竟○連○小○照○也○沒○要○
得○一○張○我○還○不○知○這○小○姐○的○容○貌○是○醜○是○美○但○以○現○勢○而○論○合○肥○屬○於○安○徽○徽○州○人○開○口○已○覺○難○
聽○其○人○的○相○貌○也○一○定○身○長○體○壯○粗○眉○大○眼○伸○出○拳○頭○極○小○也○得○拷○栳○般○大○我○們○南○方○男○子○經○不○
起○一○拳○半○掌○早○已○被○他○打○得○東○倒○西○歪○了○

因○此○別○人○以○婚○禮○爲○有○趣○我○却○視○婚○期○爲○畏○途○偏○偏○光○陰○不○爲○我○留○情○一○點○日○趨○日○近○那○張○小○姐○
的○病○勢○還○未○全○愈○據○王○師○兄○的○口○中○說○他○現○已○起○床○不○過○弱○不○禁○風○必○須○將○養○些○時○方○能○出○來○我○
雖○然○也○曾○寫○過○幾○封○問○候○的○書○信○無○奈○張○小○姐○病○軀○不○能○執○筆○故○也○沒○一○字○的○回○覆○婚○期○又○近○真○

令我焦灼萬分。向王師兄問計。他也無法可施。祇勸我勉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先和李家結了親。張姓方面有他居間出力。不愁好事難諧。我聽他也如此說話。真的計窮力竭。惟有束手聽候命運的裁判而已。

日子近了。消息也愈見險惡。到得家中。祇見他們忙碌預備迎娶的事。這種事。我睡欲置之不聞。無奈家中一班人却偏喜歡向我說長道短。還有人告訴我女宅早已將小姐送到上海。住在親戚家中。這幾天正忙着辦嫁粧呢。聽說粧奩倒不歹的。有好幾十箱衣裳。還有……我不等他說完。已掩耳疾走。他們還笑我面嫩。其實我心中正如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呢。

到得迎娶的前一天。女家發粧過來。粧奩果然不弱。見的人都嘖嘖稱讚。有幾個愛抬馬屁的還來恭維。我好福氣。我聽了平添一肚子的氣惱。自古娶妻須要才貌雙全。近人祇圖攀富貴。得了有貝之財。丟却無貝之才。面貌更可置之不問。自以爲寶氣珠光。足以增人觀瞻。其實一包稻草。雖然披文飾錦。拆穿了到底。一分不值。何足爲奇。

次日乃是我生平第一個記念日。令我終身不能忘却。剛起身就有人來家道喜。接着去。這個又來。那個我雖然滿心不快。到此時不能不強作歡容。虛與這班人周旋。那時結婚盛行老法。一切浮文我且不必煩絮。最難堪的便是令我同一個藏頭露尾鬼鬼祟祟頂着塊紅布的陌生女子。站立在一塊紅氈上。拜天地。這真是世間最不講情理的一件事。無論買一樣東西還須看貨。論價。不道婚姻大事竟可這般糊糊塗塗的强迫成就。想來豈不難堪。我看新娘臃臃腫腫的身子。便知與我預料的相去不遠。好在我那時候已橫字當頭。莫且問他身子臃腫與否。却急於要看一看他的面貌。究竟可以列入十幾八材。因我們在校時看女人還分着等級。所以我估量新娘決在十等之外。無奈他面上遮的一塊紅綢又厚又長。我雖同他當着面。却始終瞧不出他的真相。不但當時如此。就是後來什麼坐床。撒帳。朝見翁姑。種種禮節也因有這一重障礙以致覲面無由。我那時深恨這一塊障礙物苦。不能將他撕作兩片。

後來一班同學發起要鬧新房。強拖我親自揭新娘的面巾。這是一件難題目。却正合區區求

之不得的心願。面子上假意不允。一隻手却早已伸過去。揭起那萬惡障人視線的面巾。其時全房間的人目光都注在新娘面上。我也目不旁瞬。但這一看不打緊。頓令我目定口呆。幾乎大聲叫怪。

原來這新娘正是我寤寐懷想。王師兄所謂有病在家的張小姐。我一時駭怪。萬分深奇。張小姐的病因何忽然好了。他又何以替李小姐來此嫁我。李小姐又往那裏去了。許多難題。一時並集。我可解决不下。祇有兩眼望着王師兄。聽他怎般解說。

王師兄初見新娘面上也露出詫異之色。忽然對我拍手大笑說。今兒可遂了你的心願也。一面從懷中掏出幾封書信說。這都是你寫給張小姐的。但那張小姐乃是我腦府中偶然一現的人。名教我從何致信。祇可代你收藏。那一封回信却是我自己學婦女書法寫的。幸沒被你看破。還有第二天的電話也是區區弄的懸虛。別無他意。不過敲你一夜戲看罷了。但我做媒人的究沒辱命。今兒你與心上意中人兒洞房花燭决不可忘了我的大力。這幾封信我不敢作殷洪喬第。

二就當面替你交付。何如。

這時我豈肯聽他撒此野火。疾忙放下新娘面巾。伸手攬得他手中的書信。揣在自己懷中。罵一聲王師兄該死。王師兄大笑。房間內許多人也都笑了。我對着王師兄假意咬牙切齒。心中却快活到二十四分。

不但那時快活就一年年過來。到現在還是快活的呢。

鄭逸梅

元衣督郵傳（仿五柳先生傳）
督郵不知何許人也（古今注龜一名元衣督郵）亦不詳其姓字。喜衣元繡之衣。

（孫惠龜賦衣元繡之衣裳）因以爲號焉。早年浪跡浮游五湖（王績龜詩浮游五湖內）後靜居築室於魯山節藻枕（見魯論藏文仲居蔡）便終歲蟄伏能導引。（抱朴子龜能導引）耳息（雅俗稽言龜雖有鼻而息以耳）飲露延齡（曹植賦飲不竭於朝露）時人知其如此乃願從而師之。咽氣斷穀遂不復飢（亦見抱朴子）體遂輕便竟能竦身飛騰（見博物志）寶瑞開圖珍祥映牒（見邱遲賦）稽疑決畫（見王起贊賦）行配五方（王績詩五行有配）晏如也常傳科斗之文以紀古事（見述異記）帝謨文叶君德瑞旌（王績詩作瑞旌君德披文叶帝謨）贊曰曹植有言步容趾以俯仰時鸞迴而鶴顧（見神龜賦）其言茲若人之儻乎咒杯畫瓦妙術通神（見張君房雲笈七鑑及西陽雜俎）玉靈子之流歟（見史記）洞幽生之流歟（見類異錄）

□ 夫妻
解放

快活主義

張舍我

(一)

一天午後周寶珊女士出去訪問朋友那朋友竟不在家中因此沒精打采的回家走到老北門口背後忽有人呼道寶珊姊寶珊姊他回頭看時見一個長身玉立穿着棗紅色緞子旗袍的美人兒他心裏一想纔脫口呼道姮娥她你麼那美人兒道寶珊姊你怎麼不認識找了周寶珊道一別十年你竟長得這樣美麗了我聽說你已經嫁了六七年了姮娥笑道我家裏離此不遠請你去坐坐我聽說你也住在上海我久想來看你只是不曉得你的住址現在無意中重逢故人那最好沒有了二人且說且走進了一個里便是姮娥的家裏姮娥叩門女僕應聲出來開門姮娥引着寶珊進去寶珊一看房子還是新的共是三開間二層房客堂裏陳設得很精緻櫈椅都

是一色紅木。姮娥的臥室裏裝飾得發華麗悅目。令人愛慕。寶珊道：你嫁得很稱心愜意呀。姮娥微笑道：稱心嗎？這也難說。寶珊道：你的先生呢？姮娥道：子琅嗎？他已出去了。他非到夜裏一二點鐘不回家的。寶珊問道：如此夜深，他做的什麼事情呢？姮娥道：一言難盡。等兩日後我來詳細細的告訴你罷。他們兩人原是十年前的老同學，非常親密知己。因寶珊長，姮娥十歲。他對姮娥似自己的弱妹一般看待。姮娥也事他似自己的長姊。所以兩人的心事各不隱瞞。都是無言不說的。此時他們談談十年以前的境況，覺得回味很甘。現在反不如以前的快樂。又互相詢問幾個同學妹妹的近況。有的嫁了，有的死了。死的果然可哀。嫁的又有幾個可稱一得。其所天一可以慶賀呢！兩人談了一會，感慨了一會。後來寶珊向姮娥訂了再見的日期，便告別走了。

(二)

姮娥應約去訪寶珊。二人閒談了一會。寶珊問：姮娥是什麼時候嫁的？姮娥道：我十七歲上便嫁的。那時我還在學校裏讀書。起初母親替我攀親，我一點也不曉得。後來他拿子琅的照片給我。

看並叫我去相親。我纔知道母親對我說這個姓黃的他的父親是上海著名的商人自己獨開着一爿公司。二爿中國店鋪着實有些產業。至於這人的才學品性我也打聽過都說他學識高超。性子溫和。他的外貌如何你也親眼看過的了。你若許配於他總算是高攀的了。你的意思如何呢？那時我年紀太輕一點不曉得世情。至於終身大事婚姻問題我更模模糊糊莫明其妙。但是母親最愛女兒他的話決不會騙我的。又想那人的品貌果然不差。因此我便默認了。我嫁過去後他待我很好。我自然也恭敬的服事他。寶珊道如此你總算嫁得稱心了。姮娥道寶珊姊請你別岔嘴。讓我來從頭至尾的說下去。我們結婚後的二年夫婦感情很好。我們同出同進影形不離。旁人很羨慕我們。我們也因旁人的讚美自鳴得意。但我到現在一想這都是毫無意思的。因為他那時的愛我並非愛我的所以「爲人」乃是愛我的。我是個「婦人」這並非是我過分的話證以他後來的舉動便明白了。因此我也明白大凡人家夫婦新婚時的愛情濃厚是沒有價值的。也不是真摯聖潔的結婚後五年十年以至二十年的愛情若依舊如新婚的濃密纔

是。少。摯。的。愛。情。聖。潔。的。愛。情。而。非。慾。性。的。愛。情。唉。這。種。愛。情。我。是。不。能。有。的。了。寶。瑞。姊。你。不。相。信。嗎。但。結。婚。二。年。之。後。他。漸。漸。歡。喜。出。去。到。外。面。去。游。玩。了。歡。喜。在。外。面。消。遣。光。陰。了。我。請。他。在。家。裏。坐。坐。講。些。新。聞。故。事。給。我。聽。聽。他。說。苦。寂。無。味。得。很。後。竟。說。討。厭。了。我。也。沒。法。使。他。安。心。在。家。裏。只。好。讓。他。出。去。自。尋。樂。趣。了。現。在。我。是。他。的。妻。子。兩。年。以。前。也。是。他。的。妻。子。兩。年。以。前。的。家。裏。無。異。於。現。在。的。家。裏。爲。什。麼。愛。以。前。的。我。歡。喜。以。前。的。家。而。不。愛。現。在。的。我。不。歡。喜。現。在。的。家。呢。我。也。不。知。道。了。他。起。初。是。早。出。晚。歸。的。後。來。是。夜。歸。了。先。還。十。二。點。鐘。回。來。到。現。在。非。到。一。二。點。鐘。不。回。家。的。了。這。個。倒。也。罷。了。他。還。要。想。出。許。多。方。法。來。欺。騙。我。你。道。叫。人。氣。不。氣。呢。一。天。晚。上。他。對。我。說。道。我。現。在。想。在。省。裏。謀。一。個。差。缺。玩。玩。父。親。給。我。二。千。元。的。運。動。費。目。下。已。經。用。罄。那。差。缺。雖。然。可。以。定。局。但。尚。須。五。六。百。元。的。小。費。纔。可。發。表。我。羅。掘。已。窮。父。親。面。前。又。不。好。再。去。開。口。所。以。我。想。只。好。同。你。商。量。了。我。道。我。手。裏。也。沒。有。現。錢。但。你。如。果。沒。有。旁。的。方。法。可。以。弄。到。那。筆。款。子。我。願。意。拿。我。的。首。飾。和。值。錢。的。衣。服。給。你。去。抵。押。一。時。只。要。你。有。了。錢。便。贖。還。我。是。

了。他聽了。自然非常歡喜。並且故作媚語道：「你真是一個賢婦人。我若不真心愛你。專心對你。我怎能對得起你呢？」我只答道：「我想夫婦互助也是男女結合爲婚姻的一種理由。他拿我的衣飾抵押了四百五十的塊錢轉送介紹人以後的四五天他回來對我說位置已成功是一個科長的缺分月薪五百元意外之財自一百元至二三百元沒有一定全。」自己的本領我聽了暗喜。又歎中國官場的腐敗。有錢的都可以運動作官三天後子琅接到委任狀到省裏去視事了。動身之前原說按月寄錢給我的。但一連二個月沒有分文給我。他總說巴結上司應酬同僚。耗費甚大。一二百元的進款真不夠用。我疑他有外婦。但他立誓說沒有我也很相信他。因爲他每星期回家一次。察他的舉動並沒改變。有一天午後我正在家裏看小說。忽有一個中年婦人叩門。進來問道：「這裏可是黃子琅少爺的公館裏嗎？」我們的僕婦答道：「是的。你有什麼事沒有？」那婦人道：「我要找這裏的老太爺。那日子琅的父母都不在家裏。我因出去招呼他進來問他何事？」那婦人也不問我是什麼人。竟說道：「這裏的大少爺同我的外甥女定親還不到三個月便寫。

信來說要討了。當時我聽了這句話幾乎要嚇得目定口呆。轉想露了破綻他要不肯說的。因強自鎮定的問道女家方面的意思怎樣呢？我的聲音我曉得已經有些改變態度也已失常。但那婦人竟察不出來。往下說道男家要討女家自然沒有話說的。但是大少爺叫我們將新娘送到南京去結婚豈非可怪？所以要來問明這裏的老爺太太到底怎樣？這時我覺得兩手已冷了。腦筋已昏了。但更竭力故作鎮靜的樣子道：「那封信你可帶在身邊嗎？」那婦人聽說便從懷中將信取出。來給我。閱看我一看那封信確是子琅的筆跡。而且劈頭第一句便是『岳父母大人尊前』的套語。我覺得一陣心酸頓時昏過去了。等到醒時那婦人已去公婆都在我面前。他們都竭力埋怨他們的兒子不應該如此欺侮我。唉！寶珊姊你看我從沒有待虧他。他爲甚要正式的再娶呢？在法律上他豈不是已犯了重婚的巨罪麼？後來雖將這個婚約解除。子琅在我面前認罪悔過。然而他的心迹已經表現了。他無論如何巧辯我終不相信的了。況且他還拿了我的金錢。便是拿我首飾衣服抵押的錢作他定親的費用呢？唉！寶珊姊你看我的外面我的生活和境遇。

豈不可以稱爲快活稱心的嗎。身上穿的是麗服。口裏吃的是美饌。家裏住的是華屋。旁邊不知的人。都在那裏。豔羨我。企慕我。誰知我是個索然無味。毫無人生意思的人呢。

(三)

周寶珊女士問他的表弟陸文祥道。文祥弟。我聽人說你近來和你的夫人不大和睦。這是什麼緣故呢？陸文祥歎口氣道。珊姊。你也不必問他。說起來真叫人心裏難過。寶珊道。我看他性子很溫和。品貌也不差。我想你們兩人的不睦。你的差一定居多數。文祥辯道。你不明白此中情形。怎能埋怨我呢？你說他性子溫和。也有些道理。因爲他周旋別人無論親戚朋友老小男女都用很婉和的言語。和很慈悅的容貌。唯有對待我獨用刻薄狡滑的手段。我說他刻薄狡滑。你一定不相信的。但我老實告訴你。我鎮日價絞腦瀝血。拿腦筋來換錢。我的錢是不容易掙的。這個你也知道的。但他愛穿。愛吃。又愛玩。他不管我的錢有沒有。見人家穿什麼時式的衣服。他吵着要錢。也要去做一件。每到了禮拜六。他要我陪着。他出去吃大餐。吃了大餐。又要看夜戲。往往到夜裏。

一。二。點。鐘。纔能回家。有一。次。他對我說。他要做一條閃光綵。周圍釘水鑽的套裙。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閃光綵每尺三元。一條裙子要四尺綵子。共須十二元。加水鑽兩元。做工兩元。只少要十六元。我道一條裙子要十六塊錢嗎。他道區區十六塊錢。有什麼稀罕。我道你說不稀罕。我一時還拿不出這筆錢呢。他道你又要推諉沒錢了。我說真的沒有誰來騙你。他只是不相信。到後來竟哭起來了。我稍微說了兩句。他便尋死覓活的鬧個不休。唉。珊瑚姊。你看。叫我怎麼樣呢。他又說。他要享福。纔來嫁給我的。不然何必來受我的管束。豈不是老守在娘家的自由自在嗎。有時我沒有工夫陪他出去游玩。他便獨自出去。非到半夜三更不肯回家。但我回家時遲了些。便要仔仔細細的盤問我。你道討厭。不討厭呢。寶珊女士聽了笑道。這是他愛你呀。他不願意。你另有所愛。分他的愛情。所以要竭力的防備。你文祥嘆道。他能明白什麼叫做愛情。倒也好了。可惜他今生今世是不會曉得的了。他只知道做丈夫的應該拿錢出來。給妻子施用過快活的日子。至於丈夫的憂慮安樂。困苦艱難。他是一概不管的。寶珊女士道。你有一個妻子。不管你的苦樂。我卻

有一個同學。有一個不管他妻子是否苦樂的丈夫。豈非事正相反。陸文祥問道。你的同學怎樣。寶珊女士不說什麼。先從寫字檯的抽屜裏拿出一張婦人的照片給他看。道你看這女子生得怎樣。文祥將照片接在手裏看時。只見照中立着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兩目秋水盈盈似欲奪眶而出。而雲鬟霧鬢益覺豔麗如仙。文祥腦筋中頓時印了一個深刻的印像。所以他的直覺裏霎時間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異感。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只是向照中人細細的呆看。寶珊女士笑問道。你看他怎樣。文祥道。美麗極了。寶珊道。你說他美麗卻有人討厭他。不歡喜他。文祥道。那麼除非妬忌他的女子了。寶珊道。不是你正猜不着呢。你道討厭他的不歡喜他的。是誰。乃是他的丈夫。文祥不信道。我雖不知道這女子的性情如何。但從他的容貌看去。他決不是個乖戾的女子。他的丈夫爲甚要厭他呢。寶珊道。你那裏知道此中詳細。待我來告訴你罷。於是便將姮娥家庭裏的情形和黃子琅待他的態度。一五一十的對陸文祥說了。文祥聽了。正要開口說時。只見大門裏走進一個倩影亭亭的女子。直呼道。寶珊姊。寶珊連忙走到窗口答道。姮

娥。我在廟房裏。你便到這裏來。龍文祥立起來。看時那女子正是剛纔看見的。照中人。心裏不覺一跳。腦筋裏正呆想時。姮娥已經走進來。寶珊給他介紹道。這位是我的表弟陸文祥先生。姮娥因向文祥鞠了一個躬。並呼了一聲陸先生。寶珊並爲文祥介紹過了。文祥因也回了一聲黃先生。他們便各坐下談論了。

(四)

有一天是一個風麗日和的日子。太陽光從玻璃窗內射入陸文祥的書室裏。照在黃色的寫字桌上。映作金光燦爛之色。那些懸挂在壁間的明山秀水和名花異卉的圖畫也似着了生氣。有欣欣向榮之意。那麼人生住在這種地方。自然應該有一種美趣和快感了。然而在陸文祥眼中看去。這書室簡直是他的煩惱發行所。他現在目光中所見的和射入他眼簾下的事事物物都似籠罩着愁雲慘霧。氣象蕭蕭。令人鬱鬱無歡。中心悵惘。回想五個月以前。彼人與表姊寶珊。既然蒞止。頓時覺得一室生香。樂意盎然。自身幾疑已是登仙。此後雖與他友誼日深。感情日厚。然

而種種的不快活卻也隨之俱來。我是個使君。有婦。他是個有夫羅敷。他憐我的娶婦不賢。我惜他的遇人不淑。正如世俗所說的「物傷其類」、「同病相憐」的話了。但是我們的社會還是個十八世紀的社會。我們男女有了交際。行爲不但是社會上的人。都要指摘。我們批評。我們就是曉得我們只有友誼關係的。也欲故造蜚語。以圖中傷我們。他們見我們的名譽敗壞了。我們正哭泣悲哀的不暇。他們卻在那裏露着牙齒冷笑。至於我那名義上的妻子。要管束我。他那名义上的丈夫。要管束他。更是不必說了。因為怎麼管束。不管束。便生了許多的煩惱。在起初。我得與他相遇。以為是我的莫大幸運。無上豔福。若得做一輩子朋友。那麼真是我前世修得的了。然而現在呢。他因為認識我的緣故。他的名譽差不多要敗壞了。至於我的名譽。原是不值什麼錢的。不必說我願為他的緣故。破產。我的名譽就是為了愛護他。不能不出巨大代價的犧牲。也是我所至願的。我想他這個也該知道的……要是他不知道呢。他不明白我的心意呢……唉。他前天寫信給我說。要來看我。有緊要的話對我說。我曉得我家裏管束我的人。今天要出去的所

以我約他。今天到我這裏來。那鐘上不是已經一點半鐘了麼。他不是說一點鐘便來的嗎。他爲甚還沒來呢。坐着不耐立着不安。看書更沒心思了……呀。姪……黃……你……來了麼。我等得你。好久呀。姪微微笑答道。請你原諒。我罷。我早就要來了。難道你不曉得我的……嗎。陸文祥也微笑道。怎麼不曉得。你坐了。再說。姪聽說坐下。但是兩目注着地。並不說什麼。陸文祥一時也尋不出什麼話頭來。兩人竟各默然無語。停了片晌。文祥從安樂椅上立起來。緩緩地走到姪的椅旁。他心裏想叫他。姪然而心頭已栗。鹿跳個不住。嘴裏只是說不出來。姪也不敢抬。他的粉臉來。恐怕那深藏在心底下的隱事顯現在臉上。被人偵察出來。文祥暗想我和他的友誼雖至深切。我和他的性情雖至吻合。我們的同情心雖到極點。然而從沒有發表過愛情的意思。我齒莽從事。他不要怒我的無禮。恨我的卑鄙。他若恨我的卑鄙。怒我的無禮。還肯同我做朋友嗎。然而我心裏已充滿了要說的話了。叫我怎能不說呢。他想到這裏。只覺得萬種思潮頓時湧上心來。實在遏制不住了。因鼓着勇氣對姪緩聲道。姪……姪你有什麼話麼。你要。

說什麼。你爲甚。不說呀。難道我得罪了你嗎。不是嗎。呀。姮娥。你還不曉得我的心嗎。我待你如何。你沒有覺得嗎。姮娥芳心裏的千愁萬慮。自己原是打着一個緊緊密密的結。自己不肯解散的。此時卻被陸文祥的幾句話輕輕打破了。他秋波中的淚顆竟像珍珠串斷了線一般的落下來。哭道。我早曉得你的爲人了。我早明白你的心了。你待我怎樣。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我卻知道你獨爲曉得我的心思。其實一點也不會明白。文祥沙聲答道。我不明白嗎。因此你傷心嗎。姮娥忽然立起來拭乾了淚珠。鎮定着態度。操着嚴靜沈肅的言語。對文祥說道。我老實告訴了你罷。我初次見你。已覺得你的爲人似乎很可親近。後來聽寶珊瑚說你家庭中的歷史。便代你惋惜爲什麼像你的一個男子。卻配着這種女子。以致夫婦無家庭的樂趣。因而反想若我這個人爲什麼也要被人剝奪人生的幸福呢。豈不是和你遭受同一箇境遇嗎。唉。這個也不必說了。不過。因此我於不知不覺中很歡喜和你親近。後來漸漸覺得你的性情志趣很合乎我腦筋中想像的一個男子的標準。我心裏的敬佩你也一天增加一天。我看你的留心我對待我和愛護我的。

熱忱也一天一天的進步起來。我得着你這樣的照顧，好似枯寂久陰之地，驟得了燦爛和煦的陽光。地上已枯的草根不免重行萌芽滋長起來。這是我敢承認的，也敢對你直說的。然而快樂的背後便是苦惱。我心裏方自慶幸得交你這個朋友，外面已是飛短流長批評証毀無所不至。起初還在背後說說，現在竟有當着面問我的了。你看叫我怎樣對付他們呢？家裏人聽了外面的話也來責問我。說我不顧名譽，敗壞他們的家聲。我說我不過在家裏氣悶，出去散散心，你便說不顧名譽，敗壞家聲。但你一天到晚在外面同外婦作樂，快活倒是應該的嗎？是體面的嗎？他怒道：做男子的自然有權可以娶小老婆，養外婦。做婦人的嫁了男子，便一輩子是男子的男子。要他怎樣便怎樣，那裏能容你自由主張去結交什麼男朋友呢？我們因此吵嘴了好幾場。最後的一次，幾乎要破裂起來。但我清夜自思，我和你親熱是不應該的。你有妻子，我有丈夫。你若待我好了，是你不忠於你的妻子。我若不以真誠待他，是我不貞於我的丈夫。況且長此下去，誰能保誰的不墮落呢？我已再三思維，千計萬慮，唯有從此各走各的路的方法。我並不歡喜斷絕。

你萬不得已纔忍痛出此。你也不必傷心。譬如你沒有遇見我或者忽然失蹤無處尋覓了。你若……陸文祥聽到這裏心中傷悲已極。眼眶中的眼淚已忍不住的流下來了。緊握着姮娥柔荑似的玉手道呀。姮娥怎麼……你要絕我嗎。棄掉我嗎。你不是說愛我的嗎。性情契合的嗎。你爲甚要斷絕我。我至愛的姮娥。你可曉得愛字的真義嗎。你可會對我說你的生活枯寂無味精神已死。只留着外面一個軀殼嗎。我也不是對你說我的真我。已死唯有重生一個新我嗎。那麼我。們何不直捷痛快的斬絕無謂的舊生活。重建有意識的新生命呢。況且他不忠心於你。你已無忠心於他的義務。你何必要顧慮那旁人的批評呢。我們是有密切關係的。他們與我們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難道以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可以阻止我們自己意志欲做的事嗎。難道我們經過結婚儀式的男女便沒有自己尋覓新生活和求到真快活的權利嗎。我愛我最親愛的姮娥。仔細思想你……爲甚搖頭。你還不醒悟嗎。你想棄絕我以後你還能過那無意識的生活嗎。你便是忍心棄絕了我。我如何能沒有……呢。我的靈魂已是你的了。你若斷絕我棄掉我。我只贖這。

軀體。有什麼用呢？你若愛我，你可願意我悲傷而死嗎？你又搖頭嗎？那樣你不願意我死了。但你爲甚……你可聽見外面有叩門的聲音了？或者是他回來了？你快些答應我罷……你怕旁人的批評？社會的輿論麼？那麼我們逃出這是非顛倒黑白混亂的悲慘世界到一個新的世界裏去尋我們的真快活？這豈不好嗎？我愛這個！你一定贊成的了？請你笑一笑呀！你真笑了？這笑美麗極了！你的容貌溫和極了！不知天上安琪兒的笑容有沒有？你這樣美麗溫和？唉，我們的新生命從你這一笑開始了。

(五)

萬山深處有茅屋一椽，面臨小湖，湖水清澈，一被微風吹動，便漪漣如織錦。屋之左面有平地二三畝，種着許多菜蔬花卉之類。屋之右面爲山巖，上有山地，平坦如臺，有石級可拾登。此臺若自臺上遠眺，則羣山在望，巖壑諸景悉在眼底。此時太陽已將西下，血紅的陽光照在山巔樹梢，都成紫色。平臺上有男女二人立着，閒眺晚景。那女子雖穿着素色布服，臉上不搽一點粉頰，上不

塗一點臘脂。手腕上不戴着金表珠鐲。然而他的美真是天地中的真美。萬物的自然之美的表現。可惜記者沒有受着天賦寫生的天才。所以遇着真美反而不敢妄寫。恐怕因此混亂了真美的境界。聽說天上仙女的美麗是世上所沒有的。我想世上女子的美麗不及仙女。或者失了自然和真的緣故。那麼這女子既然有了真的和自然之美。一定和天上的仙女同其美了。立在女子身旁的男子也粗衣短褐。好像一個鄉民農夫。兩人閒眺了一會。男子回身微笑。問道：吾愛。你處此境地心裏如何？女子回過臉來。嫣然一笑。道：我同你住在這裏。心神愉快。好比登仙。男子道：你本來是天上仙女。姮娥轉世。姮娥還未作答。文祥忽伸手指着太陽西沈處。說道：他們可還在那裏批評我們？他們作了許多無意識的批評。傷害了我們什麼呢？姮娥道：社會上的假輿論。造成了我們的真快活。文祥微笑不語。姮娥也報以倩笑。兩人遂相視而笑。不一會。陽光既盡。大地漸暝。兩人的笑容也緩緩隨着同散。

哭笑疾

覺迷

昔吾鄉一人有笑疾。視人顏色舉動少異，卽大笑不止。復一人有哭疾。與笑者殆稱合璧。每兩人相遇，便各發其疾。笑者見哭者之哭，則大笑。哭者見笑者之笑，則大哭。愈哭愈笑，愈笑愈哭。聞者爭往觀焉。填街塞巷數十里之外，多有至者。亦或笑或哭，各因其心之感觸而從旁駭嘆者，亦十之五六。羣犬聞人聲鼎沸，又從而狺狺不休。於是笑聲哭聲，衆譁聲，千百犬吠聲，聲聲相雜，閼然數里。兩家親朋勸慰言語，皆不聞。笑者至於痰喘氣索，哭者至於淚盡咽乾，猶相對張口拭目，不少止。但無聲而已。

日暮觀者漸散，家人強牽其臂歸閉之室中乃已。

覺迷曰：今之上下人民，患有此兩種疾病者，亦多多矣。特患笑者，日夜花天酒地，以療之。患哭者，朝夕牛馬攻苦，以愈之。故不聞笑亦不聞哭。嗚呼。

□ 佛門 求子 快活和尚

鄭正秋

(一)男女出世的第一步就有這麼大底分別嗎

甯波輪船的官艙裏有一位大老班對一箇大和尚說道內人此番出門一切都要大和尚照應。

那和尚回答說阿彌陀佛放心放心諸事有小僧擔待包管你家太太快快活活去快快活活來。就是了跟動身的娘姨聽了他兩人的話在旁邊暗暗地好笑。

太太接口對丈夫說道我又不是三歲兩歲何必要你多煩心哩你管你回去去陪你兩處小房子裏底好寶貝罷。

大老板一笑戲答道祇要你此去回來果然求子得子那就准可取消兩處小房子把兩個小娘

子都叫來伏侍你這位大娘子了。哈哈哈哈哈。
太太把嘴唇一撅在鼻子裏透出微微底聲音來哼哼兩聲之後接着又說我也不想蒲鞋伏侍
草鞋。常言道搖會養兒子氣力大不出的你這個恩心許在我的面前恐怕未必有還願的日子罷。

和尚聽聽倒也覺得快活得緊插嘴上來說阿彌陀佛我們那裏底送子觀音一向有求必應太太年紀又不大包在我和尚身上此去回來一定可以見一點顏色的

船快開了大老板向和尚打拱作揖把妻子託付給和尚又對妻子說一切事情都聽大和尚招呼就得了囑咐之後下船去了娘姨等老板去後剛剛回過頭來就看見和尚對太太睜花了眼睛底笑了一笑太太也還他一個眼前報娘姨識相得很推說頭痛到房艙裏睡覺去了這裏和尚把船錢并四倍於船錢的酒錢一起都先交給茶房他就陪着太太不吃飯討那太太的快活去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這和尚也算交而有信了。

底下。怎。麼。樣。記。者。要。尊。重。小。說。家。人。格。唯。有。：：：唉。遺。產。制。度。簡。直。是。墮。落。人。格。的。暗。翦。呵。

太。太。從。普。陀。歸。來。不。滿。半。年。肚。子。裏。已。經。好。像。藏。了。沙。田。甜。橙。似。的。凸。出。來。了。她。這。遭。底。快。活。真。
是。半。夜。裏。都。會。撲。嗤。一。聲。的。笑。將。起。來。的。這。是。新。婚。不。如。遠。歸。底。功。勞。呢。還。是。佛。門。點。化。之。功。呀。
還。是。正。路。貨。呢。還。是。舶。來。品。呀。她。自。己。心。裏。也。不。能。夠。黑。白。分。明。

那。位。大。老。板。也。大。快。活。以。爲。佛。法。无。邊。十。分。感。激。和。尚。因。爲。莫。辨。雌。雄。所。以。今。天。城。皇。廟。明。天。水。
仙。宮。今。天。吳。鑑。光。明。天。王。喬。松。求。籤。起。課。測。字。算。命。忙。得。個。不。亦。樂。乎。後。來。聽。得。王。冠。山。名。醫。說。
她。脈。象。定。是。男。胎。他。就。快。活。得。如。同。上。天。一。般。向。在。小。房。子。裏。輪。流。轉。的。現。在。可。遵。守。房。規。請。領。
照。會。了。遲。出。早。歸。達。生。篇。翻。得。爛。熟。常。常。請。醫。生。來。診。脈。聽。說。是。個。男。喜。他。的。嘴。簡。直。像。和。尚。所。
敲。底。木。魚。一。般。合。都。合。不。攏。來。

胎。懷。了。九。個。月。另。九。天。肚。子。裏。底。小。把。戲。尋。起。快。活。來。一。箇。筋。斗。細。模。細。相。底。在。裏。頭。翻。光。景。
是。拿。他。娘。尋。尋。快。活。的。可。是。他。娘。經。不。住。這。種。樣。子。底。尋。快。活。媽。呀。媽。呀。底。叫。起。來。了。呵。呵。這。個。

小孩子真會快活。他經她這樣拚命的喊。他在裏頭又翻得個起勁。好比一聲聲底喊。就是替他敲鑼鼓做後場似的。他並不知道他娘快活呢。還是不快活呵。

大老板又快活又着急。拜天拜地拜祖宗。拜竈家老爺。弄藥煎參湯。很忙。很忙。又輕輕地過來。問老婆怎麼樣。怎麼樣。

太太在最受不住底時候。聽得丈夫問她。她也忘其所以底答道。怎麼樣。怎麼樣……害人精哩。喳喳喳喳喳喳（話沒有說完又叫起來了）叫罷。又停一停。痛陣過後。接着又說道。巴巴底。要老婆養兒子。哪知道養兒子的苦。天爲什麼不叫男人自己養着。嘗嘗婦道人家的苦處哩。這句話可把守生等底人都引快活了。祇有一個丫頭。不會跟着大家笑。

啊好了。好了。生下來了。呱呱噏呱呱噏。哭聲傳到無論那個底耳朵裏。一屋子人聽了都快活的一辨雌雄。果然是男快活氣象充滿全房了。

大老板好比升了天了人彷彿在雲端裏快活得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底樣兒哩。洗呀包呀燭

個一陣大老板說阿彌陀佛薩菩有靈我們就替這小把戲提個名字叫做小和尚罷

(二)這是何等底快活呀

小和尚出世快活底人多着哩男女傭人快活的是來了叩頭道喜底機會可以到手紅紙包的喜封了親戚們底快活是來了叫恭喜底機會可以親近親近大老板得到薦生意借錢託他担保等等底當口了夥計們底快活是來了送禮賀喜底機會可以多多底討好討好有了加薪水同年底多派些花紅底巴望了朋友們底快活是來了送一點兒人情叫幾聲恭喜底機會可以到他家裏吃喝鬧賭個好幾天了真所謂『快活人人快活各有巧妙不同』哩。

小和尚出世那普陀山上底大和尚如何不用說當然也是大大底快活的他想緣簿上一定要交好運了已經先在簿上的許多善男子信女人的名氏兒正該齊打夥兒底預備着歡迎財主光降哩。

小和尚滿月了他的魅力真不小能叫繫綵的大快活能叫裝燈的大快活能叫燒菜辦酒席的

大快活能叫唱灘簧的大快活能叫念宣卷的大快活能叫天津班大快活剃頭底一天還能叫
髦兒班裏底大小角兒都快活連帶說書先生同變戲法的以及堂子裏出堂差先生都叨到他
快活底光大凡跟大老板有一點關係底人個個都快快活活地爲這小和尚勞動忙

小和尚小和尚小小月紀好大福氣三天開賀底使費足夠給教育四五十位窮苦子弟的學堂
開消二百多天哩然而這個小和尚他是一息息一微微底責任都不負的因爲他祇夠使人家
快活底資格他自己還夠不到快活底程度的緣故……所以在三日三夜裏底男男女女忙得
好快活得好他也不居功忙得不是快活得沒有意思他也不承受冤枉的

小和尚在鬧湯餅會的會期當中非但沒有快活底份兒而且覺得比往常格外底快活因爲他
的奶奶子在這三天裏頭改變了尋常底態度她很快活底改穿新衣裳可是小和尚覺得硬刺
刺底觸着小臉兒皮膚上很感不快何況她刻刻把太太們奶奶們小姐們賞給她的紙包就是
磕頭費也好算是她的叫喜費一包一句底拆開來數不清底數數了又包包了又拆拆了又數

數數。『數目』實在不小。自己稱贊自己財運亨通。覺得在鄉下從來不會見過許多錢聚在一堆。過底又覺得自己男人在鄉下雜貨鋪裏站櫃台。站上箇一節也不見得抵得上我的數。自她想。一回快活。一回數。一回快活。一回她末果然快活了。那個小和尚怎麼樣呢。哼。叫做大大底。不快活。喂奶的時候被數錢的時候佔據去不少。還有抱也抱得不自然。小和尚所以大不快活呀。這三天之中小和尚還有不快活底事情哩。他覺得常常有生面孔去抱他。常常有人去聞他的小臉兒。他的小嘴。他的小鼻子。大受其影响。有一位大家叫他老伯伯的高興起來。也來摸摸小和尚的頭。摸摸小和尚的臉。又去親親他的嘴。哪知道老口失撤。那兩撇鬍子毛刺刺的把小和尚弄火冒了呱底。一聲大喇叭吹起來了。唉唉這般人。因為要討大老板的好。所以對小和尚表示一種極歡喜底動作。想不到祇顧自己拍馬不顧小孩子。經不住麻煩你也抱我。也喚這也。那也。摸叫他剛滿月的人兒自然應接不暇了。這種樣子底尋快活恐怕於小兒衛生上都有妨。害罷。

(三)有兒子的太太好不威風凜凜呀

小和尚長大了到了六歲底時候奶是不吃。不過奶媽子還是用着到了夜裏或是天亮睡醒底辰光他總歸要一隻小手搭在左奶上一張小嘴唧牢了右奶頭吃乾。奶過乾癟這是小和尚的日常功課在這做功課底時候正是他非常之快活底時候他的老子娘祇求其快活吃乾奶有什麼關係他們是置之不問的。

有一天小和尚的姊姊就是二姨太的女兒同小和尚玩。要拿着他老子的束腰帶做長龍。什麼天長地長底快活一陣子不知怎的他的姊姊一個不小心把長龍一拖用力太大。小和尚小力氣不夠拖合撲地一交跌痛了鼻子那個鼻紅流出來了他哭了好一位公平底太太一聽見兒子哭馬上寶貝心肝肉底叫將出來看見鼻紅嚇極了弄涼水拍額角頭拿紙頭塞鼻孔嘴裏不停底心肝心肝只顧叫問是怎麼的小和尚指到他姊姊說是她呀她呀姆媽打呀打呀小和尚的姊姊原想討大娘的好陪陪小弟弟玩。拍拍小弟弟馬屁使得老頭子回來瞧見了。

快活。快活。使得她娘也好借這小和尚一點兒光過幾天。快活日子免得同三姨娘一樣。自從一同搬來并宅到如今朝朝夜夜受苦。辛呵唉事有湊巧要討好反而大不妙。小和尚一交她的小心眼兒就此卜卜跳了。現在看見小和尚說打呀打呀她倒很希望大娘高抬貴手打幾下子可以結束這一件長龍案。可惜她那大娘並不打祇對着她笑了幾笑。

哼哼哼鼻子裏轉氣底冷笑叫這小姑娘哪兒受得住急得幾乎要哭出來了。再加她大娘的兩個眼睛射着她牙齒咬着嘴唇皮鐵青着臉的逼着她。她真怕極了。她腳軟了。她身上發冷了。可憐底小女子單缺少了兩個翅膀飛不起來不然她一定飛起來逃走到親娘房裏去兜一轉情願再化作一隻鳥到那對待禽類一律平等底樹上去立足了。她要哭不敢哭要走不敢走剛想辨明是不小心的是失手的不是故意的。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拍底一下跟着又是拍底一下小姑娘的臉脹起來了。可是小和尚快活了。正反手兩面响底巴掌。是這位好一箇公平太太的拿手戲。她打了人倒是她先喊啊晴哦原來她手指上底戒指掙

痛了而且手底心辣辣的愈加恨如切骨索性把小姑娘拖到跟前打也不打儘拣小姑娘有肉的地方用力的搥還把指甲在她面上摺她痛極了哭傷心了很巴望人來救他總算巧的她那老子大老板回來了。

大老板帶了許多玩具回來走進門先要緊看小和尚把盒子蓋開拿給小和尚看小和尚看了又快活了不過東方武大郎替中國又上了一筆『抵制劣貨之成績』的賑罷了。

小姑娘的哭聲衝動了大老板他回過頭來看見母以子貴底貴太太一臉底不快活樣子連忙問做什麼太太發話了太太把手巾伸到眼睛上去了她做着哭聲她說我祇配絕子絕孫的你也不必費心了還要買什麼東西來倒不如一手把這小苦命叉死了免得人家早晚用盡心思叫她的千金小姐來謀他的小命哩。

大老板聽了摸不着頭腦追問情由那太太就告訴他說幸虧我出來得快不然小和尚性命難保你看你看這手巾上不盡是血嗎那邊不是一根腰帶嗎又指着小姑娘說還不是這小狐狸

受她娘的指使來下毒手嗎說罷又揩起眼睛來了限淚沒有一滴裝腔裝得十足

大老板越聽越氣手指着女兒罵道你好你好小姑娘急了哭着說我同他玩的不是有意的大老板不問三七二十一走過來把小姑娘狠命的踢幾脚可憐皮鞋腳踢在她腿上哪裏吃得住自然就跌倒了大老板嘴裏還咕噥道你配同他玩嗎你是什麼東西你是個女孩子呀你配同他玩嗎他是我們家傳宗接代底公子少爺你是個丫頭坯你配同他玩嗎你替我把手巾上底血舐光他說罷拿起手巾望她臉上丟來

小姑娘痛都痛暈了哪裏還能滿大老板的意哩大老板火越冒了看到一根鷄毛帚拿起來把小姑娘亂抽一陣子抽得小姑娘氣都回不過來殺豬也似底極叫起來小和尚原先希望只在於有人陪他吃一點兒小苦也就夠了料不到有這樣大鬧底結果的他莫名其妙的大受其驚嚇了看見他姊姊這樣底叫痛叫苦他好像自己受打自己吃痛也跟着大哭起來了

小和尚一哭那位小姐姐晦氣星鑽進頂門裏去了太太一面抱小和尚一面罵這鬼丫頭一天

到晚在那兒幹嗎呀恰好丫姐姐聞聲而至就吃太太一巴掌她說你既然曉得奶奶子往船上寄洋信去了大該不要離開小少爺你偏偏會走開去我看你一定同人家走到一條路上光景串通好了要害人哩

丫頭趕忙回答說阿彌陀佛天在上頭我的確爲怕下雨上露台高頭去收掉幾件衣服去的因爲有小姐在這兒同小少爺天長長地長長玩得很快活我所以才敢走一走的唉不提小姐還只罷了提起小姐更不得了太太又把她的拿手戲連演一演拍……拍……兩下把小姐姐姐的臉也打得紅腫起來了

小姐姐也哭了小和尚看了又哭了本來很快活底家庭經這位好不公平底太太小題大做地一鬧鬧得很不快活了小和尚究竟是小孩子哭哭也就在娘的懷裏睡着了小和尚既然睡着總該安靜了罷不等到小和尚由丫頭抱上樓陪他睡在床上後此地這位小姑娘的長龍案又重新提起訴訟來了

太太對着大老板說若不查查根柢將來小和尚性命終究難保的應該好好底問問她大老板很以爲然連說不錯不錯

小姑娘想痛還沒有停怎麼又有風波了恨不能立時變成一個螞蟻爬回親娘房裏去就是給人踏死死也死得爽快而且生生世世不願意再投人胎更不願意投胎轉生做男孩子因爲她將自己比他人恐怕她一投作男也要帶累姊姊妹妹丫頭等吃苦的

太太打定了主意忽然不快活底臉兒變作了很快活底顏色對小姑娘道我本來很歡喜你的都是你娘不好害你吃苦現在我明白了冤枉了你了你本來是好的祇要你現在也明白過來我把你除當我自己親生底孩子一樣看待過來好心肝你爸爸打痛了你嗎怪可憐的來來來我來替你揩揩眼淚唉你娘雖然看不得小和尚我倒看你捱了打怪肉痛的

這麼一來把個小姑娘弄昏了葫蘆裏賣底什麼藥實在弄得糊裏糊塗不知道怎麼才好不過一陣一陣底冤枉淚還是揩不盡的祇管流將出來大老板看着又有一點兒模糊猜不透太太

弄底是什麼玄虛。

太太的計畫發表了。她第一步入手就是把小姑娘一摟說道：「你別怕，祇要說『你娘叫你來暗算小弟弟』的一句話，我就叫你爸爸買新衣裳給你穿。」包你像小和尚一樣歡喜。你這可把小姑娘弄僵了。要照說罷，實在並無其事。要不說罷，雖老虎威利害，說又不好，不說又不好。心上真有二十四個吊桶，在裏頭吊住胆哩。一時無話可說，祇得兩眼瞪瞪地呆如木雞。一聲也不响，大老板也加入催促道：「說呀！小姑娘被逼不過，便說我不敢說鬼話。」呵呵，太太的鬼計不行。大老板也加入催促道：「說呀！小姑娘被逼不過，便說我不敢說鬼話。」呵呵，太太的鬼計不行。惱羞成怒，把小姑娘一推一個筋斗，罵道：「好不識抬舉的東西！」敬酒不吃吃罰酒。正在這個時候，二姨太苦癟癟底出來。大老板頓時哼哼的兩聲，接着對她說道：「教得好女兒呀。自己不爭氣，不會養兒子，應該修修才是怎麼非。但自己以為對不起男人，反而心念念叫這鬼丫頭來暗算大太太養底兒子哩。你這個人有心肝沒有？早知如此，不該并宅的直簡不該娶你的。」

二姨太聽了。阿呀一聲。血都噴得出來。想想真是無風起浪。這個晴天霹靂。不知道從何而來的。哩看看自己一塊親骨肉。倒在地上。見了娘格外鬱抑。格外哭得可憐。實在心痛到二十四分。沒有法子。祇好怨自己命苦。爲什麼不也生一個男孩子呢。一面很可憐的對丈夫說。我在房裏做小少爺的鞋子。一點兒事情都不知道。你的话好像太冤枉了人了罷。

大老板把檯子一拍。說從今以後不准你叫鬼了頭。同小少爺玩。再要闖禍。就把你送回清江浦。遠去做你的苦工去。反正你是我買你來養兒子的。不是三媒六證紅燈花轎抬進門的。對就吃。口現成飯。不對祇管跟我滾。你媽的蛋。

二姨太忍不住說。養兒子又不是一箇人的事。大老板無語可答。不過要討好生過兒子的大太太。歡喜對準二姨太臉一個巴掌打個正着。二姨太哭了。小姑娘更心痛。然而大太太快活了。做好做歹。把大老板勸上樓去。這裏單有她們母女兩個。你想她們快活不快活。

(四) 小巴戲同小巴戲交戰大人何必打上門呢

小和尚十歲了。其中生病底次數也不少。很替那些算命測字和尚道士以及看香頭關亡婆等。等造就了好多快活底機會。遇到吃喜酒呀過年過節呀。那些銀樓同綢緞莊上很出些生意。什麼游戲場呀戲園子呀大餐館中菜館呀汽車夫呀馬車夫呀。都很盼着小和尚快活時候底光的。

當年二月裏小和尚上學回來看見一條弄裏叫小毛頭的孩子頭上戴一頂新花樣底絨線帽。就去搶下來玩。玩小毛頭追小和尚逃來逃去。他很以爲快活。逃到弄堂底裏兩個小把戲就此武力解決了。小毛頭把小和尚一把拉牢。小和尚伸出一隻小手打着了小毛頭兩下反手耳光。小心眼兒裏格外快活了。小毛頭吃不住小和尚的家傳拿手戲。十分利害。小臉上痛極了。牙齒裏出血了。更加死扭住小和尚不肯放。一面哭一面罵小癟三。你打好。喫一面又伸脚想踢他。哪裏知道小和尚並沒有被他踢着自己的小額角頭上倒又被小和尚抓了兩把連血都抓出来了。小和尚又快活了。小毛頭急了。只管吐饑睡。小和尚還要飛起小腿來踢。可巧前弄堂裏有。

個叫大心官。在旁邊看得明白。心裏氣不忿過來。打個抱不平。攔住了小和尚。不許跑。

妙哉。妙哉。小和尚簡直不服。排解連第三者都踢起來了。大心官於是大發脾氣。在小和尚頭上拍了一一下子。把個小和尚打急了。要想再用巴掌老調。可惜人欠高手舉起來還夠不到大心官的肩頭哩。那裏打得着他的耳光呀。但是不打還他是大大底不快活的。所以拼命趕上去。踏大心官的腳背。大心官的一隻白襪子上立刻變成繡滿了黑花似的了。他恨極了。提起腳來對準小和尚的小膀上一勾。小和尚一個吃不住。合仆撻一交。跌掉了一個門牙。也流血了。

不好了。小和尚張開了木魚似底嘴。媽媽呱。操你娘的口呀。操你娘的口呀。連連不絕底。叫罵那個小毛頭看見他倒在地上。就奔過去跨住了。作小拳奉敬的勾當。打着了快活之至。爬起身就逃回家去。小和尚更加恨了起來。追。小毛頭看看。追不着了。就哭回家去了。

大老板同太太正在商量買什麼東西給兒子下學吃。忽地聽見小和尚哭進門。可了不得。好比天翻地覆似的奔下來。問緣故。說是先生打你嗎。你別哭。明天我到學堂裏去替你出氣。定歸。

換一個學堂。就是了。太太說。不對的。你看他。一嘴的血。一定又是給人家暗算的小和尚哭得祇顛雙腳跳。一時說不出所以然。拉着老子出門。剛剛碰着大心官。拿着從弄底拾起來底絨線帽。預備送還小毛頭家去的。就被小和尚指住罵道。媽的口。你打我。你打我大老板。到此才明白。趕上來要抓大心官。大心官伶俐乖巧。不肯吃眼前虧。飛也似地逃回前弄去了。

太太那裏肯歇。叫着娘。姨丫頭。又叫你們樓上人都死光了嗎。出了這麼大底亂子。還不下來。一同出去本嗎。這還了得。這還了得。三姨太認爲這是討太太好底極妙時機。果然趕下樓來。嘴裏還喊道。你們快來呀。被她一喊。二姨太母女兩個也得趕快底跑下扶梯。一個不小心。蹩了。一根脚筋。又不能不一蹣一蹣地蹣出去。跟着一齊到前弄裏去。但是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全家既經都爲小和尚出門去了。想不到作成了一個賊伯伯。進去把銀水烟袋一支銀製送子觀音。一尊不告而取的去了。

小和尚一路走一路。把你娘的口像唱山歌一般的罵不絕口。唉。小孩子心地本來是乾淨的。

怎麼社會上大多數底兒童都愛說這種流行的謠話哩。這是誰的罪過。這是誰的罪過。

大心官知道不對來不及做閉門羹可惜火功不到家經不起大老板率領着全班娘子軍在外。乒乓劈拍底打上門她怕門要倒了只好開門放她們進來。

有趣有趣大隊人馬衝鋒似的衝了進去可是靜悄悄地一個人影子都沒有她們砰礮砰礮底。碰。抬。拍。檻。大。鬧。大。吵。只見從廚房裏走出一個白髮龍鍾的老太婆來。太太把她一把拖住問她。

要人她慌做一團說不與我相干我是娘姨不是東家呀。

她們你罵一句我罵一聲无非是跟着太太同樣底罵法什麼小鳥龜小殺千刀小浮尸小短命。小殺坯小強盜小死人小鬼小賊的亂罵一陣子又罵你們爹娘死光了嗎還是二姨太說同娘姨鬧不出什麼道理來的還是問問她她的東家在哪兒叫她去找得來問問她東家的好老太婆聽得且喜有了一條生路了馬上接口說東家娘娘在對過打牌我來叫去我來叫去她說完一徑去了。

門口。看熱鬧的。頓時容滿了東家。娘。回來。漲的面孔。血紅。問是什麼了。太太。把小和尚的牙齒。指給她看。說是你家好兒子打的。硬要她賠還兩個門牙。賠不出的話。要她叫兒子出來。也要照式。照樣。給她們打掉他兩個門牙。

東家。娘娘。沒法了。叫大心官。大心官。叫了半天。也不見兒子出來。她只好千不是。萬不是。底賠了。許多。不是。她們。不答應。定要到裏面去查。各人分頭去搜尋。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尋搜遍了。沒有。一點兒影蹤。她們總不甘心。要東家。娘娘。給一個下落。吵鬧得十分利害。

旁邊人看不過了。派她們的不是大老板。跟大衆。又衝突起來了。正在起鬨。一部包車。到門口。停。下。原來。主人。來了。進來。一問明白之後。忙道。明天替你們點。還香燭。就是了。她們還不肯依。主人。大發雷霆之怒。說打電話。叫巡捕房派人來解決。呵呵。她們一聽。巡捕房也會嚇起來的。很沒趣。的自己收篷。自己落場。太太還要他履行前約。點香燭。放邊炮。那主人說。睬你吳靈光。給你臉。不要臉。快跟我滾。

太太還要爭面子被看底人異口同聲一罵一趕她沒有下場忽然看見二姨太低着頭現出很不好意思底樣子她就此發話道呀你們怎麼都跑了出來了不知道家裏沒有人嗎唉一個個好像都不吃粥飯的一點事都不懂說着借此拉着小和尚就跑而且跑得個快

大老板也借此罵佣人死人死人一路罵一路跑了去了二姨太她們也祇好忍着氣大家回去看底人都以爲又好氣又好笑大家說長道短一鬨而散白髮老婆才始把門關了

東家娘娘以爲大心官躲在樓上叫了幾聲終不見回答她急得要命正想叫老太太婆出去找却不想門又蓬蓬蓬敲得很急的响了她又是一嚇等到開門一看原來就是大心官她快活了但是口頭仍舊埋怨他不該闖禍

大心官看見他老子生氣上前叫了一聲他老子說我住在此地六年了從來祇有替人家排解底份沒有同人家吵鬧底份豈知乎爲你這個小不成人的東西居然給人家打上門參蹭踢我們做爹娘的蹭踢到十二分你究竟爲什麼事要去打他呢大心官一句不隱瞞把所有事一概說

了出來。並且說他開門之後自己身體就躲在大門背後。她們大隊人馬衝進客堂。我却從門背後溜出大門。把絨線帽拿去還小毛頭。小毛頭家姆媽好極了。下一碗蝦仁餛飩給我吃。還給我兩盒出核陳皮梅。說罷從衣袋裏拿出來交給娘。他老子聽了倒不好埋怨他。而且很以他爲肖子。排難解紛。遇着野蠻人也祇能夠拿武力來保護受屈底。一方面的他所以臉色轉過來了。說兩句「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子」。他們老子娘這樣縱容小和尚實在不是愛他。却是害他哩。大心官聽得非常之快活。

(五) 小巴戲爲什麼怪會貪小便宜

小和尚對於粥飯倒不大着重的。他每日底口福在乎買零食。弄堂裏賣五香豆的老七。賣糖粥的金寶。賣花生米的山東老賣。玫瑰白糖。炒飯糕的小蘇州賣排骨的老槍賣甜酒釀的阿六等。等的小販。到小和尚地方總可以得到快活底結果的。不過托糖盤賣冠生園結汁牛肉等等吃食東西的阿桂曾經吃大老板打過巴掌的。所以他情願餓死不願意再來做小和尚家生意了。

因為有一時天天缺少東西。後來一留意知道是小和尚偷的。進去說說。反被他老子打了兩下。巴掌。他窮。雖窮志氣還沒有窮光。所以不願做他家生意的。

小販來是小和尚快活底時候。時鮮貨到又是小和尚快活底時候。好像大小一切水果都是小和尚快活底資料。小和尚的弄堂口有一家糖食鋪。他有一次上去隔着櫃檯伸手過去說買三隻板的金剛肚臍。（就是芝麻小金錢餅）哪裏知道這家鋪子並不十分大。糕餅同糖食不分櫃的。所以小和尚站底那個櫃台上就擺着一盤的三角糖子。他把小手伸過去遞錢給夥計拿到了餅。手收回來。无意之中袖子底下已經粘牢了兩粒粽子糖了。他回到家裏發現了這件快活事情。他從此每天定有三五次到糖食鋪去買東西。專門揀粽子糖的地方。站用老法子遞錢。不過有意的把臂膊使使勁。就此縮回來緊緊地挾着。回來看看。沒有一次脫空的。最多底一次竟會有到七粒。他很快活。告訴他老子娘。他老子娘也大大底快活。稱贊他前程遠大。將來一定精明強幹。足智多謀。有作有爲。有才學的小和尚自然大快活而特快活了。

小販們慢慢的也有些不快活了。做做小和尚的生意往往東西會不翼而飛的。但是多多注意哩。還有做到好生意的時候並非絕對沒有快活底結果的。祇有做木人頭戲的同變戲法的做猢猻出把戲的還有唱打牙牌的這般人遇着小和尚就算倒了霉了錢是半分不出的。看是姑在頭排的胡說二十四起是要「說個明白」的。遇到兜討錢時他是第一個桃之夭夭的而且妙在他一聽見鑼响他是馬上要喊娘的（姆媽姆媽給我兩個銅板）他娘无有不給的。他拿了可是專飽口福不作別用的。所以這般江湖老看見他就不活快的。等到人家錢給過了二次開場了。小和尚又大光駕臨了。又擠在前面了。拍手拍腳地哈哈笑快活得了不得了。故此除了賣吃東西的就不大容易在地身上快快活活的。

講到吃小和尚還有一個脾氣。無論吃粥吃飯小菜當中最好底一碗他總要施在他的面前來的。霸住獨個人快活快活地吃的。這是他的日常舊規。

有一天剛剛遇着有一碗滷香瓜湯燉蛋是小和尚看見了最最快活的自然一拖就拖在自己。

手跟前了。他那不知趣底姊妹，因爲這一天菜裏面沒有一碗湯吃不下飯，再加胃氣痛底病還沒有好全，故此勉強下咽，總覺得胸脯裏像火燒似的痛不可耐，又怕罪過不肯吃剩飯，碗真真沒法，祇好拿起湯匙來，抄一瓢羹，燉蛋來下飯。小和尚看見了，雙腳在踢櫈上跳得咚咚响，竟像還祇三歲兩歲一般，放聲大哭起來。

小和尚一哭，他娘本來手裏拿着象牙筷兒的，隨手就在小姑娘頭上亂打，打得頭上凸起了四條橫，把她飯碗搶下來，不准她再吃。而且吩咐從此不准她同桌吃飯。小和尚看到了方才快活過來，但是二姨太眼望着女兒受了罪，哪裏快活得出哩？子吃黃蓮說不出底苦。二姨太確確乎有這種景象，祇好低着頭，勉勉强强把幾口飯划到嘴裏，立起來，望自己房裏跑。一進房門，就聽見女兒在牀上哭，她一傷心，嘴裏底飯連着喉嚨管裏的食物一齊嘔了出來。小姑娘聽得趕快爬起來替娘拍拍背心，叫得一聲，媽，底下就不响了。氣鬱住了，要說便要免不掉哭音了。她怕娘更加傷心，所以還是不响的好。

二姨太抬起头來兩眼望着女兒嘴唇一癟一癟忍不住發出抖抖底聲音說道我對不起你：我枉爲也算是一個娘……小姑娘急了忙道媽媽你別這麼着呀……你這樣……我心痛……祇怪我不是一個男孩子……累你媽媽天天受氣……她們娘女兒倆對哭着沒有防備隔牆有耳禍事又重新來了。

小和尚等二姨太走了聽見他娘對三姨太說哼娘女兒好去咒罵了他就丢了飯碗輕輕地走到二姨太房門口偷聽壁腳聽到了就奔過去告訴說媽媽媽大鬼罵你枉爲人囉什麼死娘囉小鬼罵你小五車囉狗入的囉還有還有……什麼什麼的囉好多好多哩三姨太趁勢討好說小少爺真乖巧將來一定彈爺勝祖宗的太太果然一笑三姨太見太太一快活心想此馬拍來正着自己也快活非常小和尚聽見稱贊他的謠話他也很快活把飯往蛋碗裏一倒淘和好了快快活活地吃下去了。

等到大老板回來他先告訴老子說姊姊搶他的菜吃再加太太加鹽加醬的火上添了許多底。

油大老板叫丫頭去把二姨太母女叫出來審堂也似的審問罵得狗血噴頭這位丫姐姐已經變成老丫頭了至今不會對人家她天天過底生活何等底不快活心裏不快活底人看見了不平底事很容易起同病相憐底感觸她看二姨太同小姐這樣苦她在當夜買通了一過對門的娘姨預備逃走又私下勸二姨太同小姐一起逃生

第二天這位老丫頭同太太除頭卸裝放首飾趁人一個不防備偷藏一枝珠押髮一枝金剛鑽的挖耳兩只金剛鑽的耳環她就揀着一死大胆的吃過晚飯等人靜了在外面叫好了車子把二姨太母女兩個叫出來四個人一部馬車向火車站去了

明天事情破了小和尚很快活大太太也未嘗不快活不過失掉東西未免不快活罷了三姨太見少了一個從前同她吃過醋的人倒也很快活大老板想起前情倒有些意不過還怕她們三個人錢帶去太少不夠用哩

太太拼命催大老板叫包打聽去查大老板嘴上答應得很好不過並不着力去辦總算含糊過

去了。三姨太是慣會討小和尚快活的。至此叨着二姨太一逃之光居然能得大老板憐惜起來。一連在她房裏過了幾天。大老板很懊悔當初聽太太的話把三個人并做一宅現在怕三姨太也要鴻飛冥冥所以格外底溫存溫存她快活極了好像泥菩薩臉上開了光了在佣人跟前說話也響亮了。又好像馬上就要有受人香烟的資格了。然而太太不快活了。小和尚祇要閑玩閑食的功課照常不減還是日日夜夜很快活的。

三個逃走底人她們如其在惡制度底下還是逃不了。壓迫請問這是誰的罪過。

□ 大同 快活世界

張碧梧

和暖的春風真正利害吹不上幾天把那一樹一木一花一草都吹出無數碧綠的嫩芽來做成一派春色還有那知情的燕子斜着翅膀飛來飛去和那識趣的黃鸝鼓起如簧之舌唱着委婉動聽的小歌更使得這春天氣象有聲有色可是這種天氣也最是困人我們忙着做事還不大覺得那班終日閑散的朋友祇須吃過午飯就得打磕睡所以唐人詩上有『困人天氣日初長』那句詩咧且說有一天午後我閒坐在書房裏看書消遣正看得出神的時候忽覺我的身體並不坐在椅子上却飄飄蕩蕩升到半空耳邊祇聽得呼呼的風聲我的眼睛本是閉上這時却很想睜開來看個究竟但又不敢因爲我嘗見過一本小書上說是有一個仙家作起法來要把一個人吹到甚麼地方去臨吹起的時候這仙家向那人說你在路上萬萬不可睜開眼睛你若

不聽我的話就得從空中跌下去。跌得碎骨粉身。我的腦海裏既然有這個印象。還敢睜開眼睛麼？挺好糊裏糊塗。憑這身體吹去了。但是我心中十分害怕。心想將來不知落在甚麼地方。萬一落在南北極。我這昂藏七尺之軀就得葬送在冰天雪地之中。若是落到赤道上去。烈日如火。也得活活的把我燒死。再如落在深山中或是大海裏。我不是被野獸吃掉。就是葬身魚腹。我不是有死無生了麼？我這一想幾乎要哭出來。但又想哭有何用。怕也無益。不如耐着性子聽天由命罷。這時我耳邊的風聲覺得更大。並覺得我的身子越飛越高。想來距離地面總有好幾千尺了。這樣不知吹了多少時候。忽然間我耳邊沒有了風聲。身子也不飄蕩。微微頓腳也站在實在的地方了。我心想難道已落在地面上了麼？但祇覺得身子上升。並未覺得下降。怎麼會到地面上來呢？不由得十分詫異。當下大着胆睜眼一看。誰說不在地面上？這裏正是一片平原。一眼望出去。不見人影。也沒有房屋。但那天然的景致真有說不出的妙處。既不像西北各省山多地燥。塵沙蔽天。比那南幾省山明水秀之鄉還要清麗。上幾倍。畢竟是个甚麼所在呢？當下我坐在草。

地上定了一回。神這纔有些醒悟道：我必不在地球上面上了。試想我的身子既未覺得落下去，就無再回到地球上的理由。這裏必是另一個世界說不定。我已到了別個大行星裏面。我這樣一想，頓時快活起來。方纔的恐怖心一些也沒有了。我想現在有許多天文家。他們常說除了地球之外，別個大行星裏必然也有世界。就處心積慮，想得着個方法和別個世界交通。但直忙到如今，用去許多腦力和精神，也沒得着這個方法。那個理想是否確實，還成一個絕大的疑問。不想我今天却毫不費力，竟然到了這別個世界裏。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這真是我的莫大造化。我必得盡我的力量調查這個世界裏的風俗人情。將來再回到地球上，就可宣示世人。做一個空前的大發明家也不虛此一行了。我想得快活極了，就一蹤身從草地上跳起來，順着一條廣闊坦平的大道，直向前走。想去尋一個人，做我的嚮導。我走不多會，恰巧迎面來了一人。我仔細看他，容貌和我差不多，但穿的衣服，既不是寬衣博袖的像中國式，也不像外國裝短衣長褲，却另有一種神氣。這時我忽想着一件很困難的事：我和這人既不同，在個世界裏言語當然。

雨樣萬一言語不通那便怎麼處我正狐疑着那人也已看見我。就露出一種很詫異的樣子我當即很恭敬的向他點點頭放出清朗的聲音咬準字眼說道借問一聲這是甚麼國度這裏叫甚麼地名我以為他聽了我的話必然瞪眼向着我一字不懂不料他也說道你從那裏來的我看你的服式不是我們世界上的。我見他竟懂我的話這一樂非同小可連忙回答道正是我是從地球上來的那人道甚麼地球。地球是個很大的行星我們久經曉得那裏也有世界但苦沒有方法和他交通你是怎樣來的我就把吹到這裏的事告訴了他那人聽了道這真是奇事了活該這兩個世界應當通成一氣你竟會吹到這裏我又問道這是那一國呢那人道我們世界裏已到了大同時代不分甚麼國籍籠統一個名稱就叫做快活世界我道那麼比較我們地球上進化得多了我們說了半天話還沒請教你尊姓大名那人道我姓孫名叫做筱萍你呢我也把姓名告訴他並說明我是中國人筱萍道這裏不是談話之所且請到我家裏去罷我道很好祇不過要打擾了筱萍道不必客氣當下他在前面引路我跟着他走約摸走了二十分鐘的

光景。我見前面有一座高大的房屋。筱萍就指着道那裏就到了我們又走了一會已到了房屋面前。我見這房屋造得堂皇富麗與衆不同。想我在上海地方甚麼東洋式、德國式和英國式的房屋不知見了多少。但總不及這房屋好看。本來他們的世界既已大同工藝自進步到極點。當然有這種好建築了。筱萍引我到了裏面。又請他父親出來。他父親名叫厚萍。是位老博士。又是位考古家。他聽說我是從地球上來的好似得着一件古物。很可供給他研究。就很高興的出來見我。我以為他是個有學問的人。很想向他探問這世界裏的情形。也就表示十二分的親熱並述明我的意思。老博士道入鄉問俗。這個是應當的。待我慢慢說給你聽。再引你到各處去參觀。我道了謝。道這就好極了。我調查明白後就可編成一部書。將來我回到地球上發出去。怕不人人以為希奇。爭先搶着看。麼老博士笑道話雖如此。可是未必再有那陣好風把你送回地球上去。我聽了這話不由得想到家裏說不定就從此永別。心下覺得很爲酸楚。老博士已看出我的意思。連忙用話岔開道我們出去調查。你若穿這套衣服必惹起大衆注意。那就很不便於行。

事。你還是換上我們的服式。我連聲道。好當即換了衣服。隨着他們父子二人走出大門上了大道。我見這大道上熱鬧極了。兩旁的房屋都有十幾層樓高。大約從那最高的一層樓望下來。走路的人不過祇有猴子大小。道上的車子也多得沒數目來來去去。真如穿梭一般。車上的鈴聲和喇叭聲。鬧得不亦樂乎。我本是個老上海。走慣那熱鬧馬路的。可是到了這裏。也叫我有些手足無所措。胸頭覺得別別的亂跳。心想我這一條命方纔不曾跌死。此刻到要留心些。莫被車子輾死。我正這般想。忽聽得我背後嗚嗚的幾聲。我知道是汽車來了。回頭一看。見果然是部汽車。離開我祇有二三尺遠。我這一嚇。直嚇得魂靈出竅。連忙向旁邊一跳。那汽車就直衝過去。我捏了一把冷汗。向老博士道。險得很呀。略慢一步。我早已死了。老博士道。你以為那汽車將要衝倒你麼。你請放心。萬萬沒有這回事。你想人的性命何等貴重。開車的人。那敢把車子衝到人的身上。斷送人的性命。而且開車的人也受過高等教育。他對於良心和道德上也不忍鬧出這種慘酷的事來。但你却嚇到如此。難道你們中國常常有這種慘事發生麼。我道。說來很覺慚愧。慢說。

常有這種慘事發生，簡直是沒一天沒有呢。統計起來一年當中不幸死在這車輪之下的冤鬼，總死數百人以上。因為車子把人衝死，法律上對於開車人規定的罪名很為輕微，至多不過罰幾十塊錢罷了。有時還硬說是死者自不小心開車的人無罪。開釋老博士聽到這裏連聲說道：慘極了！慘極了！你莫見氣怎麼中國人竟這等野蠻不講人道主義。我道講到人道主義，那班開車的人都是未受過教育的。那能懂得？我以為法律上定的罪名如果加重些，那種慘事一定可以減少許多。老博士道：你這個見解也很不透達了。法律這件東西，祇能處治已犯罪者。的罪名却不能鏟除未犯罪者的罪心。譬如一個人犯了罪，用法律來處治他。他的罪名是成立了。他必然懊悔。當初不該做這惡事了。但是那無數未犯罪的人仍舊在那兒做惡事，仍舊不會覺悟。這樣看來，雖是嚴刑峻法，也不是根本解決的道理。要求根本上的解決，莫如實施教育，發揚道德，提高人格，使得人人澈底覺悟，不存一些惡念。所以我們快活世界中是沒有法律的。我聽他這

番話已覺得十分新奇。再聽他說快活世界中是沒有法律就更爲詫異。不由的問道：怎麼說？你們快活世界中是沒有法律麼？老博士道：正是。因爲法律是無用的，就慢慢淘汰去了。但是上世紀中也有甚麼國際公德和民法刑法種種的名目？後來人類逐漸進化，世界已歸大同，既無國籍的分別，還要那國際公德何用？人民程度既高，再沒有作奸犯科的事。民法刑法也就失了效用。都變成歷史上的陳迹了。我極口稱贊道：這纔真是快活世界呢！我們走着說着，已走了好幾條街。我見那許多走路的人，無論男女，都有一種相助相讓的精神，就拿走路說，絕無爭先恐後。你推我擠的惡習。他們穿的衣服，雖也有的很華麗，有的很樸質，但都穿得整齊清潔。沒有一個褴褛污穢的人。更把那廣闊的街道顯得分外堂皇。我心下暗暗稱奇，難道這快活世界上盡都富翁和小康之家？沒有一個窮苦的人麼？而且還有一件奇事，使得我格外不解，就是那無數行人當中，連一個小孩子也沒有。這快活世界上凡百事物，縱然說是文明進步到極點，怎會路上沒有小孩子呢？恐怕走遍地球上的各國，無論先進和後進文明，和野蠻也決無這種現狀？我

的好奇心就不由得大動再也忍耐不住就向老博士道我請問你你們這世界上窮人和小孩子都到那裏去了怎麼路上一個也看不見老博士望了我一眼笑了一笑道你到留心得很竟能看出這種現象來你這一問我要分兩層答覆你第一快活世界上真個沒有窮人因為教育普及各人都有一技之長足能謀生自立別樣不說單說工廠一項統計快活世界上所有的大約總在十萬家左右這十萬家工廠裏面要養活多少窮人你僅就這一層上着想就可明白快活世界上所以沒有窮人的道理了至於那種有殘疾的人也有專門收納他們的地方無論瞎子啞吧和手足殘廢的人都教給他們做一種特別的工藝總而言之全快活世界上却沒有一個坐着分利的人所以社會上的經濟力自然很為富裕了第二你說不會看見小孩子這更不足為奇了現在是甚麼時兒正是他們在學堂裏讀書的時候自然不能跑到路上來了我道這快活世界上必是實行強迫教育所以家家的子弟必得入學讀書老博士道如今談不到道強迫教育了這還是世紀陳腐的方法現在是不必強迫家家的子弟都甘願的去受教育因為

人類的心裏都以不受教育爲最大羞恥的事。終生不能洗去的我不由得很驚詫道這樣說來這教育程度可謂爲已登峯造極了。無怪這世界能個大同有這雍雍睦睦的好氣象可敬可敬。筱萍從旁插嘴道你祇管誇贊我們羨慕我們難道你們中國沒有教育麼我道雖有教育却是等於無教育因爲那幼稚的教育如今已將破產了。老博士很詫異道世界可以破裂教育萬無破產之理我不由的嘆了一口氣道然而竟破產了。教育家都有餓死的危險了。老博士道真有這等事。麼一個國家到了教育破產的地位還能算個國家麼不是我說句過分的話教育破產的國家這國基也就根本動搖一定不能持久的了。我連聲道精確之論所以我們中國如今已危如累卵了。老博士也嘆了一口氣表示他很替我們惋惜的意思我們又走了一會老博士道這大道之上情形不過如此也無多參觀之必要我且引你到一個去處你看了更可明白這快活世界上天然生產力之豐富了我道很好但不知這個所在距此多遠老博士道不過一二里路於是我們一面走一面說些閒話不知不覺已離了那熱鬧的街道却到了空曠的地方我

眼看出去都是一方方的田地上面生着碧綠色的植物我雖不認識是些甚麼必然都是糧食這時老博士發出很鄭重的聲音向我說道你看這許多田地修理得可整齊麼我道整齊極了這都是農人勞苦的成績老博士道但是整齊並不希奇你要曉得這許多田地年年都可豐收的一月不下雨既不能乾枯這禾苗天天下大雨也不能淹死他一莖這禾苗都能依着他生發的本能開花結實我聽了這話有些不相信就問道可是這禾苗是特別種類不怕乾和淹麼老博士道不是不是植物的性質雖有喜於燥或喜於濕的分別但沒有水旱都不怕的我們種的田禾所以不怕天旱也不怕久雨並非是種類的特別都全在人工的維持因為我們對於洩水和蓄水的方法都非常注重每若干畝田地當中就有一個蓄水池四周又都有溝道可通倘若遇着天旱蓄水池裏的積水儘數灌溉這若干畝田地若是霪雨不止田沒有了積水那四周的溝道也儘能宣洩此外還有各種營養培植的方法隨時酌用好似一個人既能這樣衛生他的身體還有不強壯的道理麼我點頭稱是道極是極是這許多方法我們中國農學專家也會屢屢

提。起。可。惜。至。今。還。未。能。實。行。所。以。水。旱。天。災。年。年。都。有。餓。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萬。呢。老。博。士。道。
可。慘。可。慘。所。以。我。常。說。這。種。大。水。或。大。旱。與。其。謂。爲。天。災。還。是。叫。做。自。作。之。孽。較。爲。切。當。些。這。時。
筱。萍。又。道。我。們。快。活。世。界。現。代。的。文。明。和。工。藝。你。已。大。略。看。得。一。二。我。們。可。再。引。你。到。博。物。院。去。
看。看。我。們。古。代。的。文。化。你。道。可。好。我。連。聲。道。很。好。我。很。願。意。去。的。我。們。三。人。就。又。折。回。原。路。走。上。
一。條。大。道。等。走。完。這。大。道。就。見。有。一。所。大。屋。攔。住。去。路。我。問。道。這。就。是。博。物。院。麼。老。博。士。道。正。是。
你。且。隨。着。我。來。我。一。面。跟。他。走。一。面。細。看。這。房。屋。祇。覺。他。的。結。構。和。裝。飾。無。處。不。含。有。極。高。貴。的。
美。術。性。質。却。想。不。出。一。個。最。切。當。的。批。評。等。到。走。進。裏。面。見。陳。列。的。東。西。不。知。有。多。少。我。也。不。暇。
一。一。細。看。最。觸。目。的。就。是。一。把。軍。刀。和。一。桿。毛。瑟。鎗。我。想。這。兩。件。東。西。真。是。普。通。極。了。也。值。得。放。
在。博。物。院。裏。來。麼。想。來。必。是。當。初。甚。麼。偉。人。用。的。造。下。大。大。的。功。勞。如。今。他。已。死。了。就。把。這。兩。件。
東。西。放。在。這。裏。讓。後。人。來。景。仰。但。這。偉。人。是。誰。呢。我。就。問。老。博。士。老。博。士。道。這一。刀。一。鎗。並。無。歷。
史。上。的。意。味。不。過。是。古。代。的。東。西。如。今。是。沒。有。了。所。以。當。作。希。奇。陳。列。在。這。裏。我。道。如。今。快。活。世。

界上已沒有這兩件西東。麼老博士道：正是。倘若仍有這種不祥之物，世界怎能大同？怎能稱做快活世界呢？我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我出世以後，世界上已是沒有這些東西。但我查考古代的書籍，知道這是古時代用着打仗的，也就是殘殺人類用的。後來世界文明逐漸進步，人道主義日漸昌明，這些慘酷的武器就慢慢淘汰了。我道：這真不愧稱做快活世界了。想我們中國鬧得百姓不安，鷄犬不甯，不都是爲了軍人打仗？麼軍人所以胆敢不法，不都是仗着這兩件東西？歷不知鬧到何年何日？這兩件東西也像這快活世界上歸於無用。那時纔可萬民樂業呢！老博士聽了我的話，就道：如今你們中國可是正鬧着這兩件東西麼？你且莫悲觀，回想我們這世界，在幾百年前，這兩件東西也很出風頭。不知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後來大衆覺悟了，知道人類相殘是最無道德的事，就下了一個決心，變成相愛相助，再經若干年的進步，纔到了今日。這個大同和快活的地步。我想你們中國人，如也有這種覺悟，一定也能個達到這個地步。甚麼刀呀、鎗呀，都成了極無用的物件。請他到博物院去做一種陳列品。我道：就我耳聞目見的幾件事。

看來你們這個世界真是根本上的大同真正的快活。但不知我們中國到何年何日纔能這等快活呢？我正說到這裏忽聽得有人喊道：「快活來了！」我聽了這話十分快活，以爲我們中國已到了快活的境界了。急忙睜眼看時，甚麼老博士和他的兒子都不見了。我正躺在一張沙發上，我的妻子拿了一本書笑嘻嘻的向我道：「快活來了！」我接過那本書一看，原來是本快活旬刊，當下我想不必再做快活夢，還是在這快活旬刊裏尋些快活罷。

□ 覆雨 快活鴛鴦

王尊農

二十年前上海南京路之泥城橋與今時大異。一彎流水曲徑斜通，既無紅樓夾道，更無康衢。四達蓋泥城舊址，爲晉孫恩倡亂時所佔，地深溝高，壘關塞丸泥，閱禪數千爪鴻深印城以泥名，尙從其溯且在爾時春江花月雖著繁華市塵櫛比，咸集拋球場左右，由此以西人烟寥落，惟春秋二季西人爲賽馬之會，萬人空巷，作壁上觀，車水馬龍，極一時之勝。過此則惟寒烟衰草與秋風瘦柳搖曳，香塍繡陌間舟小通，潮燈明替月十里，軟紅幸有此一片乾淨土，差能免俗，略可尋幽。未幾而歐風西漸，有層樓廣廈之西人旅舍，與伏櫪同槽之馬廄，衡宇相望，又未幾而世界新開，鑿通地脈，橋名猶是流水已非滄海，桑田何必麻姑，雙鬟始能閱人成世哉。吾書所記之事，在泥城市而未闢以前，曾幾何時？秋月凋華，春花奏夢，歡場影事，卽色即空，讀詔華在眼，輕消遺過後。

思量總可憐之句。閱者應亦灑一掬同情之淚也。

一日爲春晚。夏初之時。夕陽人影中。香車一輛。華轂雕輪。由拋球場向西疾馳。車中人著淡紅衫子。眉黛含顰似重。有心事者。素面朝天。不施脂粉。而其秀在骨。乃因淡妝而益增其媚。車後一慘綠少年。跨自由車。緊隨左右。有時掠過車前。故作目電。女亦報以眉語。彼時社交未倡。公開苟爲大家。閨秀陌上相逢。何干卿事。乃以隨風之絮。忽爲傍蟄之花。縱不分付豪奴。捉將官裏。亦當燕婉。鶯嬌。噴其輕薄。個女郎獨得風氣之先。實行門戶開放主義。倦拋錫眼。輕啓櫻唇。雖天風隱約。細語難問。而少年似已得九重丹詔。雨露恩深。親承天寵。一鞭分指。各自東西。未幾女抵一家。渙釘獸環。宛然甲第。履行健僕。肅立奉迎。女第領之。而已征塵甫浣。忽換新妝。坐對圓冰。匀施鉛澤。鬢影衣香。微聞嬌喘。一媼曰張媽。奉女郎起居。注有年詫。曰娘殆更有遠行耶。戲園觀劇。平餐館。識客乎。果如我料者。今日必延一大貴客。非主人。日夜繫念之。北京柯老爺。卽識自劉家三姨許之舒公子也。女郎微露瓠犀。報以淺笑。曰媼亦多管閒事哉。我自晦氣。自到此間來。便如鳥入籠。

倘無媽者。伴我岑寂。那更得一日居。今日東南風大吹。將我表弟來。更待一炊黍頃。有衣白祫衣。駕自由車而來者。其爲我引至樓上。更語門者王福。勿與婆嚙。媽志之。我家表弟面美。乃如冠玉也。張媽脅其雙肩。吃吃作鶯鶯笑。答曰。主人之命。安敢不遵。第我侍主數年。今日乃破題兒第一。次聞主人有表弟也。女郎頰暎輕紅。以玉纖微拍張媽之肩。曰。何事驚張。平日棺材內伸手。我從無一度。却前日汝不云。裘天寶新製之景春藍戒。指佳乎。苟如我旨。者包管明日媽戒指在手矣。否則看老娘手段。何如。且準備精皮膚。一頓打張媽笑。曰。偶一戲言。值得如許動氣。嚇煞老身矣。抑昨日北京有電報來。不云家主人將於日內偕河東獅乘津浦車南下乎。我意娘當早自爲計。勿更演前番之全武行。打出手也。女郎聞此語。雙手支顴似算學家。演一難題。聚覓其得數。不得。乃冥想入元。於空際絞其腦汁。無算雖然。不第女郎沈思無已。凡讀吾書者。於女郎之身世。固已略可窺見。而此室中之主人翁爲誰。尙茫無端緒。令人墮入五里霧中。當必有急欲揭此祕幕者。則吾不得不爲此生人翁作丑表功矣。主人無姓。少時呼牛。應牛呼馬。應馬及貴顯。慨然曰。金張。

華胄王謝豪宗各以望族自矜我奈何爲無姓人哉取百家姓視之第一字爲趙則曰吾今氏趙矣於是識與不識皆以天水王孫目之主人又不知已初度之日聞星相家言元日誕者不貴則詭曰我亦正月一日生也實則主人之父母不知誰何丁字沾畔有以成衣爲業者夏日汲於井邊覩錦繡於道啼聲呱呱揭視之雄也成衣無子則以此路旁之棄兒爲子稍長頭角嶄然顧運乃至劣數年中成衣夫婦相繼染疫謝世子然無依轉徙至於黃歇浦邊時吾國電政雖已創立郵局尙未舉辦來鴻去雁率付信使爲之寄遞或稱民局亦曰信局款項匯運例交夜航天寒歲暮劫盜之事時有所聞卽平日魚書亦往往誤付洪喬天涯遊子思婦樓頭一紙萬金望穿秋水竊敗不良早宜淘汰然在當時別無交通之機關所謂局者亦雇用多人分送信件儼視爲正當營業之一吾書中之主人翁旣來滬上夤緣紹介得爲信局之使者爾時生活程度未若今日之高貴月得數元醉飽有餘鄰居有朱三娘者夫習醫懸壺問世甫及中年以消渴疾卒人謂三娘尤物致名醫不能自醫其病名醫有母尤日日對三娘作申申之言謂小蹄子何處學得狐媚術

致吾兒鞠躬盡瘁三娘無從置辦以淚洗面而已實則三娘之姑非愛其子特恨三娘日耗倉中粟長日不能作一事卒以一百數十金貸三娘於烟花隊裏名花落溷蹣跚任人獨此主人翁以舊日鄰居荷特別之知遇宵夢初回背燈擁髻三娘出素書一卷授主人翁曰青衫潦倒紅粉飄零同是天涯淪落人長此因循胡可久也妾墮風塵中閱人多矣誠實無如君者果能南人不反長隸妝臺此禁方一卷皆先夫所得祕本中有戒烟丸一種尤神效無比先夫嘗欲以此爲點金石道高運蹇奄然物化君其踵成此志苟得志者幸無相忘青天白日實聞此言主人翁感極涕零謂誓願生生世世無相背如李三郎與楊玉奴七月七日長生殿時也無何三馬路外國坟山之圍牆上有架紙燈於壁貨戒烟丸者值賤而效卓購者如市又未幾而列肆宏開崇樓蔽日信局中之牛馬走一躍而爲錦衣玉食之藥房主人被逐於姑惡受責於鵝母之朱三娘亦邀人敷香粉不自著羅衣百兩迎來指撝一切如英后維多利亞之正位中宮也吾嘗謂天下第一勢利者莫孔方兄若時乖運劣時招之不來英雄無用武之地欲求一文而不可得一旦得意何堵物

塞却屋子。昔苦其少。今苦其多。又復揮之而不去。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富不均。金融界不能劑。其平畸輕畸重。遂產生萬惡之社會。孰主宰是。孰綱紀是。世界久甯有大同之日耶。吾書中之主人翁。當其被棄道旁。呱呱而泣。甯能料其他日之飛黃騰達。及夫韓康賣藥。赤手起家。他人咸謂個兒郎有何本領。得此已覺非分。顧乃錦上花添。出囊中金幣。謀他事水到渠成。無不如意。民國改元。用人不以資格限。竈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主人亦曾一度爲財政界之要職。當吾書開場時。則方當遜清之季。昏夜侯門。僕僕長安道上也。美食悅色。人有同嗜。窮措大困臥牛衣中。視牀頭黃臉婆子。有患難夫妻之感。况三娘之於主人。尤有解衣推食之惠。良宵密誓。纖如天日。宜乎同命鴛鴦。永作雙棲蝶。然而飽暖思淫。寡人好色。主人何人。遂能逃此公例。平居嘗曰。吾人處世。咸爲一快活主義。快活之事。不一黃金買笑。紅袖添香。殆無人不甘之。如飴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縱難羅紛黛三千。要當列金釵十二。量珠十斛。不稍吝也。顧主人雖好之。愈篤。三娘亦防之彌嚴。偶有所聞。輒以當日盟誓爲要挾。叱曰。咄。而又欲爾爾耶。當日無老娘賤骨頭。填溝壑。

久矣還我禁方來任爾胡鬧去不者有公堂在三尺法豈遂爲爾輕貸者主人雖色膽如天至此乃踢踴至無地自容但喏喏連聲曰唯唯不敢我甯服黑心符乃敢作得龐望蜀想耶主人此言特藉以愚三娘足一出門經過趙李故態復作矣曲院中人譖知其家事咸不敢爲夫子妾主人大恚嘗有一籬姬曠之甚擊玉鏡一臺聘錢十萬專待月圓三五夜却扇親迎喜詠催妝新句臨期忽以不能屈膝大婦辭主人乃思得一策間數日綴藍色之絲於膝尾向之紅其頂者亦一降而爲三品服垂首蹙額過語籬姬曰吾妻死矣以吾儕好事言死固大佳然香火因緣回首前歡甯能無感嗟乎吾生平第一知己已矣言時且嚶嚶而泣淚珠沾袖作紺碧痕伉儷情深乃愈打入籬姬心坎中觀主人之不負三娘知主人之不負我爲況同也於是前所疑慮不成問題特以三娘遺簪在堂別賃金屋爲青廬焉嘉禮之夕主人乃大忙特忙蓋納寵之訊已由報事神傳入三娘耳中婦女之姤出自天性宋人說部謂新嫁娘入門時明妝盛服瓔珞華鬢若天神菩薩豈有人不畏菩薩者耶及兒女滿前若九子龐老去色衰若母夜叉其爲可畏更不待言吾謂婦女

之。因。其。夫。娶。妾。燃。酸。激。辣。亦。有。三。時。期。可。分。初。防。其。夫。萌。納。妾。思。想。時。枕。邊。作。色。鏡。底。回。噴。踴。踢。呼。名。蹣。跚。爭。夕。其。多。言。也。似。鴨。及。衾。裯。之。抱。將。成。事。實。時。道。成。辟。穀。命。絕。懸。樑。口。頭。輕。生。人。前。假。死。其。多。刺。也。似。鷁。及。乎。桃。葉。迎。歸。楊。枝。唱。去。社。結。鴛。鴦。語。防。鸚。鵡。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冤。冤。入。雲。憤。言。泣。雨。後。車。大。索。複。室。窮。搜。當。之。者。靡。觸。之。者。碎。其。無。堅。不。破。也。又。似。乎。鱗。族。中。之。穿。山。甲。焉。三。娘。本。娘。子。軍。中。健。者。加。以。微。時。故。劍。約。法。三。章。愈。覺。有。恃。無。恐。當。仁。不。讓。主。人。軟。語。商。量。曾。無。少。效。繼。以。長。跪。又。繼。以。詣。神。立。誓。終。不。能。回。三。娘。之。盛。怒。而。離。姬。方。面。又。復。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吉。期。既。屆。乃。復。以。對。付。離。姬。之。故。智。對。付。三。娘。謂。離。姬。業。於。前。日。之。晚。香。消。玉。殞。三。娘。猶。不。信。謂。安。得。如。許。巧。合。賄。以。來。朝。桐。棺。三。尺。將。過。門。前。對。翌。晨。軍。樂。一。隊。魂。車。一。輛。尾。而。送。者。若干。人。哭。之。甚。哀。者。離。姬。之。母。也。黃。花。一。束。簪。於。襟。角。素。服。臨。喪。者。離。姬。之。妹。妹。行。也。而。主。人。亦。以。恩。客。關係。掩。袖。含。淒。殿。於。執。繡。者。之。末。三。娘。危。立。門。次。俟。儀。過。盡。始。同。噴。作。喜。合。掌。誦。佛。號。曰。阿。彌。陀。佛。眼。前。活。報。給。我。親。眼。看。見。矣。實。則。離。姬。與。三。娘。夙。世。無。縫。何。云。報。應。惟。疇。昔。之。日。離。姬。信。三。

娘爲死。今日之役三娘信讎姪爲死。死之一字爲人世最不祥名詞。而主人造化在手乃獨以死爲戲。既死其妻復死。其妻水精如意玉連環殆真深得佛法循環因果之理。故作此狡猾神通。以警醒世人耶。喪事既畢料理喜筵。纔作不杖期夫。又作薰香苟令人世如戲場。正如優孟衣冠。前一幕爲唱蓮花落之鄭元和。場面新翻重開鑼鼓。則冕旒秀發稱寡道孤爲唐太祖爲宋太宗。彼馬前潑水中之朱買臣。但對其妻以脚登皂靴。身穿紅袍。顛巍巍頭上之兩朵朱紅花。自詡得意。猶覺所見不廣。未免落書生寒乞相耳墜歎如夢往事。如塵水月鏡花萬緣胥幻安得主人化身千萬億。一一爲世上可憐蟲。現身說法哉。雖然主人神通雖屬廣大。強中更強有三娘在。猶之齊天大聖孫行者一筋斗雖能一萬八千里。終跳不出我佛如來掌中也。蓋三娘慮耳目不周。蟹將蝦兵。偵騎四出。主人正思與羅姪度蜜月。後作新婚旅行。詎師漏多魚安穩。香巢已爲三娘搗個稀爛。觀此又未嘗不歎以術懲人者可暫收效於一時。終不能做到澈底也。當吾書所述之車中少女已爲主人之第七姪。雲翻雨覆中間。更不知經多少變幻。鑒於前車之覆。妻妾同居自爲絕。

對。不。可。能。之。事。卽。別。營。金。屋。亦。必。格。外。提。防。然。此。少。女。者。亦。已。幾。易。芳。鄰。人。非。孟。母。舍。自。三。遷。始。
來。泥。城。橋。畔。作。花。下。閉。門。居。焉。張。媽。之。打。出。手。云。云。蓋。述。其。前。此。經。過。猶。若。談。虎。色。變。時。三。娘。已。
與。主。人。跬。步。不。離。而。主。人。亦。以。富。有。腰。纏。日。走。京。華。道。上。思。得。一。官。以。誇。耀。鄉。里。後。房。之。愛。轉。覺。
澹。如。亦。知。此。芻。娟。娟。居。處。無。郎。未。免。作。出。牆。紅。杏。春。色。撩。人。但。以。一。頂。綠。頭。巾。未。必。遂。壓。人。至。死。
則。亦。聽。其。自。然。於。是。逸。事。流。傳。口。碑。載。道。如。吾。此。文。所。記。僅。其。記。事。珠。中。之。一。節。耳。初。少。年。既。承。
女。郎。寵。睞。柳。梢。月。上。如。約。而。往。遂。爲。入。幕。之。賓。少。年。旣。美。丰。儀。兼。工。技。擊。家。本。設。布。肆。於。董。家。渡。
口。每。年。收。入。可。稱。小。康。至。是。委。肆。事。於。其。戚。某。不。一。年。耗。資。無。算。未。幾。肆。遂。易。姓。少。年。依。女。郎。爲。
活。好。事。多。磨。或。譖。諸。於。三。娘。播。浪。與。風。卒。仗。主。八。勢。驅。少。年。出。租。界。而。女。郎。亦。與。駱。馬。同。遣。轉。依。
少。年。爲。夫。婦。焉。

□ 風味 快活之福

程瞻廬

「兒乎余將有語。詔汝其敬聽之。汝兄弟三人。均當成人之歲。驪歌在道。行色匆匆。何可無一言以相勗。兒乎人生幸福。須於快活中求之。認明快活真詮。一生享用不盡。余夫婦齊年五十。今日爲雙壽之期。鬢髮漆如也。而無霜痕。肌膚腴如也。而無悴色。衆口一詞。咸擬余夫婦爲三十許人。余夫婦所得力者。全在快活二字。汝曹其念之。今與汝曹約。汝兄弟挾眷出門。往謀自立。前程遠大。其各認明快活之途徑。而行毋入歧趨。毋貽父母慮。行矣。勉之。三年後之今日。汝兄弟其各來省親。余夫婦遲汝於此。將有以考驗汝曹之快活成績也。」

以上云云。望而知爲家庭訓話。顧此家庭訓話語之者誰耶。聽之者誰耶。逆料閱者諸君必亟欲一知其究竟。雖然。諸君盍少安毋躁。其各授余以手。余將把諸君之臂。同入「樂陶然」先生之

家庭而一覘其究竟也。筆端一揚，樂陶然先生之家庭於是乎發現矣。華堂軒敞，燃構燭粗如兒臂，燭影搖紅，煥爲瑞彩。東西壁徧張大紅綵幃，間以泥金屏幃，照耀眼簾，具富麗氣象。讀其上款，類書樂陶然夫婦五旬雙壽字樣，壽筵開處，風光好。七字足以括之，著者亦不須鋪張壽堂，浪費筆墨。維時樂先生夫婦受賀甫畢，呼其三子來前，鄭重作此訓話。三子者，長曰伯忻，次曰仲怡，幼曰叔豫。長者年事可三旬，幼者亦在弱冠以外。而此壽翁壽母確如三十許人，幸著者紹介在先，不至發生誤會。否則諸君見之不幾，曰此南面而坐者殆三十年之兄若嫂耶？至於樂先生何爲有此訓話？膝下三子何爲有此遠行著者亦不再支蔓其詞，敢爲諸君作一簡單之報告焉。

樂陶然先生素持快活主義者也。平生行詣如何，昧其姓名，三字當已思過。其半樂先生不但自樂其樂，且與夫人同樂之。此一雙快活夫婦，直有戰勝光陰之神通。光陰先生左持白圭，右執利刃，白圭者所以粉人之鬚髮，利刃者所以鏽人之肌膚。故人自中年以後，輒爲光陰先生所播弄。左圭右刃，雙腕交下，於是乎慙然而黑者，一轉瞬而點點之霜盈其頰，盎然而豐者，猛抬頭而縷。

縷之痕滿其面唯有樂先生夫婦竟脫此光陰先生之毒手則快活二字之效力也樂先生家計素充裕三子又都授室孫兒女又都英英挺秀人謂先生之快活蓋在門庭之鼎盛先生曰不然大家庭無真快活多一人丁卽多一口舌欲圖真快活當析家庭而小之老夫年五十時當分遣三子出門各就其能力所及以組織一快活之家庭是謂真快活膝下三少年孰得快活之真詮余殊不敢預決顧余命子之名伯仲叔三人配以忻怡愉三字顧名思義卽各導以快活之途徑余之所望於三子者固願以快活世其家也先生之持論如是今值五旬雙壽正先生實踐前言時矣遺發之際每子各予以萬金語之曰萬金之資不爲薄矣如何而得真快樂汝曹好自爲之見仁見智會心不遠行矣不三年母相見也於是膝下三少年各挈其眷各挾其資悄悄登程去先生夫婦送之出門曰速圖真快活努力努力

此三年中人事紛紜著者無從說起因亦不復贅述所當爲諸君告者則此左壘右刃之光陰先生雙腕上下晝夜不停又不知粉染了幾許毛髮纏刻了幾許額紋而樂先生之門庭依然拒絕

光陰先生之駕。視其鬚髮。則猶是漆如也。察其肌膚。則猶是盎如也。爲問先生夫婦之年齡。則大衍之數。又益以三矣。快活之神。守我戶而光陰先生。乃無所施其技。儒然則毛髮之粉染。自粉染之也。額紋之錢刻。自錢刻之也。於光陰先生乎。何尤著者。於此不宜多發空論。以拋荒本篇之事。實依「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之例。一剎那間。而此離家之少年。費得快活之成績。來面堂上。二老。二老。未老也。而三少年中。惟叔愈翩翩如昨。無愧少年之稱。若伯。若仲。則已憔悴其容。非復疇曩丰度。其老有逾於二老者。名曰伯仲。二少來面堂上。二老實則伯仲。二老來面堂上。二少老者。少而少者轉老甚矣。光陰先生之毒腕。乃專與伯仲。怡爲仇也。

吾今述伯仲二老之狀態矣。伯忻素強壯。今則尪然一病。夫耳血不澤。膚面慘白色。與父母道別。狀且語。且歎。語二三而歎四五。歎時牽筋動骨。僂其體作種種痛楚狀。仲怡素豐腴。經三載之銷磨。乃枯悴。與勞農無異。較之伯忻。差稱無恙。而滿面風塵。眉宇間無覓舒態。陶鑄夫婦見之。乃怪而問焉。謂向以快活真詮。最汝兄弟三人。忽忽三年。骨肉相見。惟少子面有春風。而汝伯仲乃。

委頓至是。豈背我快活之訓而誤入歧趨耶。伯仲對曰。兒輩謹遵堂上快活之訓。與弱弟同三年。如一日也。陶然夫婦搖首不信。且曰。余亟欲聞汝曹快活之經過其直陳之毋隱。於是三子依次報告。先伯忻次仲怡又次叔渝。

伯忻報告之詞間以歎聲所謂語二三而歎四五也。著者爲筆下便利起見則一切歎聲祇可略而不詳。伯忻之言曰。兒奉堂上快活之訓視爲金科玉律而未敢踰越。因思人生真快活無過飲食。男女擁資萬金何求不得。於是出其半數購得俊姬二人。燕燕鶯鶯左擁右抱。又以其半數爲酒食徵逐之費。日遊醉鄉。夜游溫柔鄉。醇酒婦人中自有無上快活。顧荏苒三年。此身乃日見庭瘠。支離病骨。幾將與鬼爲鄰。意者欲享真快活必先經此一重難關耶。兒竊有疑願質之於吾父。陶然搖首曰。誤矣。誤矣。汝所云云是直快而不活耳。不得謂之快活真詮。

仲怡繼言曰。兒奉快活之庭訓亦曾煞費躊躇。必如何而可得真正之快活。旋思人生真快活不過多積錢耳。是以所得之萬金權其子母之利。或購股票。或營貿遷。或做押局利之所在。兒卽

趨之日役役於金錢場中絕少暇晷夜則左簿籍而右盤珠稽核籌畫不更闌不寢習以爲常至於自奉儉約有逾儂子一錢不敢浪費三年之中幸無踰越由萬金而銖積寸累今且倍於原數矣顧時局不靖金融屢起恐慌每一風潮發生兒輒驚心動魄爲之食不甘味臥不貼席意者欲享真快活必先有此精神上之犧牲耶陶然搖首曰誤矣誤矣汝所云云是直活而不快耳不得謂之快活真詮

於是叔渝從容言曰兒意中之快活異於伯仲二兄之所云兒得萬金後拓地數十畝以從事於自然之利種竹栽桑外又區其一爲養花之圃區其一爲蓄魚之池凡所經營雖無倍稱之息而每歲所入大足供一家之溫飽又出其所餘辦一鄉村小學歲費無多所造就者甚大兒於休暇時好飲酒聊以鼓興不作劉伶之荷插好詠小詩聊以遣興不效長吉之嘔出心肝語夕陽光裏輒徘徊於桑竹之林手挾快活旬刊一冊且行且讀視爲增進幸福之祕本讀至得意處仰天大笑而枝頭好鳥輒百囀其舌以效人之歡聲有時陌上花開緩緩歸鄉校兒童一片歌唱繚繞於

春風蘊藉中天籟人賴合同而化又不啻爲快活旬刊增材料也陶然夫婦聞至此齊拊其掌曰
愉兒愉兒實獲我心所謂快活真詮者如是而已

愛情藏於深處不在唇舌間

藩籬中隔轉恤情熱

真愛情永不老

情界中但能容二人多一人卽覺其溢

購愛情者不如黃金以赤心

情場中多險路無坦途

情之回聲爲恨
名纏利鎖不及情絲一縷
情爲憂患之媒介故從來無得意之情人

花魂

俗典

紙帳銅瓶室主

灘竇 杭俗遺風灘竇以五人分生日淨丑脚色用絃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係戲文不過另編七字句每本五六韻又有鑼鼓灘竇亦有客串

爹爹 隨隱漫錄太子兩拜問安爹爹皇帝陛下

外婆 容齋隨筆三舅荷伯提攜極喜只是外婆不樂

饅頭 束晳餅賦三春之初陰陽交至於時宴客則饅頭宜設

點心 能改齋漫錄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按唐侈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饅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可且點心

家主婆 憶言錄今鄉村小民呼其妻曰家主婆人皆嗤其俚俗按南史張彪傳章昭達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敎迎爲家主婆家主婆之稱本此

□ 同弟
連線 快活姻緣

江紅蕉

星期日的早晨畫師李倚玉六點鐘就起身了。盥漱完畢檢出一副保安剃刀照了鏡子自己剃鬚。一面想着前途的幸福。如在目前心中非常快活好似嬌妻就在鏡子裏對他淺笑兩個酒溝裏藏滿了無盡的情意。白雪一般的臉愈顯得嬌嫩可愛。想到這裏自己便不知不覺的笑了。誰知這一笑沒留神手裏覺得格得一來頓時在雪白的肥皂泡內隱隱現出一條紅痕。連忙拭乾。一看下顎上已割碎了三分多闊的口子。鮮紅的血慢慢滋出來。忙找乾粉擦傷口找了好久。沒有却在手指上又割破了一個口子。着了肥皂水隱隱覺得有些痛。他弟弟懷玉恰巧走進來。見了大笑。倚玉央他去找粉。懷玉道：「哥哥剃光了鬚可是到嫂子那裏去談心嗎？」你兩次沒帶我去吃糖。今日天有眼睛報給我看了。我偏不給你找粉。看你怎去見嫂子。倚玉道：「好弟弟今天。」

准。帶。你。同。去。你。快。給。我。找。來。搽。上。罷。現。在。痛。得。緊。咧。懷。玉。道。哥。與。我。向。來。不。搽。粉。粉。種。也。沒。有。數。我。那。裏。去。找。呢。除。非。到。嫂。子。那。裏。去。准。有。的。呢。倚。玉。道。遠。水。救。不。得。近。火。好。歹。給。我。去。找。些。來。罷。說。了。又。千。多。萬。謝。的。好。幾。聲。懷。玉。才。跳。躍。而。去。沒。一。刻。手。持。一。包。牙。粉。而。來。笑。道。香。粉。委。實。找。不。出。種。將。就。用。些。這。個。罷。倚。玉。便。抓。了。些。搽。上。一。面。把。未。剃。的。地。方。草。草。修。薙。完。畢。收。拾。好。剃。具。用。過。早。膳。一。瞧。鐘。上。還。只。八。點。十。分。距。離。與。張。紅。籟。特。約。的。時。間。還。早。就。坐。在。沙。發。上。呆。呆。出。神。懷。玉。今。年。還。只。九。歲。在。萬。松。小。學。裏。讀。書。有。個。女。教。員。對。於。懷。玉。非。常。鍾。愛。常。在。散。課。的。時。候。領。懷。玉。到。自。己。家。裏。去。玩。送。東。西。給。他。懷。玉。呼。他。爲。張。先。生。他。總。不。狠。滿。意。暗。暗。關。照。他。道。在。校。中。的。時。候。不。妨。稱。呼。我。先。生。出。了。校。門。可。以。呼。我。爲。姊。姊。懷。玉。從。此。便。稱。他。爲。姊。一。天。校。中。開。家。族。懇。親。會。所。有。學。生。的。父。兄。等。都。請。到。一。來。是。聯。絡。感。情。二。是。調。查。學。生。家。庭。的。狀。況。懷。玉。的。父。親。早。故。除。了。母。親。外。只。有。一。個。哥。哥。就。是。倚。玉。所。以。那。天。倚。玉。便。去。列。席。懷。玉。一。班。裏。的。主。任。教。員。就。去。找。呼。倚。玉。互。通。姓。名。才。知。這。教。員。姓。張。芳。名。叫。紅。籟。就。是。張。富。翁。的。女。兒。品。學。甚。優。倚。

玉便把懷玉重重託他紅籟略略謙遜便一口應允笑道不瞞李先生說我除了一個妹子兄弟一個也沒有懷玉人狠聰明並且狠用功我狠喜歡他我直當自己的弟弟一般在校裏的時候自有我當心李先生儘管託膽便了聽懷玉說李先生丹青甚好以後想討教討教倚玉謙避道這是瞎塗塗不能算作畫你休聽懷玉胡說紅籟道李先生休得客氣法繪已在美術展覽會見過好幾次了倚玉道獻醜得狠還請女士指疵紅籟道我最喜歡一幀『臨別』的油畫我還記得畫的是垂晚時候暮色蒼黃野鳥都是倦飛歸林溪流潺潺微風吹在兩人輕沙的衣衫上飄逸有致他們兩人立在橋上握手欲別但是還不忍就走狠悲涼的神情一望而知男的似乎慰着女的叫他不要悲傷離家已遠不必再送女的似乎不放他走叮嚀他保重身體那種情態畫的栩栩欲活足見生花之筆那得不令人佩服呢說到這裏壁上時鐘已敲六點天色也漸漸暗了倚玉留神一看見學生家族都已星散紅籟也覺得第一次見面說話太久臉上便升起兩朵紅雲好似雨後的芙蓉嬌豔欲滴倚玉呆了一會方始帶了懷玉告別而去紅籟送到校門目送

他們走過了青楊橋，不見了影子。方始進來，悵然若失。

明天課後，紅籟又帶了懷玉到家裏去，取出一套新做的小海軍服送給懷玉，又留他吃晚餐。所有各式菜肴，均是懷玉平時最喜歡的東西。紅籟的母親太太，也狠喜歡懷玉，贊他相貌好，運運吻他的臉。又問起他哥哥的事情。懷玉道：我哥哥一天到晚作畫，畫好了就拿出去賣，好像賣得的錢就作家用。我的學費也是他給我的。太師母你見過我哥哥的畫麼？張太太道：沒有見過。你可能向他討一幀送我嗎？懷玉道：太師母當真要我今天回去，就向哥哥討一幀送來便了。張太太道：你哥哥可曾定婚麼？懷玉道：他每月進款很少，那裏來錢定婚呢？他所作的畫都是一家書局裏買的，每月只有三十塊錢薪水，還有合同呢！張太太道：這合同你可曾見過？是怎麼說的？懷玉道：見是見過，可惜我都忘了。只記得有一句是說：所有哥哥的畫，一概要給這書局的一幀也。不許私售與人。違則以前的薪水要完全償還書局。所以我哥哥每月只有三十塊錢，但是作畫甚多，却一幀也不能另外賣錢。張太太道：那麼合同訂多少時候呢？懷玉道：好像要三年咧。張太

太嘆道。咳你哥哥真可憐。可是這家書局也太刻薄了。說到這裏回顧紅顏瞧見他也在那裏暗。暗嘆氣。

他們的說話狠長。不覺已到十一點鐘。倚玉在家裏等候懷玉回去。誰知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想懷玉年紀狠小。不要被人拐騙了去。平時一散學總就回家。溫課就是到張家去。至遲六七點鐘也回來了。今天何以還不回家。難道出了岔子麼。瞧瞧鐘上的長針一分一分的過去。心裏就一分二分的急。候到十一點半。再也耐不住了。便戴上帽子跑出去找尋。先到萬松小學看門。校役早已熟睡。打了好半天。門裏面才有應聲。隔牆說話。再加了睡意惺鬆。胡纏了好久。才披衣出來。開門。倚玉忙問李懷玉可住在校中。校役道。此地沒有住宿的。懷玉還是四點鐘出去的。呢。我夜裏出去買香烟。好像見他在糖攤上賭糖吃呢。倚玉道。這倒奇了。他向來狠規矩。一散課就回來。決不賭糖吃的。今天何以如此呢。一定被同學引壞了。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老話究竟不錯呢。現在那裏去尋他呢。說到這裏。門房裏另一校役已醒。插嘴道。半夜三更來尋學生。可是

誰走失了沒回去麼老朱外面講話的是誰老朱道李懷玉到這時候還沒回去所以他哥哥來找他呢孫二寶你可瞧見過李懷玉你快說給李先生聽好去找尋孫二寶道我當是誰走失了原來是李懷玉他不是張小姐領了出去的麼說不定在他家裏呢倚玉道張小姐是不是張紅纓先生老朱道他就是三年級主任教員他家離此不遠就在綠蔭路七十二號你快去找罷倚玉便奔往綠蔭路在黑裏找了半天見一座小洋房兩扇鐵門已關門上有盞白燈寫着張公館門旁有電鈴他伸手就按了約有十分鐘之久裏面就有人出來開門倚玉怕敲錯門先問這裏可是萬松小學張先生的公館那人答應道不錯倚玉道那麼請問一聲有個學生李懷玉可在這裏那人道他是在這裏你貴姓可是來領他回去倚玉道是的我是他的哥哥我給你張名片罷煩你去轉達一聲說我來接他回去叫他快快出來見我那人道那麼請你客廳裏稍坐兒我去通報便了倚玉便遞一張名片給他那人關上門請倚玉同進客廳開了電燈請他坐下自己才去一會兒張紅纓便伴了懷玉一同出來倚玉忙道深夜驚擾實屬不安請女士原諒

因爲舍弟年輕怕他走失不知却在府上紅籟道我因爲明天是禮拜不必早起所以帶他到寒舍來玩玩聽聽留聲機片彈彈琴却忘了時刻沒差人到府上來知照有累惦念非常抱歉倚玉道既在府上倒狠放心懷玉道姊姊送給我一身哩嘰的小海軍服哥哥可要瞧瞧倚玉道女士何必化費盛賜決不敢當紅籟道小衣服要不了多少錢小孩子穿了軍裝很好玩所以給他製了一套先生何必客氣我母親也狠疼他好似一家人以後可以隨便些說到這裏覺得失言臉上頓時紅了起來倚玉也促惱不安大家靜默了好久

從此兩度邂逅倚玉與紅籟芳蹤漸密每逢星期總一同出去散步有時紅籟也到倚玉家裏讀書大概男女間談話往往寓有靈犀意在言外清談一定變成情話所以後來倚玉與紅籟竟成爲佳侶懷玉見他們要好嬉言道紅姊姊愛我可惜要嫁的要是做了我的嫂子我真快活咧紅籟又紅雲疊起羞不可仰倚玉乘此求婚竟得了一個美滿的結果

那天星期美術展覽會又開幕倚玉也有作品陳列在內紅籟約他九點鐘同去遊覽所以一早

就起身恭候未婚妻太快活了不意剝碎了臉被懷玉作弄他坐在沙發上想起自己近來的潦倒一些也沒積蓄結婚費用也無着落良辰美景却飛也似的過去新作了一幅油畫名叫『玉人歸矣』再三與書局商量說定此畫得由自己賣錢可是兜了好幾處都嫌價貴不要今天把這畫陳列在會中不知可有人賞鑑呢想起此事心中非常煩悶再加倚玉的志氣很高明知紅籟家裏狠有錢但是結婚的費用無論如何定須自己措辦不肯與籟紅通融但是照現在的境況一世也積不趕一個錢母親又老了弟又幼小擔負狠重却把紅籟儘管蹉跎怎對得起他心中常懷着說不出的懊惱憂鬱非常紅籟屢次勸他也沒效驗紅籟怕他憂鬱成病也狠憂急可是結婚的時日總是迢迢無期無情的歲月每年却總開幾種花園幾回月像箭一般地飛過大概小說家與畫家的一件作品自以爲是一生得意之筆拿給人家去看不見得一定受人賞鑑所以倚玉的『玉人歸矣』一幀畫在倚玉眼光裏自覺一身精力所萃畫得細透入微畫意如心可稱絕作但是受了許多人的評讐最後也沒人顧問心灰意懶悽涼萬狀但是書局裏所

印的時裝美女也是我所畫的却再版三版四版印之不已大家歡迎這畫上的署名已爲書局所刪去買畫的人只知道這畫是某書局所印誰知却就是被人屏斥的倚玉呢想來又好氣又好笑。

一天各報封面上都登着一段狠鮮明的廣告說收買李倚玉的畫不論大小尺幅油畫水彩等作品都要價格不拘多少件數也不拘多少愈多愈妙如有願割愛者可送至某處某君收轉立兌現洋等語這廣告登了三天果然有許多人都捧去求售價格都狠大有一幅水彩畫倒賣了四千元各書局的底稿因貪了重價也都來求售後來倚玉也叫人捧了『玉人歸矣』去賣却賣了兩萬塊錢倚玉非意料所及想天下竟有如此嗜痂的人真正教人快活得不得

有了兩萬塊錢他就預備結婚了結婚的日子裝在一路上足足有一里多路長內中有許多最特式的便是許多畫倚玉一瞧他畢生的作品完全無缺最得意的『玉人歸矣』也在其內快活得非同小可。

他弟弟懷玉插趣道：「哥哥嫂嫂結婚我也買了一件上好的禮品奉送二位請勿推却一定要受的。」倚玉紅籟都問他是什麼東西？他便拿出一個紅綢包遞給他們，道：「現在不許打開來看，請到九華帳裏二人同看。」妙倚玉吃了他一口連忙打開一看，却是一本新出版的『快活』雜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完）

啼紅樓話癡

謝豹

男女間絕似陰陽電，同性相斥異性相引。兩電相感則發生不可思議之現象。情人都愛衣綠色制服之郵差。

男女平等恐終難實現，因女子身體發育無論如何終不能追及男子。

社交公開與生殖率成正比例。

使人常如一歲至十六七歲之生長迅速，則七八十歲之老翁身長當如電桿。



破獲

快活大俠

許指嚴

清乾隆中葉承平日久物力豐稔專制帝王固得肆其玉食威福而寵臣贍仕亦復持祿養交縱慾無度其時擁貲鉅萬娛樂自恣者奚止和珅一人顧間亦有跌宕豪邁士女沾其餘潤差强人意者太史公所謂侯之門仁義存如戰國四公子唐藩鎮裴李或爲寒畯吐氣或平兒女恩讐快心之事足資談助亦未始非官僚窟穴中之一可人兒也

蜀人潘某少以軍閥官西陲曾爲年大將軍弄兒質於清宮世宗愛之故諸王子靡不與之游比長高宗以其先皇舊嬖寵遇優渥令改文職巡按粵東豪宕養士門下食客數千人有三龍五虎七獅八象九鷹十熊十三豹卅六天罡七二地煞之目遇事生風一時權勢莫與倫比顧皆自命忠義俠烈偏訪奸猾劇盜而摧鋒之雪不平拯冤苦恩怨兒女頗奉爲天神然得罪巨室既夥朝

臣交議。又以爲有玷官箴。上不得已。乃罷爲治河官。居鄭。工以閒。曹不與民事也。潘亦喜得行己志。仍招集徒黨。豪奢如故。時河督居灌右。務游宴。盛賓僚。四方珍異玩好。振奇人物。咸集幕下。度支之鉅。與鹹務埒。其侍臣之侈飲饌之精。聲色之美。較粵東尤過之。而撫督某公。又知潘有奧援。夙豪放。擅場特尊。爲上賓。除月。馳工程處。稽視外固無日不盤桓。督署其黨徒之優秀卓特者。亦據各要津。互相雄長。潘反與之兄弟爾汝。灑然也會沐。有大猾郭四者。占士人財產。奪其女爲妾。不能誰何。一地痞。言之可羞。潘盛氣詰其顛末。則郭固已購一貧家子爲劫財。殺之主凶而已。道蓬法外。謠所謂宰白鴟者是也。潘攘臂而起曰。不撲殺此獠。非夫也。立召五虎中曹某。華某兩人。至密授以計。務卽夕取得郭。一面揭其事。告京師某王及大僚。請與以助力。

先是。郭養大力士數人。爲自衛。計高垣密室。原自取樂。雖間亦與馬騎從而出。居民知之。莫敢過問。也。其親信奴王豹者。尤驍健。狼羣常持一巨鐵鎗。有犯者。輒被鎗殺。一鎗能擊數十人。郭觀若。

兄弟飲食男女其甘苦嘗與士人相讌之際士人作檄文鳴於某軍門突率往捕王豹乘其未踰門之先要擊於途盡殺之軍門怒然不能指爲郭罪但捕郭益急郭賛金賄軍門妾弟願自首歸案卽所購貧家子也外人咸知爲贊鼎所不知者軍門耳方飾詞出奏主名已得其夜士人爲盜擊死體成血餅與捕卒相類土人女故有姿至是乃失縱郭置酒稱賀欲遂納女下陳女不從幽於後廄潘旣聞其詳命曹某探焉曹狀如猿猱趨捷能躍數丈垣飛簷走脊出入任意夜狙伏廄中聞女悲啼聲趨就之告以來意女因略指示途徑曹先挾女躡重垣出以獻潘留爲義女曹乃復往謂郭潘曰彼已知有人救女必設備幸聯五虎皆往勿輕敵也曹傲然曰鼠子何足道彼鐵鎚能擊弱肉耳若鋸筋鐵骨彼何能爲遂獨往潘使華某及五虎七獅施行尾之藉爲後援曹先入直趨女所指說之重樓深處才逾第三鵠吻忽一鐵鎚自上下擊巨聲砰然屋瓦皆碎幸曹眼銳身輕僅及肘旁風颶颶揚衣襟跳簷隙避之兩力士尋踪而至刀劍猛下曹疾出短匕首撥之應手輒落遂於屋上肉簿相持力士殊勇正逼曹至險時鐵鎚又下擊間不容髮則突有兩鐗

架鎗使不得下且翻使自擊鏗鏗落屋上王豹大驚欲遁曹顧視乃金獅子高大男也勇冠七獅潘門下之食祿最豐者復有鐵獅石獅從其後王豹黨徒勢不敵紛紛墜庭下曹與高等躍入重樓郭方倚隱囊擁羣婢作葉子戲睹飛將軍自天降欲走入複壁曹作餓虎勢擒之郭猶抗拒旁有力士掣曹肘幾免脫金獅繼上始成擒并捕王豹等五人立致汴垣省獄恐其逸先刖足出貧家子讞已定矣郭有姪方從兆惠征回部聞訊掲告京師貴人請援幾反坐潘潘親走輦下乞某王代奏事白卒磔郭於市餘黨悉誅

士人女曰慧珠先已受聘於某紳子紳故子甫舉孝廉方讀書嵩山某寺以待春明一試女案發郭使其黨圖刺未及行而阨於潘郭旣誅餘黨有漏網者走天山南路投郭姪姪譖於大將軍兆惠密劾潘庇黨養奸冤殺部民語侵河督且誣紳子以妻獻潘爲妾將興大獄帝疑潘恃勢橫行結黨自固革職逮問并罷河督紳子亦鄉璫縹紾就道抵通州某王遣使謂潘曰子可無罪而兆將軍庇郭姪必欲得紳子慧珠夫婦以洩忿子勿過問則留都門以待時機官位即可復也潘慨

然曰吾輩討惡何罪之有即使有罪亦豈得同罪異罰彼可憐之夫婦必使供人刀俎是誠何心吾不忍獨免以視人入死也卒請對薄藉明是非真相乃疾馳先至京師歷謁諸王公痛陳紳子夫婦之無罪及郭姪之當誅顧法院窺上旨方向兆大將軍不敢左右袒案懸年餘潘斥私財營救紳子及女慧珠罷耗都中不得直不肯休黨徒無所依附有逡巡他適者卽勉留亦皆潦倒無狀或勸之曰子何厚於一書生一女子而自甘廢棄潘終掉頭不顧會三龍五虎俱受親王福康安識拔從征閩粵極稱潘之賢福本素知潘者亦心動乃召潘於軍次與語大悅蓋福曾失歡於上幾遭杌鯁賴潘緩頰更得天眷優渥者也福乃使潘從軍往閩潘請以紳子夫婦偕福首肯案遂不解而自解矣無何郭姪以喪師失律被逮且有私通回奸情迹時大將軍兆惠已解兵權不能救潘爲言於福康安竟坐誅紳子夫婦始得相偕返里

潘從福康安於閩勢力旣偉且諸黨徒屢集睥睨一切盛於河上時代倍蓰遇有不平事誅僇睡手應心或言於福福亦莫逆也閩有巨刹爲歷代帝王祝釐之所財產之富以億萬計住持僧曰

覺空本某公爵代世祖出家勢絕橫上自京閏下遠地方官莫不與之通聲氣不肖仕途且或勾結夤緣仰此和障鼻息覺空因之龐然自大縱慾無所不至而尤令人髮指者則豔藪與賭窟是也於寺後爲密室曲廊洞房珠簾繡幙中置婦女數十人或取自倡妓或奪諸良家覺空顛倒其間輒爲長夜之飲笙歌酒肉雖富貴豪家不逮也附近數百里內往往人家婦女失踪不敢追問卽問亦無益惟有相戒不出而已某商有女曰慧心鄉鄰夙噪豔名偶因姑母喪臨弔爲覺空之心腹徒憎所賭歸語其師覺空素尊貴不與人家禮儀事至是僞飾執事頭陀輾轉得窺蕙心果韻絕顧探其家豪富非金錢所能動竟使其薰蕕夜踰垣篡取焉商家失女鳴於邑宰俱以爲海盜爲祟莫得主名聞福王統師至夤緣達於潘潘允掃清盜窟時當爲留意無何覺空之僧寮中因賭案發覺頗見婦女踪影時賭禁嚴官紳不敢公然作局戲染此癖者或與覺空暱覺空笑曰此間四大皆空無遮無礙儘可給公等自由也由是盧雉之場遂占佛地一角而瞿粟毒霧初自海外傳來箇中亦許一嘗滋味要之淫妖惡戲無不備具劣紳墨吏樂有護符浸淫曼衍者有年

安會某巡按以廉直自命偶游寺中時方微服隨喜各寮小沙彌不識貴人也因事他適巡按獨行深處曲徑通幽忽聞人語暗歛竹牌聲丁丁然趨就窗隙窺之華服者十餘肥頭大耳之僧二三亦雜其中且有擁婦女而倚隱囊者知非善地側身必遭禍亟退走覓徑出山門命輿從促衛隊至巡按公盤桓松石間以待之比縱騎至躬自引導僧已覺堵其門不使入幸巡按公心細能辨識排闥直入則博局猶未散也而僧與婦女已無踪影僅捕得游客皆云在寺作佛事聊以消遣非敢狂賭也巡按公無奈何督衛士逐寮搜索苦無其他佐證遂命罰鋟了事戒飭主僧而已覺空銜之專使白京師當道竟移官去巡按心知覺空所爲然詘於勢力言之輒浩歎遂留閩中督探覺空祕密年餘已盡得黑幕真相將散家財厚養死士以圖之既而聞潘有任俠名且粵東舊雨也因走訪詳語及之潘笑曰惡僧貫盈之期至矣卽夕延三龍以下諸雄置酒大會有行軍及使事赴他方者約三十餘人留者尙百餘潘因述古刹覺空行惡情狀謂閩人苦此療久矣非吾輩誰能掃除座中或有起言者云固知此惡僧欲自主公奈投鼠忌器聞殿下且庇之奈何殿

下者指福康安也。潘從容曰：無患今以計退之必觸殿之下怒自不難。迅奏全功矣。因授計於蒼鷹等五人，僞爲家人伺於佛殿下。比日中則兩美婦人扶婢來游。蒼鷹等固已通洽，因指請小沙彌曰：此新自吳中來之。豔姬實某巷之出牆紅杏也。小沙彌立告於覺空。覺空使其徒遽出挾之。入豔敷。蒼鷹等馳回告福殿下。蓋兩美婦人者，福之寵姬與潘妾也。潘使妾誘致寵姬入寺，以爲餌。又使蒼鷹等勾連小沙彌，售此美人計。於是福聞而怒甚，將立遣騎營往圍搜潘尼之曰：如是，則僧必盡殺婦女而逃，非計也。愚意僧之徒衆有勇者不過三四十人耳。今遣門下士龍虎以下十餘人往，即可捕得。主僧據其祕鑰，然後會師往抄，則無遁形矣。福大悅，即如潘言。覺空有死黨，號獨腳金剛。懸羅漢飛來。魔王等驍勇無敵，在閩數十年，無敢犯者。卽海盜亦畏服。潘知其詳，乃遣三龍五虎齊出夜踰重垣，直搗其巢。覺空尙未覺。倉猝間不及措手，九麌展側翅，捕雉勢突於脂粉繡衾中，擒之裸而受縛。時三龍二虎方與獨腳金剛懸羅漢酣戰。獨腳金剛施鐵繳一柄，盤旋飛舞，猛不可當。一龍出長鬚百結練碎其繳，始被擒。懸羅漢力能舉千鈞，爲二虎猛撲傷其腹。

遁匿石塔下。塔重不可舉。三十六天罡起昇之負塔而趨羅漢。猶儼然坐塔中也。惟飛來巖王。上下殿脊如履康莊。九鷹繞追之折其足。始墮地。衆擊至帳下。福命並磔之。焚其屍。開鑿數出抄。錦繡珠玉珍寶無算。婦女婢媵凡百五十餘人。年無逾三十者。有家屬者招之領回。其無家者五十餘福。命潘處分。潘以配黨徒之無家室者留最黠慧之婢十二人。教以歌舞。自是潘氏始有伎樂矣。踰年海盜平。捐腐婦女亦數百人。福命悉賜部下將士三龍二虎以下莫不各有院宇擁妻妾。又明年福奏凱歸京師。

福康安優禮潘甚。力保於上前。畀以疆圻。重任意令潘於閩粵兩方聽擇。其一開府坐鎮。假以事權。潘雅不願。曰吾年已八十。更事多。功名之心極澹。正欲營菟裘爲娛老計。思天下之繁盛安適。且饒風景者厥惟揚州。揚州鹹利甲全國。苟得一鹹綱。優游其間。以盡餘年。此願足矣。福乃奏請。出潘長淮。南鹽政。特賜京邸家樂一部。並飭江浙諸省自將軍督撫以下歲時供奉。不予限制。時潘所救河南紳子及妻慧珠已歷仕至淮揚觀察。亦駐揚。乃使吏民修理平山堂。搜西湖緣揚郵。

諸勝地因南巡行宮故址之旁多闢名園以供潘之游宴時乾隆帝六次南巡甫回輦迹宛在潘又增采花石廣拓池館涼臺燠閣櫛比蟬聯粉飾過於宮禁而富麗巍煥西湖所不及也潘旣精神矍鑠豪邁自喜又和藹好諸談慷慨施與衆翕然以生佛稱之皓首龐眉而朱顏不衰童心未改聲色玩好雜遝滿前侍姬百餘人然進御者實一二人而已其餘見有佳士健兒貧無室者輒舉以賜之未嘗有德色合閩中所得及京邸所受兩樂部分爲南北兩曹每晚必奏樂侑酒樂終則大酺男女夫婦各盡歡而散以爲常風日晴和或良宵皓月率隊清游或輿或舟俱令兩樂部攜具隨之就勝地敷茵雜坐任意奏雜劇或南北小曲一折更移他所又分幕下賓僚爲文武兩曹文士則命給札抽毫成詩賦以獻佳者賜以精良楮墨武人則擊劍投壺射侯蹴踘較其勝負勝者酬酒肉或寶刀古劍凡四時寒暑風雨雪月幾無虛日若春秋花時佳節則更有特別大宴會其組織僉異尋常蓋不僅賓從流連家伎奏樂而已也

先是潘所養門下士百餘人卽三龍二虎以下諸健兒雖迭經潘之汲引援助有從軍立功貴顯

者。有負。板。經營。擁。厚。貲。者。然。其。家。室。皆。潘。所。指。配。於。豫。於。閩。咸。隨。潘。遷。移。無。一。去。而。之。他。即。
出。仕。荷。戈。遠。服。賈。等。身。走。四。方。而。其。眷。屬。必。附。居。於。潘。所。在。地。蓋。皆。受。潘。厚。恩。不。忍。相。離。潘。縱。勸。
諭。之。令。從。所。天。遠。適。亦。無。應。者。且。所。天。以。其。眷。屬。得。潘。蔭。庇。歲。時。常。可。一。覲。顏。色。反。以。爲。甚。幸。潘。
之。嫡。早。逝。僅。姬。妾。二。三。人。與。各。家。眷。屬。互。相。姊。妹。爾。汝。尤。曠。近。無。倫。是以。更。不。願。遠。離。潘。既。居。揚。
益。視。爲。樂。土。相。從。不。去。潘。乃。爲。建。百。院。比。屋。而。居。兩。樂。部。女。伶。年。長。皆。爲。釋。配。亦。分。院。東。西。並。列。
己。則。與。姪。妾。居。中。央。名。之。曰。極。樂。坊。揚。人。私。號。爲。快。活。林。每。春。秋。佳。節。則。必。舉。大。會。各。健。兒。多。有。
從。遠。道。告。歸。者。迭。爲。洗。塵。置。酒。平。山。堂。中。或。瘦。西。湖。畔。各。家。眷。屬。往。往。少。習。音。樂。或。能。歌。舞。見。獵。
心。喜。則。隨。鼓。吹。引。吭。各。奏。所。長。健。兒。則。舞。劍。習。射。以。和。之。男。女。伶。各。演。技。爲。樂。其。熱。鬧。情。狀。雖。今。
之。大。游。戲。場。不。能。及。也。潘。性。豁。達。許。都。人。士。縱。觀。游。者。每。見。潘。御。錦。袍。綉。桂。瓜。皮。冠。上。綴。紅。結。大。
如。南。棗。猩。纓。下。垂。自。其。後。望。之。宛。然。一。童。子。若。非。銀。鬚。鶴。鬢。幾。誤。呼。爲。統。袞。少。年。或。指。而。私。相。語。
曰。此。小。彭。祖。潘。老。大。人。也。姬。妾。眷。屬。中。亦。有。戲。呼。以。小。彭。祖。者。潘。聞。之。笑。曰。得。毋。有。采。女。欲。敗。吾。

道耶。每奏曲，輒親自按板，紅牙素手，風趣盎然。其時珠簾繡幕中，嬌娃豔女，排如玉筍。潘往來蹀躞，驟寒間暖，謔浪笑譁，無不各如其意。或把錢勸鬪，或覆甌，茶粉白黛綠者，圍而問難樂此不疲也。酒既酣，樂罷奏，則挈諸健兒子弟跨馬疾馳，顧盼，鑿鏤有馬新息氣概，或發矢三五以試穿楊，故技果無不命中。諸健兒舉鼎掇石，以爲雄。潘偶與較，亦未嘗示弱也。興至，或與文士倡和，小令短章，斐然可誦。武人瞠目不解，所謂潘笑與之講解，諸姬爭來問訊，有不能答者，罰歌一曲。如是者終日。燭見跋始鼓棹歸，或縱馬疾馳，或肩輿駢進，任意之所適，無定約也。若夏日苦暑，則終宵放浪湖山深處，羣姬不能從命。與馬送歸，燈火絡繹於途。揚州人輒曰：「小彭祖夜夜游一生，歡樂不知愁。」

劇盜某甲黨徒衆，多行刦江淮十餘年，無有能捕之者。聞潘富厚，行藥使其徒探視，大美之，將於某日乘其夜游出，不意刦殺而奪其姪。侍有健兒子弟，悉其謀，以告潘。潘笑曰：「吾以爲彼不犯城，市寬予生路，乃欲先取老夫耶？」即陰遜熟諳武技之姪妾，又健兒子弟不及十五六者，與馬從已。

出夜游如常是夕獨不飲酒奏樂令羣姬馳馬較射助以擊劍舞刀刀光如雪與皓月爭明時盜已伏暗中伺動靜顧不見潘乃僞爲游客倨階前視之一姬突出其後舉劍唇刺其頸曰汝非盜耶盜顧見女子欺其柔弱直前撲之則簷間一彈貫盜顧欲跳免又一彈入目顙然仆矣盜黨尙有進者簷間彈丸如雨下劇盜知有備遂遁去潘始置酒壓驚從容奏樂仍整輿而歸蓋施彈者潘之姪雲嬢也顧劇盜因是銜怨嫁禍揚地諸鹽商商訴於潘潘瞿然曰吾不欲多殺彼旣畏避則亦縱之乃賄累公等耶吾之責也乃命小健兒曰小龍珠者令探盜窟所在知渠魁伏處十二圩某竈戶家遂使五虎中號飛虎者夫婦偕往不三日捕付邑宰治以法自是上下江盜黨無敢窺揚者

小彭祖行樂二十餘年諸健兒皆老或死姪侍亦凋謝時和珅當國氣餒薰天頗不喜潘顧以高宗始終保全之未敢動潘亦謂吾不睹和奴之敗目不瞑也無何嘉王受禪高宗退居壽宮爲太上皇和聞潘有姦姪爲揚中名妓令其黨往索謂不與則且揭其居官荒縱罪潘知上春秋高諸

王舊誼漸薄不宜戀位招禍乃以妓贈和並請罷官斥家財盡與諸姪及健兒獨游黃山不復返。有健兒某甲往覓之得遺書於僧寺中謂吾游戲人間百餘年富貴福澤占享殆盡今先皇升遐大亂將至死何憾哉爾輩記取十年後荆楚間事也遂從寺僧得其遺骸端坐不化爲之建塔而歸。不十年果有川楚教匪事起。

春日雜感

梅子馨

筆窗把盞興方酣唱到陽關別淚含底事先生不歸去杏花春雨憶江南。
客星同聚木蘭舟春水無情任去留一醉縱能消塊壘可堪酒醒五更頭。
凌晨直上萬雲巔恍逐鸞鳳下九天知否西湖詩料好錢清樓外雨如烟。
西抹東塗憶舊時雖勞閨閣譽徵之囊空父抱窮途感高臥一樓人不知。
尺書聊復報平安憔悴瓊枝對影看幸是敝裘猶未典不然何以禦春寒。
收將鳳紙寫相思况是蕭蕭暮雨時恨海蒼茫無畔岸年年唱煞膾公詞。

神仙

快活大會

楊塵因

樂天教主一日在安樂窩召集快活大會。當時天宮地府八洞神仙都派代表參與會議。教主得了這箇消息就快郵代電調來。呵呵居士哈哈真人充任特別招待員籌備一切招待禮節大事。粗定這日呵呵居士與哈哈真人正在招待室裏閑話。忽見西北方面飛起一朵烏雲冉冉向安樂窩而來。他等駕起望遠鏡一看祇見趙公明頭戴金盔身披金甲手執鋼鞭身跨黑虎飛也似的奔來。那真人與居士二人忙迎向前去。不一時趙公明落了雲頭忙下虎背彼此行了一回稽首禮便延進招待室。趙公明進室之後見各方代表都還未來心坎裏老大的納悶便與那真人居士談談的周旋了一回就起身詢問道各方代表何以都未來呢。居士笑道各方代表現在已報到多數。因教主尚未決定正式開會日期各方代表大多抽着這箇空兒都各自玩耍去了。

概去路都不很遠早晚還有回來的咧。趙公明道哦他們可真會快活我也去逛一會兒教主想必還在打坐你們不可驚動他我也是不遠走的說罷辭去接說趙公明辭別那兩箇招待員跨上黑虎一直向街市上走去祇見那街市左右百商雲集男女老少往來的人絡繹不絕趙公明跨在黑虎背上暗自喝彩道怪不得人人都說安樂窩是絕好的地方呢如此看來我也想在這裏打箇小公館想着走着不覺兩眼看得發獸偶不提防耳邊猛聽嗚嗚的兩聲迎面冲來一輛垃圾車趙公明一時躲避不及可憐那隻呼風驕雨的黑虎被這輛垃圾車一冲却把肚腹冲破那黑虎頓時栽倒把往日的威風失盡了幸善趙公明乃是戎馬中人身手却狠活潑沒曾撞傷一蹶劣站起身來攔住那垃圾車的去路仔細看去那車上坐的不是外人乃是那八仙之中的鐵拐李趙公明一看是他也不便與他爭鬧忙轉了笑臉兒埋怨道老鐵您怎麼這般毛燥咧您看我的坐騎也被您冲破啦鐵拐李笑道您這箇紙老虎早就要穿了的偏偏遇着我這倒霉的沖撞他一下子就撞出禍事來了老趙您原諒些我現在還有要緊的事兒咱們晚間再談罷說

時便匆匆就要走去。趙公明一把抓住他的右臂道：「有什麼要緊的事咧？我曉得你又要往那裏去。開饗餐會慢些兒罷。趙爺有的是錢，明天還怕沒有的喫嗎？」鐵拐李發急道：「我的趙爺，這時誰還來顧着喫？喝咧！我對您實說了罷，呂洞賓他現在醫院裏等着要打針，若再遲他的鼻子就有些危險。復又一跛一跛的跳下車兒，說道：「趙爺，您想我與他是一路來的。我因爲歡喜跑冰，這一交把腿跌瘸了，已惹得大家笑我，六根不全如今再不給他趕快醫治，倘若他又關箇五官不整，那又是什麼樣兒咧？」趙公明道：「他如何得了這等病咧？」鐵拐李歎了一口氣道：「這總是怪他自己太荒唐。我早勸他那鹹肉不是好喫的，他總是不信我的話……總是不信我的話……」趙公明又說道：「我看打針是狠危險的事，你那葫蘆裏的丸藥給他喫一顆豈不好嗎？」鐵拐李笑道：「您真是外行。那一粒金丹祇能戒人的鴉片烟癮，那能給他療花柳病咧？」趙公明見他急得神色不安，也就與他分手，紙好挂著一根鋼鞭，當做司的克羅起代表的架子，在街市上慢步徘徊，纔走了十來步，忽的飢腸轆轤，肚皮裏好像打起鼓來。這纔想起還是新年初五，喫了一箇臭豬頭，直到

今天麵包也不會喫一塊。正打充飢的主意。猛喫着一陣酒香。便抬頭看去。只見街左有一座高樓。那門頭上高懸着一塊泥金橫額。寫了如意軒三箇大字。趙公明一看。打量是一所菜館兒。便飛步登樓。祇見樓上的陳列品都是平日沒曾見過的。未久。一箇少年呈上一張紙單兒。請他點菜。誰知趙公明要菜的知識。祇曉得一箇豬頭三牲。偏偏這如意軒裏就不能如他的意。氣得趙公明也不要菜。只叫他有什麼拿什麼來。就是啦。於是那少年將每天所訂的公司菜送上来。一份什麼燒牛排。扎桂魚。一盤兒裏祇有一小塊怎穀。趙公明狼吞虎嚼般喫咧。於是一口氣就喫了。他一個十全所有的什麼菜兒都被他喫盡了。後來算賬。趙公明便從腰裏一摸。半晌纔摸出幾張鈔邊銀行的紙幣。那裏曉得這樣紙票兒早就不能通用了的。當時管賬先生不肯收賬。他二人一言一語。險些爭鬭起來。恰好劉海也來喫大菜。見趙公明被人拖住了。便從頭領之下。取了幾個金錢。纔算將趙公明救出。重圍二人便出了如意軒。向西走去。按下不提。再說呂洞賓病在醫院。眼盼着鐵拐李來了。他二人又躊躇了半晌。纔決計打針。說也古怪。從自他打了兩針。

六零六轉眼之間頓時就恢復原狀。呂洞賓此時大喜便興鐵拐李出了醫院直向招待所走來。恰巧走到招待所門前迎面來了箇白髮老者生就一副壽頭壽臉的模樣滿臉上堆着一團和氣笑嘻嘻向呂鐵二仙說道二位道兄請了可是趕來開會的嗎呂鐵二仙便仔細看去原來那老者乃是南極仙翁左手拄着一根鹿頭籐杖右手捧着一箇掌大的水蜜桃。呂洞賓道仙翁你是幾時來的現在又往那裏去咧。南極仙翁道哎呀我可是來得早啦聽說大會正式開幕還有幾天說是專等着什麼西方來的自由神昨天教主得着一件快郵代電說自由神准定乘德謨克拉東號兵艦前來如今還未渡過太平洋咧。呂洞賓聽說頓時不悅道教主也太不厭煩咱們仙界的代表大概報到已過半數了自然正式行開幕禮何必還專等他咧。南極仙翁道話不是這樣說的如今咱們仙界共和自由神現正站在重要的地位別箇仙友還可以缺席他是萬不能缺席的呂洞賓越發聽得不愉快正待要與他辨駁鐵拐李道好在咱們開的是快活大會早一天遲一天沒有什麼關係的呂洞賓道你說得真好聽咱們這箇代表都是完全盡義務的又

沒。多。少。辦。公。費。如。今。多。住。一。天。就。得。要。多。一。天。的。花。費。咱。們。又。不。是。趙。公。明。那。有。許。多。閒。錢。貼。
補。咧。鐵。拐。李。笑。道。你。少。要。哭。窮。罷。祇。須。得。手。指。兒。一。點。還。怕。不。夠。用。嗎。說。話。時。節。忽。見。一。箇。西。裝。
女。士。乃。是。一。箇。女。教。員。的。打。扮。頭。戴。一。頂。廣。沿。花。冠。身。穿。一。套。細。腰。敞。懷。的。綠。絨。女。外。套。足。蹬。一。
雙。漆。皮。高。底。女。鞋。那。胸。前。掛。着。一。串。佛。珠。光。灼。灼。的。輝。煌。燦。爛。呂。洞。賓。一。眼。瞥。見。不。禁。的。又。動。了。
那。三。戲。白。牡。丹。的。癡。念。兩。眼。向。着。那。人。一。睃。頓。時。拍。了。一。箇。無。線。電。誰。知。他。將。眼。光。兜。過。去。忙。嚇。
得。倒。退。了。一。步。列。位。可。知。那。西。裝。女。士。是。誰。咧。哈哈。他。乃。是。從。紫。竹。林。來。的。觀。音。大。士。大。士。一。見。
南。極。仙。翁。等。忙。將。柳。腰。兒。一。呵。櫻。唇。兒。一。抿。笑。道。仙。翁。你。們。真。來。得。早。呀。仙。翁。等。見。觀。音。大。士。前。
來。也。都。見。了。一。禮。大。家。塞。喧。了。幾。句。眼。見。天。色。昏。黃。時。已。入。暮。南。極。仙。翁。便。匆。匆。告。辭。道。哎。呀。咱。
們。祇。管。談。得。高。興。我。險。些。把。一。樁。事。兒。忘。壞。了。大。家。又。詢。問。他。的。事。兒。南。極。仙。翁。道。今。天。我。實。在。
大。忙。東。方。朔。請。我。給。他。保。一。箇。壽。險。約。定。明。天。簽。字。交。款。他。說。要。去。找。趙。公。明。打。主。意。准。定。八。點。
鐘。他。在。五。路。銀。行。裏。等。我。如。今。時。候。快。到。我。得。去。了。說。罷。就。告。辭。諸。仙。而。去。接。着。觀。音。大。士。也。笑。

向呂洞賓道。今晚普陀山開跳舞會。乃是我的主席道兄。您可是捧一捧場咧。呂洞賓聽了這句話。一時樂得心癢難撓。一迭連聲價說了幾個好字。便與觀音大士。鐵拐李等一同走去。走不多遠。穿過快活林。又渡逍遙津。遠遠祇見一座高樓直冲霄漢。大士忙指着道。那就是我們的會場了。接着又聽一片笙歌。繚繞抑揚。徐疾從那大廈裏透將出來。異常清亮。這時急得大士說道。咱們快些走罷。恐怕跳舞的時候已到了。呂洞賓也就甩開大步。直向前奔。無奈鐵拐李的腿不方便。一瘸一跛。總是不能走快。偏偏他心坎裏越急。越是走不上前。鬧得汗流浹背。不住價祇吞那葫蘆裏的一粒金丹。看看快到會場迎面又有幾個人攔阻在路。大士向前一看。乃是如來佛踏着蓮花。太上老君跨着清牛。二郎神牽了一條錦毛獅子狗。結隊而來。大士一見。又不便避道而趨。祇好搶上前一步。與佛爺施了個大禮。接次彼此又行了一個常禮。如來佛首先問道。聽說趙公明又要借什麼外債。並且將五路銀行做抵押品。這樁事你等可曉得嗎。這番話問得衆仙閉口無言。也不知怎樣答話。太上老君接說道。大概這樁事老趙乃是祕密進行。他等未必能曉得。

的。比時呂洞賓正要說話。祇見鐵拐李搶先說道。趙公明的財政聽說是很難的。不過借款的事兒實在未曾聽說。剛說話罷。忽見東方金光一閃。轉眼一個毛頭毛腦的大仙跪在如來佛面前。奏道。猴兒方纔去八方打聽。那趙公明已與東方侏儒國國王訂了祕密合同。借了九千萬紙錢。先說以五路銀行做抵押品。後因資本家不願意。又想將鹽務抵押。現正與四海龍王商量條件。扣頭聽說是很好的。將來總可賺得幾百萬。如來佛大怒道。他如此橫行。咱們必定去實行監督。他的財政正說之際。南極仙翁也趕來了。如來佛又問趙公明借款的事。南極仙翁道。說來他也實在可憐。前幾天他在如意軒喫大菜。若不遇着劉海險些的要丟面子。今東方朔要我給他保壽險。什麼手續都辦清了。就缺的是押款。後來託我向他打主意。我看他都很爲難的。我就不便再逼他。祇好向王母娘娘借了一副珍珠頭面。纔算把這樁事兒辦結束了。齊天大聖又轉臉詢問道。仙翁可知地藏王現在已做了煤炭大王。聽說他想在崑崙山開礦。那礦務師是請的士行孫。南極仙翁搖頭說道。我聽說的不是這般。祇說他想在十八層阿鼻地獄裏開築一條鐵路。橫

穿刀山劍嶺直達望鄉臺總工程師是公輸子大約這次會議之後就得回去興工啦太上老君笑道似他這等關心實業倒是很難得的接着又說了一陣閒話如來佛與太上老君二郎神等一直去尋找趙公明這裏觀音大士等匆匆忙忙也向那跳舞會的會場走去不多一刻到了會場祇見哼哈二將把守着大門見諸仙前來他倆就讓開一條道路衆仙等慢步走進會場這時祇見八臂哪吒忙得亂手亂腳一疊連聲嚷道這是什麼時候他老人家也太矯糊怎麼還不前來咧剛一轉臉猛見觀音大士已站在他的面前復又手忙腳亂的說道哎呀你老人家真害得人等候苦了大士也不暇與他說話就奔向後台去了此時那跳舞場上正是漢鍾離客串天女散花左右許多神仙合奏中西音樂鐵拐李一眼看去只見俞伯牙踏着批露哪李龜年拉着凡瓦琳禪衡打了一陣洋鼓韓湘子吹了一陣洋喇叭張果老奮身上場演了一會兒驢戲接着齊天大聖哪咤紅孩兒看財童子要了一套柔箋這場已過又是嫦娥洛妃纖女何仙姑月姊風姨等等連環跳舞正入酣境忽見電光一閃觀音大士披着一幅碧羅紗搖曳登場這時在那五色

電光之下映得觀音大士披着一幅碧羅紗越發顯得嬌豔再看那紗紋如烟如霧一般團團將大士裏住那大士周身三萬六千毛孔都看得無孔不透這時左右的音樂已停止祇有弄玉拿着一枝洞簫獨奏端娥等連環跳舞漸漸後退場上祇有觀音大士翩翩獨舞那個濟顛和尚看得心癢難撓一跛一跛跑上舞場就與觀音大士合舞起來向東甩一脚向西又甩一腿引得旁觀的神仙都拍掌狂笑了一陣正在熱鬧之際忽見南極仙翁大嚷有賊當時會場中糾察員乃是韋馳韋馳聽他大嚷忙着上前詢問方知仙翁的桃兒不見了大衆不待追究都疑猜是齊天大聖偷喫了誰知這次偏偏冤枉了他一回原來東方朔喝了幾盃白蘭地酒爛醉如泥不知如何南極仙翁手中一個水蜜桃被他看見了于是一要手法就將那桃兒偷喫個乾淨直待韋馳追尋得不放鬆他纔笑嘻嘻的偷桃原故又鬧了半晌天色將明觀音大士跳舞已罷接着又演了幾齣京戲開鑼是和合大仙的大賜福接着就是方弼方相的就虎鬪風姨月姊的雙搖會趙公明的羅夢端娥的捧打無情郎王母娘娘的望兒樓二郎神孫悟空的白水灘南極仙翁的

百壽圖。鐵拐李的全本盜魂鈴。諸仙看到夜色將闌。於是漸漸散去。不覺又過了多時。樂天教主。纔遍發通告。說西方自由神業已來了。決定本日開正式快活大會。諸仙得了這個通告。紛紛進了會場。究竟那正式快活大會會議。些什麼事件。記者一筆也寫他不清。列位可買一本快活創刊號。一看就可以明白啦。

媿毒後身

逸梅

某甲好弄文墨。曾爲某奇士作傳。有云小便雄偉。勇武多力。蓋言其自小即勇武強壯也。某乙讀之。

不禁失笑曰。原來這奇士是古媿毒後身。

郵局送來「幸福片」爲祈福者所寄。云受此片者於二十四小時內致同樣文字之片於九友於地珠九轉後可得幸福。又云此法發明於美利堅之一將士奇怪殆不可思議。同時得此片者皆懷疑莫釋。如法泡製後亦依然無所幸遇。然而郵局之明信片將頃見暢銷矣。

友人金君於賀年片印「幸福之券」四字同爲吉祥文字而頗覺新穎可喜。蓋幸福之定義因人而殊。小言之飽食安眠亦幸福也。而秀才人情紙半張往往鄭重視之。惟此「幸福之券」尙覺切實非奢求耳。

鵝夷

□ 遇豔 快活之夜

范烟橋

月夜

人生行樂耳。於富貴何求。況樂之界說。要隨其心性情感。而殊雖胼手胝足。朝夕無間。而窮巷蓬戶。亦有快活之時。大抵少年人較多樂境。若中壯以還。哀樂參半矣。余生未及三十。溯往者之可樂。實鮮。曩者有事西疇。以修途日暮。不克言旋。乃繫艇村橋。權度春夕。時則雨絲風片。不減峭寒。長夜漫漫。忍難好夢。榜人問可勝飲否。余初無稽阮之嗜。以寥寂無聊藉。此消遣計亦良得。乃傾杖頭錢。命往村家沽之。已而榜人至。謂村人聞先生來。正合作不速之客。跼促短篷。雖飲不樂。盍來草舍。以舒僵蹇。余聞言而善。登岸與俱。往過阡陌五六折。有竹籬繞蒼顏華髮之翁。遲余於芳檐之下。各叩姓氏。若舊相識。翁與余對席設碟碗。四事皆園蔬也。若瓜若茄。製自昨秋。味甘美。頓勝珍羞。酒亦綠韻。初發醞釀十年矣。翁知余能作小說家言。乃娓娓述少年時俊遇。曰是可以。

「快活之夜」名篇也。余諾而聆之，翁曰。

「此得意之事，乃五十年前之秋夜。余健忘，不憶月日。但可告者，有明月一钩，斜掛雲隙，非初三郎下九耳。疇昔之夜，余方坐橋畔，稚柳下。今則幹可合抱，當時僅如臂大而已。仰觀繁星，閃閃似金約。指青女素娥之喻，殊可信也。時聞有低緩駘蕩之歌聲，起自彼岸，迴首顧之，有女郎方挾其信口之歌腔，娘娘以度橋而來。斯時余心志忑，弗甯正不知何以相對。抑任其翩然而去耶？則心有所弗肯抑以言留之耶？則又不得相適。弗忤之語，躊躇再四。女郎已至轉眸，斜暎其光，如電靚者，以繁星比約。指今乃知不如。比女郎之秋水爲佳矣。余忽得一語，以詢之曰：姊姊何處來耶？何處去耶？女郎嫣然若吞若吐，曰：我適從阿姨所來。阿姨善笑。我亦善笑。阿姨欲我之笑，惟恐我弗笑，乃餉我以鮮果食，我以佳饌且飲。我以酒，我乃大樂。我乃時時笑。阿姨亦大樂。阿姨亦時時笑。我離阿姨家已遠，猶聞阿姨之笑，續續而弗已。而我之笑顏，亦不克盡歟！餘樂未盡，乃爲曼歌。哥哥不將笑我癡耶？余聞彼言，如串珠之落。

玉盤此婉變之言出諸婉變之人之口覺四圍空氣皆婉變可喜者矣我心奕奕不禁和之以笑已而彼仰其林檎之歐轉其楊柳之腰嫋然言曰黃昏深矣阿母盼煞我歸矣余曰去此有幾許遠女郎曰一里許余曰姊胆得毋怯余爲伴以俱往善乎女郎卽呈其誠意感激之容嫣然以諾此一里之路至崎嶇不平女郎得余助時報以謝言叩以年華則遜余兩齡爲十三問以姓氏則眎余以約指知爲金輕語余以小名曰靈兒方欲更詢以他忽彼前躍呼阿嬢則其母適將燈以來迎也女郎以余介之母前且告之曰不得阿哥伴我將嚇死矣寥母衣一笑而去其母乃以女郎所懷橘與余曰哥兒明日來余受橘相別覺此片時不可思議之快活有知以來未嘗有也然匆遽竟未記其所居而微月之下雖驚其豔但未清晰若在光天不復可認識白雲空谷渺不可求則此令人活快之金靈兒何從訪之旣歸就臥攜橘於枕畔挹其清芬如親聲歎已而入夢醒則天明欲捨墮歡如武陵人重問桃源迷不得路矣此一頁之情史字字高潔字字光明殆異乎今之所謂愛矣五十年來時時在心頭

稍加思索，卽得源本，客善裨官敬以下酒。

余卒聞翁言，悱惻中懷纏綿，根觸不禁，酒興頓豪。浮以大白，曰七十老翁，乃有爾許閒情可憇耶？翁曰：惟快活事，能牢記耳。時蠟淚已垂盡，又繼之以新，有村婦攜抱而至，雜以勞農，熙攘似樂。余之樂不久，卽俱譎熟如家人，笑語悉見真實，非若城市人多禮俗矯飾也。時翁酒紅上面，春色盎然，類五十年前，坐稚柳下矣。而余亦逸興遄飛，豪情颺舉。見壁有短笛，取之而吹。翁起執箸，作天魔舞，四圍譁然縱笑。笑聲震屋，竟覺爲我輩撥開陰霾之雲翳，而青女素娥露其清輝。榜人恐余作玉山颓，乃扶以返舟。陶然不知胡天而胡帝矣。醒來又復風雨蕭蕭，迴憶客宵，若易世界，欲登翁門以謝。昨擾榜人爲言，黎明翁至知客，正酣睡不欲攬。清夢曚爲轉語，云將他適，異日有緣再圖相見耳。恍惚憶昨夜翁言，無有妻孥，則今日登堂亦等之入宮，不見而已。遍詢鄰舍，咸謂此老如龍來去，無定必也。求之湖海之間耳。余乃掛帆歸來，迴味夜來不知何以快活，至是余更不知。余以外，何以又人人快活，無異於余耶？惟翁之所言，洵乎可樂。余之所遇，亦將隨翁之快活而快。

活矣。故曰：「快活之夜。」而此快活之夜。翁既不得重逢。而余亦安從復遇。不得重逢。與復遇。此快活之所以爲快活也。

快活先生傳

鄭逸梅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平居逍遙快活。因以爲號焉。胸臆寬抒。不解煩紝。好大笑。狀若彌勒。一舉一動。皆滑稽可喜。住海上。交游徧於天下。友輩每苦無聊。或躬往迎之。旣迎而至。談諧百出。無不驪然而咍。時話美人蘭心蕙質。時述俠士活虎生龍。娓娓也。常著俳文。自娛適然。自得流傳於世人。爭寶之贊曰：或人有言。蜚聲譽於藝林。執文壇之牛耳。其言茲若人之儕乎。清言霏玉。妙語解頤。東方氏之流歟。淳于子之流歟。

是……快活

伯瀆鶴閒

擴張地盤剝削民脂民膏是軍閥的快活
反雲覆雨憑我三寸不爛之舌是政客的快活
鶴蚌相爭坐收漁翁之利是島國的快活
減輕賦稅工商業興隆發達是人民的快活
混充僞貨虛抬市價操縱自由是奸商的快活
致繫者情書接答信允許幽會是情人的快活
遇國慶典禮邀總統命令特赦是罪犯的快活
案無頭由人皆束手由我思索得以大白是偵探的快活
手執管城罵盡世間齷齪腐臭之徒是主筆的快活
信筆亂塗投稿到快活旬刊社竟蒙登出是我的快活

□ 相逢 快活女郎

程小青

夢裏

一日秀娟方獨坐書室中。一手執哈葛德小說一卷。一手自支其玉琢之頤。憑案默讀時。春暮矣。楊花點點飛舞空中。狀若尋春之蝶隊。時復因風。媿爲介闊。入書窗。若欲媚此花。后移時。秀娟張其玉臂。略一欠伸。旋復置小說於案。徐掠其覆額之鬟髮。時女已倦。讀則移其斌媚之明眸。迴盼案頭。一肖影。影爲一西服少年。英挺不凡。不問而知爲秀娟之意中人。秀娟凝視有頃。忽而下其目臉。若有深思。

少間。暮聞搗門聲。甚急。女仰其杏靨。正欲起立。啓視。忽見書室之門。閑然自關。一修偉之少年。踱步入。則其意中人。守瑾也。女乍相見。不禁紅暈粉頰。却步不復前。因支其身於書桌。憇然俯視。時守瑾已緩步至女前。磬折爲禮。爲狀至足。恭乃致詞曰。秀君無恙乎。我嬖得君書。知君待覆甚殷。

今則我已將得好消息至矣。女聞言頰上紅潮又不禁作一度之洄漩已始吐其鶯囀之嬌聲。徐應曰消息果佳耶。然君以何時歸者。學業已竟耶。守瑾曰我昨日纔自美洲歸耳。若云學業已僥倖得文學碩士之學位。差不負君之期望。君或樂聞乎。秀娟曰信耶。然君歸何速。若此君渡美後之第三十五號書中不言君卒業之期。當在暑假而乘風來歸。則將在桂子黃。語次少年忽亂其詞曰君勿爾。我今既歸矣。奈何復呶呶言此。我今欲言者。卽君所切望之佳消息也。女因曰然則試爲我言之。君父果終於兪允耶。守瑾曰然我父初頗固執。不慊我之所爲。蓋父固篤信舊道德者。彼鑒於無識者。流以淫奔爲自由。以獸行爲戀愛。因深惡之。且併自由戀愛之名詞。而厭聞之。迨經我一再陳述吾等之愛實至高尙純潔。他姑無論。卽尺素往還亦絕亡一字一句。涉及輕薄。父漸爲動。又因我妹之力助。亟揚君之綺才玉貌。莫或與儻。我父乃終允我請矣。秀娟傾聽至此。不覺瓠犀微露。嫣然一笑。蓋其素願旣償。快活之談怒熾於中。不復可遏。沮遂爾形露於外。守瑾覩狀。乃亦含笑言曰我固知君聞此佳信不能不樂。實則我亦晨夕默禱深冀老父回意。

能玉成其事。今果幸圓滿矣。則吾二人之快活程度。孰高孰下。殆真難加衡量也。語至此。守瑾忽曰。秀君今我尙有一言。必須待決於君。君其許我陳請否。秀娟曰。何事耶。恣君言之。守瑾更移步貼近女身。附耳囁嚅曰。卽婚期耳。女復低其首。蝤蛴之頸。本自皙如雪。至是亦泛呈綠色。已而期應。曰。婚期耶。君意云何者……語未竣。斗聞蓬蓬之聲。作於戶外。斯真叩門聲矣。

秀娟遽然覺倦。眼惺忪。向室中四望。一若猶欲覓取其意。中人藏匿何處。而不自知其方。從夢境中回者。繼而略一凝眸。始覺適間所歷。實一豔情之幻夢。蓋以思慮既切。心神爲役。遂不覺形諸夢寐。然而一場懨夢。終成泡影。殊不能無所悒悒。時蓬蓬聲又作。聲益加厲。女因徐徐離書桌。而起整其淺碧之春衫。款步啓扉。扉闢見一狀貌慧黠之小婢。手持一簡。簡上姓名作蟹行式之西字。而郵花亦作藍色之人頭形。與我國者迥殊。婢見女。張其笑口。作俏皮語曰。小姐殆春困耶。際此日長。人倦。正復悶。損婢子。今將得消遣物。至矣。言次。呈其簡。女乍覩。簡忽赧然。色沮。因麾婢出。室去。復闔其扉。急展其封。則累玉郎書也。書略曰。

前簡本擬早覆緣待家報頒來冀有以慰君是以遲遲今則老父之手諭已至所請之事幸已俯允額手稱快我固知吾二人有同感也然迴憶曩者柳蔭絮語精神所至金石爲開之約言至是彌覺其可信矣刻正努力所學以期卒業時得列上選庶不負君殷殷之期望……

女默誦至此喜不自勝則俯其櫻唇以吻所歡之來書恍若此一字一句之中皆寓有甜蜜之憐悰者蓋以適間幻覺上之快活一變而爲事實上之快活斯誠不禁其快活無窮矣

求榮

□ 反辱 快活之夢

嚴美孫

大凡中國的女子他從小腦筋裏總藏着一個美滿的思想總希望將來長大成人嫁着一個丈夫這人家是拿黃金來鋪地板田地房產一生都享用不盡到那時嫁得過去住在那皇宮式的暖閣裏穿了珍珠衫對着菱花鏡纖指上更戴着像蠶豆般大的鑽寶亮晶晶地映着飛利浦的大電泡直閃出萬道紅光反射到他小白臉式如意郎君的特別照會上越顯出他郎君嬌滴滴的色彩香甜粉嫩委實令人可愛可能達到這個大目的總算也不枉做一世的苦女子了在下這篇瞎話并非胡謔我敢說一句中國女子的虛榮心比什麼還利害沒有一個不存這樣癮想的但是一個個都想下嫁天字第一號富貴的兒郎那麼窮措大只合擁着一世的破裂終身總沒有享受黃臉婆的紅潤幸福了但我看那些窮人家的糟糠夫婦布衣菜飯勤儉持家却倒有

福深享那家庭的真趣。倒不像那些金錢夫妻當初全靠孔方兄來作撮合山。那有什麼真的情義。一旦大家反目起來。少不得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夫妻倆能夠相處三年。還算是最長久的壽命呢。唉。那些女子絕頂聰明。怎的不放開慧眼。甘自葬送一生。說來也正可憐。就像柯蓮儂女士。早上一個年頭在儂樂園跳舞會場中結識一個知心的密友。便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那位李幹詩先生。說起李先生的來歷。倒也不小。他父親當過一任洋債專使。肥缺只要借到一筆洋債。那盈千累萬。雪白的回扣。便得給他白白的享受。所以洋債借得越多。小百姓。担负越重。脂膏越瘦。只是他老人家面團團的。越發肥了。李先生瞧在眼裏。看金錢的來處。實在容易。只等他父親壽終正寢。一古腦兒便是他的天下。只恨家產過多。沒處化用。少不得要在吃喝嫖賭四字訣上做工夫。有時李先生事忙的。富兒還沒口的要罵他。父親爲什麼要創這些家產。使得他手忙腳亂。一時享用不了。直弄得頭昏腦脹。委實十分麻煩。唉。李老頭子賣國媚外。賺得回扣。他的大名。遺臭千古。人人唾罵。只等大限一到。雙脚一挺。可憐他還是半個大錢也不能帶下土去。

只不過替他後代做了一世的牛馬。如今他聽見令公郎的一番話，恐怕他睡在地下也要賜罵。咽咽的痛哭一場，說自己吃力不討好呢。李先生仗的是錢，那怕天大的事，他也都能幹得。俗語有一句，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話，可算得是至理名言。如今的世界，勢利薰人，別說是人類了，但說深巷裏的一條黃狗，放開一對銅鈴的野眼，專朝着那些蓬頭垢面的小輩，三鑑日價汪汪的亂吠。有時遇着些有錢有勢的大人先生，他就悄悄的躲在一旁，再也不敢放聲。那些大人先生嫌他討厭，拿着現成文明的打狗棒，反而請他當頭一棒。他受了痛苦，非惟不敢出聲，狂吠可是連半個響屁也不敢放了。你想像李先生這樣有錢漂亮的人物，只要走出門去，包管使得人家到處歡迎。那怕李先生撒一個臭烘烘的屁，人家都要恭維他，說是香噴噴比衆不同的特別屁。李先生風頭最健，最惹人注目的要算他中指戴的那顆唯一的大鑽石，少說些也總有比大鑽戒還肥上一圈光芒四射，照個正着，逼得人家睜不開眼。那顆鑽石是他父親當初得的。這個寶貝聽說在賽珍會上有人出過二十萬元的重價呢。如今這件珍品落到李先生的手裏，有

時。他在交際場中總勾得羣衆的視線。人家再看他舉止豪貴想沾一些油水便一捧便把他捧上青雲。如今李幹詩三個字的大名誰也不曉。柯女士心慕已久。心想我家雖沒多錢也算是中等人家。論起門第也算不得下賤。我也總算有了高等畢業的資格。倘能天從人願得和李先生匹配。一生富貴享受不盡也不辱沒我一世做人便是我親族面上誰也不增了幾分色彩。就連得過世的慈母。他在冥冥中也要默讚我有眼力。揀着這般榮華富貴的金龜婿呢。這天柯女士在跳舞場中得見李先生的丰采。真覺得是生平第一件最快意的事。對着李先生一雙水汪汪的活潑潑的眼睛兀自的呆呆發怔。李先生是何等知風識趣的聰明人。當下會意。雖是也想上幾個無線電報。只是礙着衆目。狠覺不便。歇了幾天。畢竟要佩服李先生的手段高明。不知施用什麼玄妙的法術。竟和柯女士成了一對唯一甜蜜蜜的膩友了。柯女士是個初涉情場的女孩兒。一味天真。全是至性。自己毫沒主張。那有什麼閱歷。好像是個牽線的傀儡。任他人在一旁教悔。捉弄。又怎禁李先生這一番花言巧語。海誓山盟。直把個柯女士擺佈得服服貼貼。甘

爲。情。死。真。合。着。女。爲。悅。已。者。容。的。一。句。古。話。了。幸。而。柯。女。士。却。倒。曉。得。女。子。從。一。而。終。的。大。義。只。
恐。怕。他。父。親。主。張。的。那。程。家。婚。事。死。灰。復。燃。發。生。阻。礙。便。三。番。兩。次。催。李。先。生。趕。快。想。法。輾。轉。託。
人。請。他。父。親。的。熟。友。到。他。家。來。正。式。議。婚。只。是。李。先。生。總。是。推。托。事。忙。這。事。不。免。耽。誤。下。來。柯。女。
士。爲。了。這。事。也。曾。和。他。腐。舊。的。老。父。親。幾。乎。逼。演。了。一。齣。家。庭。新。革。命。原。來。他。父。親。早。看。中。一。個。
同。年的。兒。子。名。叫。程。保。禮。他。在。中。學。堂。畢。了。業。就。被。一。家。麵。粉。公。司。重。金。聘。去。當。協。理。的。職。務。
這。孩。子。無。論。做。什。麼。事。總。肯。耐。勞。習。苦。論。到。學。問。家。學。淵。源。自。然。也。狠。長。進。而。且。彼。此。通。家。至。好。
也。曾。幾。次。託。人。到。他。家。說。親。他。父。親。雖。狠。滿。意。但。是。也。得。商。明。柯。女。士。才。得。定。局。怎。知。柯。女。士。嚴。
辭。拒。絕。說。是。婚。姻。是。女。兒。一。生。的。大。事。怎。得。一。任。父。母。做。主。胡。亂。施。行。人。生。所。貴。的。便。是。自。由。那。
怕。是。神。聖。也。都。不。能。侵。犯。况。且。是。婚。姻。大。事。關。係。一。生。的。幸。福。必。得。個。唯。一。的。知。已。長。相。廝。伴。才。
能。久。享。紅。閨。的。幸。福。老。實。說。我。除。掉。李。幹。詩。生。平。却。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知。已。來。了。他。父。親。聽。了。
一。番。偉。論。好。像。被。一。頓。教。訓。茅。塞。頓。開。不。免。暗。自。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李。幹。詩。這。人。論。起。家。

資。却。是。在。金。銀。堆。裏。過。活。的。只。是。他。的。學。問。和。品。行。與。程。保。禮。是。個。什。麼。比。較。倒。是。一。個。疑。問。往。往。富。家。子。弟。有。了。貝。旁。的。才。就。沒。有。木。旁。的。才。至。於。說。到。品。行。一。層。可。就。不。必。談。了。那。麼。這。頭。婚。事。我。雖。曲。徇。了。女。兒。的。私。願。貿。然。許。可。恐。怕。將。來。坑。殺。蓮。儂。的。一。生。到。了。懊。悔。的。時。候。恐。怕。要。嫌。太。遲。呢。柯。女。士。得。了。他。父。親。的。允。諾。當。下。快。樂。得。什。麼。似。的。只。是。李。先。生。答。應。到。柯。家。求。婚。央。請。的。那。位。大。媒。始。終。沒。有。出。頭。這。頭。婚。事。柯。女。士。的。父。親。已。經。通。過。好。在。是。自。由。戀。愛。當。今。風。行。便。是。沒。有。大。媒。倒。也。省。了。許。多。麻。煩。的。手。續。他。們。倆。訂。了。婚。約。自。然。例。行。交。換。約。指。的。成。法。已。經。定。了。未。來。的。名。義。當。然。更。是。不。拘。形。跡。兩。下。格。外。親。熱。早。晚。的。聚。首。有。說。有。笑。好。像。是一。對。快。活。神。仙。有。一。次。柯。女。士。催。李。先。生。趕。快。揀。定。吉。期。以。免。在。外。面。給。人。家。瞧。見。了。總。覺。有。些。不。雅。李。先。生。求。諾。諾。連。聲。但。說。婚。姻。是。一。生。的。大。事。這。次。草。草。文。定。河。南。家。中。的。老。母。親。我。雖。已。經。寫。信。給。他。求。他。做。主。他。是。個。慈。靄。的。老。人。必。能。允。諾。我。的。要。求。但。是。說。到。完。娶。這。一。層。必。須。等。他。老。人。家。揀。了。吉。日。才。得。實。行。不。然。擅。自。做。主。不。告。而。娶。人。家。總。要。罵。我。眼。中。沒。有。老。娘。咧。柯。女。士。聽。說。連。稱。有。

理一面李先生便打算卽日動身回到開封和他母親商辦舉行這回的大典禮柯女士愈加感激李先生得銘心刻骨李先生動身的那一晚柯女士冒着雨雪那怕是像翦刀般刮面的朔風呼呼價響吹得他兩片粉頰凍得像紫蘿波般的他一些都不畏縮送到月台不免黯然銷魂那像珍珠般的別淚兀自的淌了下來直等那無情的汽笛幾聲怪叫那輪盤才緩緩的碾動接着才飛也似的駛去那輪盤碾動得快險些兒把柯女士的一顆芳心也碾成粉碎呢李先生這回的動身原和柯女士說定只要等開封事情料理妥當便和老母親一同東裝南下舉行婚禮勸他保重芳體千萬不要掛念此行多得也不消一月的耽留好在上海開封間的交通也還便利郵信的話遲得四天必能達到小別一月正不妨在信中談話呢柯女士聽了這番話也勸李先生在路上千萬珍重身體此行早去早回一等擇定吉期便趕快先寄快信通知我上海方面可以早早預備免得臨時局促有失場面李先生但說儘請蓮妹放心我也巴不得一到開封事情早日料理清楚便插翅般的飛到上海和心愛的在花團錦簇的禮堂上行那雙雙對立的鞠躬

禮。吻。柯女士等。李先生動身以後。他的一顆芳心。正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那兒打轉。隔了七天。還不見李先生的佳音。他心下兀自奇怪。怎知左一七天右一七天的過下去。河南方面總沒有那半點的消息。這時又打聽着。李先生在華美銀行的一筆存款。也早在七天前淨數的提去。柯女士這時心下不免有些疑慮。繼而一想像李先生這般柔情如蜜的情郎。決不會幹這種負心的事。大約在家中有事。耽擱下來。故而沒有工夫寫信。這也是要原諒他的。好在他說此行多則有一月的。耽擱。眼前還沒到期。這也是我性急才有這意外的猜度呢。唉。奇怪極了。別說是一個月。便加上兩個月三個月。李先生的音信終像石沈大海。這時柯女士才略略放出些焦急的樣子。不久便懨懨成病。恰巧學堂裏正值中學畢業的攷試。他也只好缺席。鎮日價愁眉不展。長吁短歎的。倒在一架矮床上。對着那一派陰慘碧綠的電燈光。引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幻想。早有幾天。連得一些茶飯都不進口。一羣同學得了消息。一齊都來探詢。就中要算陸鑑霆最為誠摯。了他來探病。有時總帶幾件滋養名貴的補品給柯女士。病中享用。他對於柯女士這篇隱史。雖

是有些風聞倒也不敢證實却也不便攢碎沙鍋問到底的問他本人只得話裏有因隱隱的勸他澈悟不要望穿秋水再做癡夢了柯女士病中得了這樣的知己心下委實感激一天正是日煖風和三春佳節公園裏開了一個慈善性質的游藝大會直引得萬人空巷好不熱鬧一羣游客既戴了慈善家狼榮耀的頭銜又飽了狠難遇的眼福爭先赴會自然比往日起勁這天會裏要算女客最爲擁擠誰不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像天人般的引得一羣狂蜂浪蝶的視線陸女士當以慈善性質認下幾張入場券這天便約柯女士同往游覽借此替她消愁解悶柯女士病體未痊只得沒精打采懶洋洋的來到會場雖是心如古井萬念都灰但瞧着人家手挽手兒一對的儂影他的芳心便別別的跳個不住人家羣趨熱鬧的所在他偏要揀着那偏僻清靜茶室的一角和陸女士品茗清談但是語言呆板好像失了倫次一舉一動的當中早失了女孩兒天然活潑的一點靈機比較上年他得受社會交際花頭銜的當兒他的神態簡直不像是一個大人了他們倆談談說說不覺天晚正待動腳陸女士劈頭碰着一位女戚彼此寒暄幾句陸女士

但見這位女戚穿了一件銀紅鐵機綬的新襖子，四面鑲着晶亮的水鑽，一閃一閃的放出光來。委實美麗得狠。陸女士便調侃他道：「你這臉子配這行頭，今天園中所有的風頭可給你一人佔盡了！」那位女戚聽了，笑迷迷的啐了一聲道：「你慣拿人家開玩笑，我這新製的衣服是預備三月十七到蘇州喫李幹詩表哥的喜酒穿的咧！」陸女士笑了一笑，也不在意，只是柯女士在旁聽了，受了一種絕大的激刺。他那時心中哭笑全非，真比活處死刑還要難受。這晚回家便發了幾個寒熱，心下委實傷感。後來好不容易才探着李先生果是三月十七那天要在蘇州和鼎鼎大名的尤尚璣女士舉行嘉禮，把從前和自己訂下柔情如蜜的海誓山盟早已拋到九霄雲外。柯女士難得想明白了，心下倒也并不十分難受到三月十七那天柯女士淡裝素服，洗盡鉛華，悄悄的瞞着家人乘着頭班車趕到蘇州預備痛飲。李先生的一杯喜酒，他曉得李先生負心至此，決不再圖美滿的幻想，但不知見了李先生，他對自己拿什麼話來做搪塞。柯女士進得門去，頭門的一班鼓手二門的一班小堂名照例迎客的一陣吹打，柯女士抑了酸痛，抬頭一看，只見喜。

堂上掛滿了一色猩紅的綵幃。全當今炙手可熱偉人的禮品上面綵的吉羊詞像什麼福祿鴛鴦呀百年好合呀一團喜氣再也說他不盡那花廳上更是佳賓滿座男女老幼誰不是嘻嘻哈哈有說有笑羣向李先生連聲道喜李先生穿了吉服分外氣概那臉子把玉容霜塗得白白的一雙黑溜溜的眼睛格外覺得有神這時正在樂意的當兒不圖柯女士突如其来雖是心下有些慌張但他面上仍持鎮靜的態度柯女士不慌不忙走上前去和他一鞠躬并說今天特地趕到蘇州和李先生道喜這回吉期也不給我喜柬未免太看不起我女流之輩啊說罷露出一種慘笑的神態李先生假做癡呆隨卽答道誰和你認識你這話真弄得我不明不白呢柯女士礙着衆面也不願暴露李先生的罪惡但笑道李先生呀你也不必如此我特地趕來和你道喜也是一番好意一等拜見過新嫂子的李采我打算就要動身因爲學堂裏不能多曠課呢李先生到底做賊心虛當下恐怕柯女士將從前的事情和盤托出當場狠下不了面子便喝令家入硬派柯女士是個當地的女光棍要想借端敲詐趕快將他擋出大門門首一羣如虎如狼的

衛隊奉了綸音不問青紅皂白便把柯女士橫拖倒曳的擡出門去。柯女士到了那裏不覺一陣心酸淚如泉湧正待雇車到站迎面一陣吹打夾着金鑼的聲音花花轎兒飛也似的抬到李府去了。他想花轎裏端坐的麗人希望抬到天堂福境怎知錯走了阿鼻地獄一世沒得翻身那轎中的可憐蟲他還昏昏的在那裏做夢呢。柯女士回到上海當晚新愁舊恨齊上心來他從小在學堂裏本有失眠冒血等症這時一齊發作最可憐的他父親近來因在交易所投機失敗把所有的祖產蕩盡無餘迫於生計沒有法想早到北京找個同年關官希望謀個一官半職自他動身後起初還有幾封平安的家書後來忽然沒有音訊柯女士沒有進款只好拿衣飾暫時典質度日家中冷清清的只剩一個燒火的老劉媽他又有耳聾的毛病和他說話總要夾七夾八的聽不清楚看官請想柯女士的病中既沒有人拿好言好語來安慰他又沒有親人在身邊好生服侍他思前想後你叫他怎會不心淒腸斷呢那晚淅淅瀝的雨聲儘向着小樓的百葉窗上亂打柯女士病中聽了更覺愁悶無意間在樹角又看見李先生當初繡贈他的一塊紀念帕斗的

觸動心事。哇的一聲鮮血從口中直湧出來鋪滿了地板成了一抹猩紅。柯女士一陣眩暈跌倒在地。昏昏的張眼一瞧直當地板上鋪的一色鮮紅錯認做蘇州李府喜堂上掛的緞幃呢。這晚雨夜老劉媽睡得沈沈的恍惚夢見他小姐和程少爺在洞房裏喝交杯酒。他快活得什麼似的正在手舞足蹈的當兒忽然一個臭蟲在他腿上亂咬。他負痛驚醒。想到裏房尋個火柴只見滿地猩紅。他小姐橫臥地上好像睡在血泊中一樣。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把他小姐扶上牀去。一面披了衣服趕到陸女士家請他就來。陸女士當即請了一個西醫到來。據說柯女士是抑鬱傷肝。只要屏絕幻想。好生攝養。這病便不打緊的。陸女士看在同學分上。又因柯女士家中乏人。只好留着照料。但是柯女士的病狀日漸沈重。醫生所說的話叫他又怎能夠得到呢。陸女士連打幾個急電到北京催柯女士的父親趕快回申。不久接着部裏同寅的一個回電說他父親上月間因為受了債權人的逼迫已經因憤自戕。只因不知滬寓的所在故而沒有通報。現在望家人趕緊來京領柩回籍。柯女士得了這個噩耗。一陣悲酸。早料自己和死神握手的期想。

也不遠了。也是事該湊巧。恰正有一天遠處忽然寄來一份給他父親的喜帖。老劉媽順手遞給柯女士。他展開一看。正是程保禮結婚的觀禮券。觸景傷情。不由的眼前一黑。又噴出不少慘紅的鮮血。不上三天。他的肌肉好像被魔鬼刮削似的瘦得不成模樣。可憐單只剩了幾根枯骨。這晚。目光忽然縮短。顫顫的緊握着陸女士的手。道：我在人世委實沒有生人的樂趣。我拿人世只當做愁慘的世界。失足情場。超拔不了。這回慈愛的上帝。他不忍看我受那千磨萬折。他快領我到快活世界去了。唉！我到了快活世界……我的靈魂便得超昇了……說到這裏。他的面色漸漸灰白。氣息也就緊促起來。唉！一個花模樣的妙人兒。他竟甘心撒手塵寰。到他那個快活世界去了。陸女士主持喪務。不免痛哭一場。一面託老劉媽看管。一面逕自到家託人料理。正走到四叉路口。只見路上的人像木排般的站着。看热闹。不一會果經過一班極闊綽的儀仗。應有盡有。十分熱鬧。最惹人注目的還有名伶扮的高曉雜劇。一齣王有道休妻。引得羣衆拍手喝采。再有軍樂馬隊。清音客串。再也說他不盡。這些儀仗少說些也要綿亘一里多長。末後十六個人掘着。

一頂大花轎。四面裝着彩色的電燈。五十色玲瓏剔透。一羣看熱鬧的人。誰不是嘖嘖稱羨。齊聲讚道。不是大富豪李幹詩先生續絃迎娶。恐怕當今喜事人家的儀仗。再也揀不出像這樣熱鬧的。哪還有一羣鄉下人。指着說道。這人家的新倌人。一定前世敲破七十二個鐵木魚。今世才得到修到做快活世界的福人。不然享受這樣的榮華。真要給他折死呢。唉。快活世界……

快活銘（仿陋室銘）

聽松

書不在大。豐富則名。文不在深。惟簡則靈。斯是旬刊。名曰快活。小說記史。乘雜俎搜零星談笑。有諸話閱者盡歡迎可以供消閑。寄幽情無漫罵之亂耳。（謂不登漫罵文字。）無是非之勞形。（謂不登辨論是非文字。）游戲得三昧出版。可風行聽松曰快活之極。

也 是 諧 話

紙 帳 銅 瓶 室 主

甲 購 慈 善 獎 券 自 外 歸 時 乙 適 持 繪 (卽 麵 糊) 黏 物 戲 以 繪 塗 甲 頭 甲 怒 乙 曰 君 母 懨 祝 君 頭 繪 (諧 聲) 甲 卽 還 瞳 爲 喜

某 甲 詈 謂 文 王 武 王 爲 千 古 淫 人 不 當 尊 之 爲 聖 人 詈 其 故 曰 汝 不 讀 菩 經 文 王 淫 哉 武 王 淫 哉 乎 按 小 爾 雅 廣 義 上 淫 曰 淫 文 王 武 王 而 淫 荒 謬 至 矣 聞 者 明 之 一 小 販 賣 西 瓜 於 市 某 甲 詮 其 價 曰 每 擔 一 千 二 百 文 某 甲 折 其 價 半 小 販 曰 六 百 文 只 好 噉 瓜 皮 某 甲 曰 如 爾 價 卽 出 青 蛴 六 百 將 瓜 皮 一 一 削 之 小 販 亟 叩 頭 謝 罪 然 已 被 刑 過 半 矣

□ 自由 愛戀 快活之花（迦草士短篇小說之一）

張枕綠

夏眉睫夫人發作勉強願從的歎息聲道「雪如你過於像你的父親了」說時將身躺到窗邊特式的榻兒上去

眉睫夫人不是孱弱多病的但是也像那班貪嬾的婦人們一般逢着可以橫倒的機會時就不高興直立了倘使這樣的人更多些世界不將過去得更快些麼雪如却正相反除了逼不得已之外輕易不肯把大好光陰消磨在薄眠假寐的生活裏頭這時伊坐在法蘭西式窗的檻兒上臂兒圍抱着雙膝粉頸兒扭轉着憑着眉睫夫人的經驗知道這個不安靜的女孩子立刻要站起來了

雪如道「我自己也知道如此我一些兒也不像你媽我情願如此」

伊的母親仍作寬恕的順從聲像先前一樣道『我想你曾有一時是鎮靜的記得我們到英格蘭來買這精緻的老住所當時你怎樣的滿意你癡愛這裏的一切而且羨慕那個英國少女奏樂引得那誠實的鄉下人旁立呆聽我們所剛始得到些趣味你却已頑得厭倦了』

雪如跳起身來突進到伊母親面前獻一個速吻應承說道『我知道了有許多地方果然是我的錯處媽我懺悔了我將匍匐在你足旁自省』

眉睞夫人隨手潤了潤褐色的頭髮帶笑說道『但是同前一樣的你蓄意去求得你所需要的便了』

雪如接應道『貴重勿慈悲的一件事是我所願做的母親請注意我再不能躊躇下去了我說的就指這等樣的生活紐約城中喧嘩擾攘的跳舞會音樂會等已是壞得夠了這裏却更壞這個英格蘭的生活簡直沒有旁的事情只有日夜專在此等處沈醉酣嬉印入這個由你慎重傳給我的腦筋裏我自覺好像被那不可捉摸的韁索纏縛住了被那繁文縟節的禮儀拘束住了

成了一個木偶。不敢自由活動。我對於這些英國人爲什麼如此貪懶。如此慢性。如此逼像他們所畜着的母牛埋頭在那牧棚中。津津有味的嚼食乾草料的光景。都已明白了解了。媽。我是不受豢養的。我不做那苟安的母牛。倘使我果真變一個異乎人類的動物。我甯願做一頭山羊。還可從這塊石頭上跳到那塊石頭上。跳來跳去。並得啃食那被我覓得的青草。我倘依舊逗留在這裏繼續去幹這等樣的生活。我可要得病了。那病恐怕是腦炎症。媽。你別說那是不會得的。那個病源的來勢正猛烈。倘不設法避免。到後來惟有束手待斃。懊悔也沒用了。你當知我素有一種切望對於藝術。』

伊的不幸的母親反話道『哼。我想你倒是很配的。』

雪如說道『我配不配正是我所要知的。我樂觀我自己成一個真實的藝術家。這時就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眉睫夫人嘆息說道『我望那個女子不寫信給你。』

雪如說道：『但伊已經寫來了。祝福伊。我推誠的使你喻解罷。那造化在冥冥之中。妥爲安排。所以我們得在瑞士國的歧途上。碰到郭舊瑞。伊說伊在倫敦覓得一所藝術學校。伊在那邊求學。正是蒸蒸向上。伊用一種甜蜜的方法。要引我到伊所住的低樓中去。和伊同住。進取一個藝術的生活。一個藝術的生活。便是這句話的聲音也。甜美得很。我自己聽了。心魂似受一種溫暖的震撼。曖昧讓我去！』

眉暎夫人說道：『真的。那太可笑了。倘使你要去作繪事。和這一類的事情爲什麼不請幾個教員。到這裏來呢？我確知你很能繪幾張華麗的風景畫。那果合宜於房壁。』

雪如作那親愛的絕望聲道：『曖母親。聽着你終不能諒解了。我縱講得舌敝唇焦。你聽了。徒然頭疼。你沒有知道。我將求得一件真實的東西。壓我情願住在那低樓中。付那十五先令一星期。我的房金。說得冠冕些。就是一個金鎊。罷我穿了粗賤的衣衫。攜了一只小皮篋。便去其中。只貯着那些毛筆和旁的零星物件。我且將不分晝夜的。穿了一件寬大的藍布衫。上繡着條帶。藏色。

彩的小菊花灑染着繪畫的顏料。但是這還不止呢。我要隨班工作勤勉。真的工作。然後看我的成績如何。

伊母親喃喃說道：『雪如，你獸了什麼辦呢？』

雪如繼續說道：『親愛的，我捨不得離開你。你一直待我很和好。實在和好。我將永不忘掉。』伊裝着含笑的樣子，媚眼微瞬，顯出愛爾蘭人的特色。話仍說下去：『恩惠施於可憐的孩子身上。不是浪費的。我將在每星期的盡頭下來和你相敍。我現在正去和國家發生關係。那絕對是真。的母親却最是和我有密切的關係。是不是。但是親愛的，你記了我到了那一天。誰也不知道我。是那有錢的眉睫夫人的女兒。却徒仗自己本領致財。不過這段叛逆的祕史，終須深藏在你我的胸臆間不必暴露。』

眉睫夫人嘆道：『我似乎瞧見你穿了粗賤的衣衫，束了屠夫的圍裙的光景。』
雪如說道：『我自己也覺得那不是一幅可愛的畫圖麼。』

伊母親作一種狡滑的態度解釋道：「不錯，那最壞沒有了。你這樣的美麗，然而這樣的詭計多端，花樣百出！」

雪如跳起身來向伊母親一鞠躬說道：「謝你媽，我說一個美國女子料理自己的工夫不及，愛爾蘭女子的一半。因那愛爾蘭地方有不知幾千幾百個女子自己會走到世界的各處去，也沒有甚麼危難碰着。非但如此，一個習求藝術的學生更是自由得好，比看護殘疾病痛人的慈悲婦女大眾尊敬。伊伊是大眾的監督和保護人，以後那雄偉的英格蘭的巡警還要來護衛。這樣的女子就是我將成就的母親。你說：『是的』，我將立誓等到了我成功的日子，我再來愛你。」那可憐的眉睫夫人試要和伊女兒的話敵戰一番，但在爭辯的起始時已經失敗，定當了雪如呢。自有一法，像伊平時所做慣了的，不多幾天以後，這位夏小姐就是紐約人的女嗣（伊母親是紐約人），現身在浙西（地屬倫敦）溫旁街穆舊瑞的低樓中了。伊迫於境遇，在這裏私自愁歎，倘使自己經濟感受十分困難時，也只有自圖謀生之計。伊原爲了要有生活獨立的能力。

存了這個志願。所以一意學習藝術的。

蓓瑞張開雙臂歡迎伊那。每星期十五或是二十先令的數目在於蓓瑞從未因轉讓房屋而得過。雪如却以為那是蓓瑞十分細小低賤的進款。總是有意讓情了到了後目的早上。蓓瑞陪送這個目下交成的親熱的朋友到藝術學堂班中去。那所學堂是在惠斯民得地方建植美學的根基。雪如經過極快的安插手續。處身在多間大教室的一間中。那裏邊一部份的地位給那種石膏模型佔去了。模型要算人體為最多。一部份的地位容着許多學生。雖是年輕的多些。總可算得大家的年齡不相上下。

那邊有嘈雜的呢喃聲。嗤笑聲。遏制的呼囁聲。和歌唱聲。這種種奇異的聲浪。把雪如惑亂失措了。恐怕這種情形是伊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伊和那許多似有攻擊力的目光接觸了。不禁有些畏縮。在那紛亂無緒之際。一個束着藍圍裙。視若希臘女神的奇美婦人。就是雪如所渴望的教員走過來。指引伊到一個畫架邊。很溫和的教伊摹寫一個漢茂（古人名）的頭型。那教員。

剛纔簡單的吩咐伊說「你看說明書罷」忽卽走往另一教室裏去那和前相仿的喧聲又塞滿在這個教室裏了

雪如不覺抱悶問道「蓓瑤你怎樣起始去摹像這個模糊難辨的頭型呢」

蓓瑤欣然答道「那正是你須尋覓的你須就把這個當做基礎尋出繪畫的法則來那是繪畫的次序粗看時很覺莫名其妙等到做下去便全對了你只消用你的腦力在最起初的時候沒有別法可使你做起來容易些」

雪如道「恐怕你也沒有什麼成見麼」

蓓瑤回道「照你這樣說法這裏沒有你的地位了你沒有腦力但求旁人指導怎能成就一個藝術家我是謹慎在前的所以有此過慮」
雪如道「無論何法這個模型是最兇相的一個好我先從他的鼻子上着手罷無論如何那是他最凸出最緊要的一部份」

不用說伊立刻大困。自然伊希望有一個教員來指解伊的疑難點。不過沒有伊只得憑着已意胡亂摹寫自己覺得有不對的地方就用力去擦橡皮而改正這時沒人在前蓓瑞也到了室中。別一個盡頭去專心從事練習間因誤筆而作微喟雪如堅忍做那憂悶的工作却沒有注意。有一個學生到來靜坐到伊旁邊的畫架前靜摹那和伊同一個的半身型但當用挺胸舒氣矯歛一聲「唉煩苦」伊就覺得他即在身旁掉轉頭去看他。

他是一個美少年美麗得狠他那如雲的頭髮覆在額上幾及於雙目經過一種婦女的審察眼光。如以爲那是點綴有致他的面容溫柔而活潑他那斯文孩子般的瘦指竟和那些圍繞在左右的較美的男子模型有可驚異的相像處雪如的眼睛從他的臉兒轉注到他的畫上去身子也漸漸挨過去伊覺得那雖不盡善盡美却有別趣熱情傾向身不由主又挨近去了一些他微微驚愕第一次瞧見伊色報似孩子樣差不多似女孩子家樣却接着打量伊的全身又失神似的凝視伊。

雪如微羞插話道：「恕我鹵莽。什麼你畫得這樣好？我做這同樣的生活却不知何從落筆。」

他徐徐轉眼注到伊的畫上，靜默了一回兒，深沈的憂愁然後似乎醒轉來了，低聲的說：使得雪如異常欣悅：「據我看來，你的起筆就錯了。最好你將粗筆勾出略形來，要我指點你麼？」

雪如熱心應道：「唉！倘使你肯最好沒有了。你看我對於這個繪事，甚麼樣都不懂。我在這裏剛是第一天咧，而且我不錯呀？我甚麼樣都不懂！」

他指點伊怎樣去勾略形後，帶着回復原座，又飛了伊一眼。雪如還他感激的一笑，因為已得助。

力當碧珊瑚過來關照，伊點心時已到時，伊已畫得很好了。

學生們接踵來到餐室裏，那邊供列着值價奇賤的簡單茶點，像那茶、甜糕、朱古力等東西算是最珍貴的了。這兩個女子略嘗了些，抽身而起。雪如瞥見那剛纔的少年走進來，取了一杯咖啡、茶、一塊麵包和一些奶油，退到遠處，幾近屋隅，他很快的吃完了，就出去，沒有和人家接談人家，也沒有注意及他。

雪如莊重問伊的同伴道『那是誰』

蓓瑞發作冷無足輕重的聲音答道『嘅是他他名喚柏蘭敦也是一個學生像我們一樣不過伊的雙頰上微呈異色

雪如道『但他畫得很好令人敬羨』

蓓瑞的臉色已褪證解說道『嘅他已是一個藝術家了我意是說他可以賺錢了他替幾種雜誌繪插畫我想他到這裏來總是貪心不足或者是他對於解剖還缺少些研究有許多藝術家遠到學堂裏去下切磋琢磨的工夫救濟他們的弱點但這也不過是我的揣想誰也對他沒有知道什麼他也終不和人攀談有時他偶然來了做一回兒工作高興就去了』

雪如神往道『何等可奇！他却會同我講話但是讓我想我先對他開口他很和氣指點我怎樣去畫那兇惡可怕的頭』

蓓瑞張開了嘴唇在旁注視伊的美臉兒神情似乎驚訝失聲問道『真的麼你該驕傲了』

雪如改正道：「或者我該自愧。因爲沒來由的和一個陌生人交接。我真的害臊。我是一個莽撞向前的女子。但我要留意不再和他講話了。好我們回到那間挖苦人的教室裏去罷。」

伊回到自己的畫架前。果然留心不去着眼到伊的近伴。雖然他有時注視伊。他才勤勞工作完畢。後拔去圖畫釘。將畫放入一只舊皮篋。提了起身。當他離開此間之前。略事駐足。斜眼看那雪如前面紙上未完的成績。似將啓口。不過強自遏止了。就走了。

衆人陸續回家去了。雪如提起道：「蓓璫。你剛纔幾次三番想重去向那少年問話。終強制住了。真是煩惱。」

蓓璫說道：「親愛的。你這樣自苦！但你對的我確知他不喜人家施以滋擾。」

雪如依舊渴得伊藝術的門路到了第二天早上。伊及時到伊的畫架前了。伊昨天忘記收拾。那板上自己的畫現在却見有一條紙釘在那上邊。不覺大吃一驚。那紙上寫着道：「雙目不齊。鼻子不正。口也嫌低。最好重作。」

雪如又驚又媿又信仰又感激不忍將這有用的批評條句撕裂棄去就私塞這紙條到伊外衣的大袋裏恰巧柏蘭敦偶然走過伊的畫架邊伊不覺手足失錯了伊張開了口重又合上

等到那個少年去吃點心了伊也草寫幾個字在一條紙上道「竭誠致謝」就釘在伊近伴的好畫上他回座時伊正走開着但伊回來時也只正目走向自己畫架去倘使他不要講話伊要裝得舉止穩重如婦人樣了他們繼續工作了一個鐘頭光景他飛來一眼只伊似乎完全沒有覺得他漸漸暴躁有些坐立不安的光景了末了他走到伊這邊來含羞說道「我能望你恕我冒犯麼」

雪如應道「笑話了承蒙殷勤見教正是你的厚惠我該謝你咧」

他受寵若驚很快的說道「不用不用那是很便當的算得什麼一回事我很願指導你我知你當初步何等爲難你有意勾那路形我在旁邊監助你麼你不至於反而心亂麼」

雪如道「我縱不臨事心亂至少可說從不這樣或者現在竟要這樣了我惟一意向學一

他點了點頭。無意中警視伊樸素的衣服。私作適當的忖度。以爲來作這種生活的練習。必須穿得如此才配。他一頭慎重說道：「我知道的在起初時。那是艱難的生活。但是我們認爲有價值去忍耐。那種艱難的情形。世上沒有旁的事情。及得這個價值的一半了。」

伊似問非問道：「你愛藝術？」伊加添一句。並且看着他的臉。淺笑道：「什麼？你的聲氣這樣。的。蠢笨！」伊又下轉語道：「你自然是的。不然。你也不來此間了。」

他又點了頭。簡說道：「不錯。」

雪如道：「但你全精明了。你這樣的領悟。你早是一個藝術家了。我意以爲如此！」伊說到這裏。略有支吾。因爲不要他知道。伊曾經和人說起過。他接連着說：「你不是担任幾種雜誌的繪事麼？」

他慢聲應道：「是的。那果然也是一種藝術。但是我……我要求更好些的油畫。是更高尚些的藝術。所以。我到此間來。這種藝術深遠。沒有止境。不過我沒有多暇。一個人必須謀生。」

雪如很誠實不疑的說道「我料你必有成就」

他很快的注視伊表示感激說道「倘使你能永遠這樣對我說我終有成功之一日」

雪如點頭笑說道「你倘喜歡我們每次會見時我必說便了」

他聽得這種遼遠的話將臉側向一面去似乎承受不起停回兒才胆怯般的呐喊說道「你喜歡觀看麼我有幾樣東西可給你一看——等到功課完了好不好」

雪如道「我很歡迎」

他走回去重復工作及至全班功課已經完了他提起皮囊似乎忘記了剛纔的話但是雪如已經等候多時了待要提醒他他早在囊中取出兩三張畫來授給伊不附一語

伊暴看時讚美道「那不過都是很華麗的」

他搖搖頭道「一兩張畫得還算適當不過這張大壞了這個女孩子完全畫壞」

雪如順着道「這個女孩子似乎還該畫得美麗些」

他道：『正是我不能描出伊的臉來。我沒有能力了。我但憑着理想去畫。沒有模型的助力。』他動了藝術的興味。霎時失去含羞的狀態了。『沒有模型自然難畫。況且理想畫不是常作的。』他說時指頭在囊中摸索。復從兩張硬紙中間抽出一張紙來。那是一個女子面容的草稿。伊立刻認得那是伊自己的面容。他知道已被看清楚了。又不覺面紅起來。站在伊面前。目光下垂。他低聲說道：『恕我。那時你離我太近了。』

雪如從他手中取過那張草稿來。細細打量了一回。評斷似的說道：『那終像我。』

他懇切說道：『嗳。不。那不過是一張惡劣的遊戲畫。但也不容易。倘使你不動你的頭。我還可畫得好些。』

雪如頓時寂靜了一回。才聳肩隨口說道：『倘你真是喜歡畫。我你畫便了。我並不反對你待我很是和氣！』

他異常感激的注視伊道：『嗳。那真是你的意見麼。你肯麼。我自笑問句太多了。』

雪如溫而有禮的說道『不全對』

他又很懇切的問道『但到那裏去摹寫呢』

伊說『為什麼不到一塊我們還要碰面咧』

雪如在回家的路上對蓓珊瑚說道『你不以為我們接受一個少年的謁訪是不正當的行為麼』

』

蓓珊瑚答道『我不知道我不會試過』

雪如輕忽的說道『好你現在就可一試你的朋友柏蘭敦先生——那不是他的名字麼——需得一個模型我將為他坐着充當雙方已經說妥了』

蓓珊瑚聽了熱血衝上面部頓時駐足說道『一個模型』

雪如莊容解說道『只用面部我為什麼不能呢』

蓓珊瑚口吃着說道『我……我不知道但是雪如那柏蘭敦先生不是我的朋友我和他不相識

的。」雪如道：「那不妨事的我決將如言而行冒險去證明他的人格無論如何我們兩個對他一個他不能把我們吃了去我們可在明晨請他茶敍親愛的你不用害怕這事決不致發生甚麼危險他不過爲了無力購置模型他顯見得境況十分窘困」

蓓璫若無聲息的說道：「知道了隨你怎樣罷。」

到了明天他果然來到這兩個女子的住所他們早已預備了特別豐美的茶點滿列在桌上出於十分誠意但見柏蘭敦對於這樣精緻的款待並不重視不覺暗暗稱奇他初時很害羞尤吃的話比實行爲多顯見得他不耐只急求從事起草雪如也就坐在調和的光線裏待他摹寫他這樣的專心工作却被雪如趁便飽看了一頓他實在是美好像一個美孩子那藝術家的靈魂流露在他雙目間他那薄嫩彎彎的嘴唇表現他心頭的純潔他還有許多奪人心目之處咧當伊在長睫毛下看他時心頭驀起一種奇異不可思議的微熏伊那素來執拗的態度竟然軟化了這兩人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蓓璫却坐在窗邊把手帕掩止微咳裝着婦人樣的態度注

視他倆

這時第一次摹寫的情形柏蘭敦有時不免仍有些兒害羞雪如也不免到了互相習慣的時期就各免了他講述起來也順溜了他的唇邊滿講藝術他的眼角却暗講愛情雪如能夠理會不能却沒人知道

碧璫和他却沒有這等樣的勾搭伊不得他的言語和眼風的侵犯只得隨時注意他覺得他的臉色一天瘦似一天一天少血色似一天了他在摹寫時的微咳本來不足輕重現在却也加劇不能隱瞞了

當這兩個女子聚坐在一起互相議論那幅已由草稿修成的肖像畫時碧璫十分迫促的對雪如說道「他畫得漸漸變壞一天不如一天了當初我意也以爲這幅畫總可出色但是現在的成績正背道而馳」

雪如淡然說道「你以為如此麼」

蓓瑞似要自遏的光景低聲說道「是的我如此想我不像你那樣沒有辨識力」伊略事停頓忍不住繼續說道「雪如我當你是一個天生的薄情女子！不我定須說了」伊喘着氣不顧雪如掉轉驚愕的臉色來對伊仍說下去「我不能再忍須臾了你不該如此昧昧好像沒有知道他顛倒一是爲了愛你而顛倒了聽他對你講的話察他對你看的眼光已是顯而易見了我不是說你有意容讓他我也不願你沒有情義但你實在是任他來愛你了」

雪如的臉色立變慘白下唇與齒相擊伊放着極低的聲氣呐呐說道「他——他從來說過什麼」蓓瑞氣急促一句一頓的說道「沒有說過！什麼不他在對你時的一舉一動中說出來了他不用話來表示因他不敢他尊敬你好比女神好比至高極遠在他頭頂上的明星他又不和常人一樣的任性莽撞」

雪如急語道「我敢說他能得呼吸和你同樣的空氣很是感激他貧困可憐但終不若他屬於你的愛情足以把他的心切成細寸他的辦法果是異乎常人的他把情愛改爲崇拜你如不信

你可和他有說有笑，就會覺得他那一顆溫暖的心，正在你的腳邊跳動呢！你何其忍心！」話剛停歇，只見蓓珊瑚的淚珠盈眶了，伊不得不陪着小心，附耳低喚道：「蓓珊瑚，蓓珊瑚！」伊又屈膝，在伊朋友一旁舉臂圍抱伊，但是蓓珊瑚走開一步，不作理會。

停了一回兒，蓓珊瑚藐言道：「不錯，果有其事。你知道了，也不妨不過。不是他愛我，是我愛他。我知道那是沒用的，所以老實告訴了你。他對我毫無感念，也難得一瞧。我他接近你時，早已百事不知，不見了。雖然如此，我並不抱怨！我並不抱怨！那是一種定例。你何等美麗！全班的人都爲了你顛倒，夢想就是女子們也要愛你！」

雪如已經站起來了，顫聲說道：「蓓珊瑚，別說妄語！」伊走近窗邊，出神似的注望倫敦的晦色，天空伊的小胸膛很快的隱約起伏。

蓓珊瑚道：「那不是妄語，那是真的。蘭敦格外有意思，但使婦人們處於你這樣的地區，必不像你這樣的漠不關心。」

雪如掉轉頭來眼皮上似經重量的壓力睜不大開時將泛白的臉上加了一層淡紅色伊聲低說道『什麼你知道我漠不關心呢』

蓓璫振神問道『雪如你——你也愛他麼』

雪如柔聲帶報說道『不錯正是我早已自知愛他只我至今不知愛他的程度達到幾何他終不直說我怎能自表呢』

蓓璫代愁說道『但他終不直說了那什麼辦呢』

雪如寂靜了一回依舊低聲說道『我想他終有說出的一天蓓璫我——我不能把他讓給你』

蓓璫駁道『誰向你有這等樣的請求過來愛雪如——雪如——』

兩人纏話一回一嘴而罷

明天午後柏蘭敦到來雪如用一種極漂亮的方法微帶着美國人的長語音和他說話那時蓓璫正在外邊料理事務雪如續問道『你沒有什麼要講的麼』他躊躇了一回答說沒有什麼

就走到他的畫架邊去。但是關於雪如的坐形發生問題了。

他表露藝術家的躁性道：「你坐的姿勢變動了你臉上的光線有錯。」

雪如道：「那是我的臉子的錯。你不用責備那冥頑無知的光線。但來糾正我就是了。」

他不知不覺的依伊的前去。手在伊頭上使合光線。但他剛纔接觸伊時就覺得有一種電力一般的震動直感應到他的骨骼間。他低頭微顫。注視着伊。在伊眼中似有一種婦人們所有魔光。射到他靈魂的底下。他微微屈膝。握伊的手。熱情凝視伊道：「雪如！愛你！我愛你！我這樣愛你！愛你！愛你！我——我不是故意說出來。我再不如此要發狂了！愛我要發狂了！我要！」

伊舉起另一隻手微笑聲逼像嘆息很溫柔的擋在他頭上。那緊接着的動作是伊投入他的懷抱中。

一星期後——這是一雙愛偶的沈醉的一星期——蓓瑞重復說道：「有一個問題，此後應做什麼。事情他快活夠了，但他學壞了，他吃的東西力求豐美，其實我知他沒有實力，他的空氣變化了。這個倫敦害了他了。他不能有一天離你到別處去，我並不責備他，而且你却不能跟隨他去除非。——除非你嫁了他，雪如你必須嫁給他了。」

雪如眼皮低垂，勉力說道：「你說我要將臂挽了他同他到禮拜堂或是婚嫁註冊所去麼？」
蓓瑞說道：「我猜你却意謂這是不需的。」

雪如沈著說道：「你弄錯了，你要把我趕到瘋人院裏去了。」

那天的午後，雪如慎重告訴柏蘭敦說要離開倫敦到鄉間去訪一個朋友。

他大吃一驚，面色變如死灰，却還裝着強笑說道：「只我如何着落呢？我覺得倘使我沒有了你，要不能過活了，那果是可嘲的。你要去多少日子呢？」
伊垂目說道：「恐怕要幾個星期罷。」

他誠懇說道『最親愛的我憂愁得很。我怎樣設法解救呢？你每天的眼光正像我每天所需的食品。自然你聽了這話要發笑。』

伊說道『我並不笑。但惜我們不能同去除非——除非我們結了婚。』伊對着他避匿在一個適宜的情形。

他說道『你意欲嫁給我麼？』他作深呼吸道『愛事果徵實那最好沒有了！但是親愛的我是一——我們是貧困的。』

伊說道『錢財方面我們總有法可想。我敢如此說。』伊索性直說知他聽了不知要怎樣驕傲。了『倘你安心幹這一件事我可担负一切。』

幾天後他們在那就近的婚嫁註冊所中結婚了。蓓珊瑚也是證人之一。婚宴設在新婦的寓所。那唯一的賀客就是新婦的朋友穆蓓珊瑚小姐。那邊並不鋪張。

蓓珊瑚當離別時吻了雪如十六次。雪如却不傷別臉色依然很白。等到柏蘭敦——他是一個藝術

家。記着。——鞠躬吻伊的額。伊的臉上才有一霎時的紅色泛出。

雪如實行伊的權能。揀選那度蜜月的地方。伊詳說那巴治是一個安靜的小村落。蘭敦沒有成見。自然依從了伊。他最好偕同他的美麗的新婦周遊大英三島之間。或者更到別處去度那蜜月。就是到那煤礦的底裏也似進了樂園裏一般的快活。

火車到了那個安靜小村落的站上。佳運飛來一部小馬車。正等候在着。柏蘭敦夫婦就雇乘了。蘭敦說道：『這倒是長路。田地果然悅目啊！你沒有告訴過我我們要住這樣延長的旅館？』

雪如說道：『我果然沒有告訴過你。』

蘭敦歡笑說道：『好！我只愁這樣的路。不夠我們遊歷親愛的我自信至誠。倘在必需時我的各樣東西都肯付質。』

雪如道：『我們要到這個地步麼？我却不知只我望你以爲也值得的。』
他顯出滿足的神氣。正不必逐字答應。但是這個談話全是作廢的小馬車。在當日停在一個宏

壯的門首。一個穿着役服的僕人來開了門。直立在階上。很有牧師樣的威嚴。裏邊廳上還有其他僕衆。

蘭敦帶笑蜜語道：「我們可在這裏盤桓一兩天罷。」這個愉快後邊緊跟着心頭的羞赧。但也立刻被那僕人打斷化滅了。那僕人歡悅而持重的走下階來說道：「我諒你好雪如小姐！奶奶罷！」

蘭敦滿腹狐疑問道：「雪如這是什麼意思呢？」伊沒有回答。隨手除去長手套。沒一回兒。這快活的一對已處身在一所小說家所樂道的華室中了。他忍不住又問道：「此地是那裏？這不是旅館。自然不是我所常見的旅館模樣。這是誰的？」

雪如答應道：「這裏稱爲『瀟海堂』。這是一這是屬於你的蘭敦我親愛的。」伊倉卒的說儘量的擠近他去。

他凝視伊。失聲喊道：「我的！你在世上講的是什麼親愛的。那是不是！是！是！是！戲言！」

雪如說道：「我可對天賭咒！」伊急得幾將哭出來了。因伊看伊新婚的丈夫似乎把萬事都當作戲言看待。伊續說道：「這是你的毫無疑義。不過這是我母親的伊把來給我們——你！」

蘭敦面色由紅轉白。緊執伊的雙腕，幾至疼痛。他低聲詰問道：「你是不是說你並不貧乏？你自己有像這樣的房屋可算富得夠了？雪如從前你誦詐了！」

雪如道：「是的。親愛的。我果曾試我小許。愛我是很憎厭那班富人的。你現在——現在恨我麼？」

他溫靜說道：「我不恨你。但我不該得你這樣厚的禮物。」

伊更擠近他一些。低聲說道：「你這親愛的！愛我怎樣的愛你——怎樣的因你而傲！自然你不能恕。我們須要離婚了。我們能比在美國的合得長久些麼？或竟想法捨棄了錢財。我們仍回到浙西去度那奇小低矮的生活麼？我倒很願如此待我來。吩咐他們教小馬車停候着。自然你不屑用華廣的馬車。」伊的聲音微變。仰身伏在他胸上。仰面對他力作嬌媚的笑容。——蘭敦你不以爲我不該老實告訴你麼？倘使我竟告訴你說我有這麼多的可惡的錢財。你將覺

得。頓。和。剛。纔。午。後。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你。要。離。我。而。去。而。我。永。遠。失。掉。你。了。親。愛。的。金。錢。是。什。麼。東。西。我。們。離。開。他。回。去。恢。復。我。們。奮。鬥。的。雅。適。的。清。貧。境。況。度。那。舊。日。的。快。活。日。子。罷。那。也。怎。可。算。是。清。貧。我。有。了。你。已。變。成。一。個。世。上。最。富。的。婦。人。了。蘭。敦。而。且。我。任。你。喜。歡。怎。樣。的。畫。我。」兩。星。期。後。夏。眉。睫。夫。人。從。鄰。近。的。旅。館。中。驅。車。來。觀。見。伊。的。女。婿。雪。如。預。先。關。照。柏。蘭。敦。道。『你。該。對。伊。極。客。氣。別。想。着。恨。伊。的。念。頭。伊。是。和。善。而。嫩。面。皮。的。就。是。一。絲。懷。恨。的。氣。息。也。足。使。伊。羞。憤。而。死。』蘭。敦。果。然。極。其。客。氣。因。爲。眉。睫。夫。人。一。見。面。就。愛。他。

眉。睫。夫。人。握。了。他。勁。健。的。手。十。那。藝。術。家。的。手。說。道。『你。這。樣。大。胆。去。娶。我。的。雪。如。你。必。是。很。勇。敢。的。我的。蘭。敦。啊。你。得。了。我。的。同。意。了。』伊。聽。得。雪。如。在。臥。室。中。假。作。吟。詩。的。聲。氣。也。走。過。去。對。雪。如。說。道。『我。親。愛。的。他。果。足。使。我。欣。慰。但。他。爲。什。麼。不。選。旁。的。女。子。却。獨。發。歎。似。的。選。中。你。我。終。不。懂。』

雪。如。支。吾。說。道。『那。一。旁。的。女。子。』

眉。瞼。夫。人。微。微。點。頭。說。道。『是。的。我。要。到。浙。西。去。一。看。你。們。偏。促。的。寓。所。並。且。和。伊。攀。相。識。伊。也。是。可。愛。的。我。還。要。同。伊。到。大。陸。去。小。旅。行。你。們。想。一。個。人。和。女。兒。分。離。了。後。應。該。如。何。消。遣。』

雪。如。歡。呼。道。『媽。你。是。一。個。天。使。你。和。蓓。瑞。是。兩。個。天。使。了。但。你。怎。樣。猜。度。那。蓓。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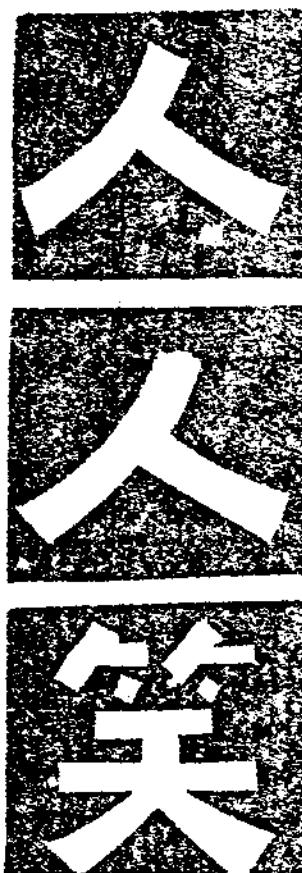
眉。瞼。夫。人。應。道。『你。在。給。我。的。第。一。封。信。裏。提。起。了。伊。後。來。幾。封。中。却。沒。有。提。起。我。只。知。伊。是。一。個。可。愛。的。女。子。世。上。自。有。許。多。可。愛。的。女。子。不。是。獨。有。一。個。』

雪。知。道。『世。上。也。有。像。闡。敦。那。樣。的。好。人。至。少。這。是。我。的。—。我。的。體。度。親。愛。的。恐。怕。蓓。瑞。也。將。我。到。這。樣。的。一。個人。』

眉。瞼。夫。人。微。笑。說。道。『我。們。看。着。罷。但。是。雪。如。你。的。藝。術。怎。樣。了。』
雪。如。道。『我。心。已。安。了。我。仍。將。學。習。去。』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滑稽文庫



各界人士：男女老幼
人人愛看的好書出版了
一見哈大笑滑稽大王趣史

滑稽大王。某鄉曲之趣史

- ▲借游戲妙文……
- ▲發揮當代偉人秘史……
- ▲描寫閨閣妖姬醜事……
- ▲假滑稽巨筆……

全書四十餘萬言精裝兩巨冊價洋一元
二角特價實售七角二分外埠函購寄費
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特價辦法祇以
千部爲限限滿立卽漲價决不通融

全書洋裝一冊價洋四角實售七折外
埠函購寄費加一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快活第二期內容預告

◎ 短篇小說 ◎

愈奇出

拆中拆

李涵秋

大文獄

牡丹刦

許指嚴

命如該

麻面郎君

嚴美孫

血淚字

絕命書

徐枕亞

人家破

交易所的罪惡

鄭正秋

薄紅顏

續弦……贅堵

謝豹

殼隔牆

桃花女郎

范烟橋

受進香

禪房血案

王尊農

旅行月 情海風波……天涯過客

豔福雙雙 賴夫運……張舍我

試愛惜 余之未婚妻……徐半梅

情人是罪人 同夢……張枕綠

地獄前 誰教你墮落的……江紅蕉

木主變相 父子同惡報……程瞻廬

冲喜門 小孤孀……趙赤羽

情場慘劫 不自由……毋甯死……吳公雄

一場春夢 三十年……張碧梧

●長篇小說●

社會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李涵秋

哀情小說 燕雁離魂記……徐枕亞

童話大觀

若要兒孫聰明并快樂
家庭教育不可少
談談故事說說笑笑
「童話大觀」趣味頂好

可以滿足兒童的欲望
可以開發兒童的思想
可以啓迪兒童的智慧
可以活潑兒童的興趣

美術兒童神話全三六冊
美術兒童故事全四八冊
美術兒童物語全二四冊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售分元洋圖冊九精全
●通十代郵加寄函外七寶八一價插美封彩大裝書

版出新最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上